**目** **录**

[**高渐离** 郭沫若(1)](#bookmark1)

[**赵阎王** 洪深(102)](#bookmark2)

[**名优之死** 田汉(144)](#bookmark3)

[**琳丽** 白薇(180)](#bookmark4)

**高** **渐** **离**



郭沫若

人 物 表

秦始皇—— 年四十一。

胡 亥——秦始皇之第十八子，年十一。

赵高——秦始皇之中车府令，与秦始皇同年。 李 斯——~~廷~~尉，年近五十。

蒙毅— —~~上~~卿，年五十余。 夏无且——侍医，年近四十。

徐 福——齐之方士，年六十。

高渐离——荆轲之友，年四十许。

宋意——高渐离之友，与高渐离上下年纪。 怀清夫人——巴蜀寡妇，年三十许。

怀贞夫人——怀清之孪生妹，高渐离之女主人。 (此二人应由一人扮演)

阿 季——~~怀~~贞之子，年十一。

黄媪——怀贞之老佣妇，年六十余。

其他：酒客二人，卫士长一人，卫士、宣者、童男女等 各若干人。

**时** **间：秦始皇二十八年(第一次东巡郡县)。**

**地** **点：第一幕在宋子，余在琅邪。**

**第** **一** **幕**

〔宋子城北门外，城下为白渠水， 一名宋子河。城垣 一带斜走，左前隅城门一道，侧向右，门上横额篆“宋 子北门”四字。门前不远有拱桥一道，上有栏杆。桥 头靠后侧有大槐树一株，时有落叶飘飞。树下酒家 一座，左后两面临河，座场轩豁。右手前方有矮柜围 成一账场，柜上有杯箸等物之陈列，当垆者即坐于 此。后方通内室及厨房，不可见。在击筑声中开幕。 声自舞台右翼漏出。酒家前一老妇人扫地，此即老 女佣黄媪，年巳六十余，俨然以家长自居，视酒家主 妇怀贞夫人如其女，视怀贞之子阿季如其孙，极爱唠 叨干涉。十分殷勤，不辞劳苦。

黄 媪 (自语)这老槐树，秋天来了，真是糟，刚才扫了的地， 一 下又落满了。

阿 季 (在城内，唱《易水歌》,与筑音合拍；只闻其声)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阿季年十一岁，自城门跳跃而出。

〔高渐离(此时变名为“燕大”,为酒家佣保)随后，年 四十许，左肘挂一大菜篮满盛蔬菜，右手提酒一卤。

黄 媪 (闻阿季歌声，抬头注视城门；见阿季跳跃而出，即干 涉之)季哥儿，你当心点走啦，不要摔倒了。燕大! 你这人太不留心!你为什么不把季哥儿牵着?你不 怕把他摔倒吗?

阿 季 (已跑至桥上)谁要人牵我?我又不是猴子!

黄 媪 (投去手中扫帚，踉跄前进，迎接阿季)你不要真的摔

倒了，你慢些呐。

阿 季 (投入黄媪怀中，吊其颈，几使后者摔倒)黄妈，妈呢?

黄 媪 嗳呀，你真象个猴子!你妈在厨房里，烧好饽饽在等 你啦。

阿 季 (放下黄媪，向酒店奔去)我真高兴!我肚子正饿得 没法。(上座场，向右手跑下)

黄 媪 燕大，你这人真是有点胡涂，也不想季哥儿连早点都 没有用，一大清早就把他带进城去，闹了这一半天才 回来。你们在城里没有买点东西吃吗?

**高渐离** 没有的，因为在外边吃东西不放心。

**黄** **媪** 你是吃了早点去的，倒没有什么,你不是把季哥儿饿 坏了吗?

**高渐离** 我看季哥儿玩得很高兴，也就没有注意到，真是对不 住。

黄 媪 哼，我看你是故意捣蛋!你为什么连走路都老是那 样慢吞吞的?象你那样斯斯文文的，帮什么人哟!

**高渐离** (此时已步上桥头，将下)黄妈，请你原谅我，我因为 还没有做惯。等我做惯了，便会更快得一点。

黄 媪 哼，你还没有做惯?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高渐离 我以前吗?(略停)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帮人。

黄 媪 你帮了一辈子的人，蠢长了四十来往岁，都还没有做

惯?你到我们这儿来，也快两个月了，不是家大人怀 贞留你，老实说我是决不肯同你一道做事的。我看 你这人，根本就不象一个帮人的人。你回家享福去 好了。帮什么人呢?要帮人，就得卖力一点!你把 菜篮给我吧。(将菜篮夺过手去)

高渐离 多谢你，黄妈，我以后更要脚快手快地做。(略停，留 意击筑的声音，忽尔停止，自语般地)那奏乐的不是 昨天来过的那位瞎子老人吗?

**黄** **媪** 就是他啦，刚才又在这儿盘旋了好一会。他敲打的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啦?琴不象琴，瑟不象瑟的。

**高渐离** 那东西吗?那叫做筑。因为是竹子做的，又因为用 竹尺在打，所以叫做筑。那是南方来的东西啦。

**黄** **媪** 唉，看来你很内行啦。

**高渐离** 从前也学过一下，近来老早丢了。

黄 媪 大约也很难学吧?你假如学好了，就给那老头儿一 样，打着走江湖，卖卖唱，比你来帮人怕要安逸的多 呢?

**高渐离** 我也在这样想，可惜我没有学好。

**黄** **媪** 象你这样不起劲的人，我看你就学什么也学不好。 那瞎子老头儿别的我不喜欢，只喜欢他打得满有劲。

**高渐离** 其实他打得并不高明。

**黄** **媪** 你打得更要高明，是不是?哼，不要在背地里说大 话!在背地里说大话的人是最没出息的人，我就最 讨厌!(将扫帚拾取，提着提篮往右翼走去)

〔怀贞夫人年三十许，因孀居，装束异常朴素，头上尚 蒙一白巾，与阿季由内厨中走出，在账场中，坐定。 阿季手握饽饽数枚，走至座场边缘。

**阿** **季** (向高渐离)燕大，你上来，我拿饽饽给你吃，满甜啦。

**高渐离** (步上座场，将卤置于柜上)多谢你啦，季哥儿，我是 吃过早点的，我不饿。

**阿** **季** (执拗地)妈妈做的饽饽好吃啦，你吃一个。 **怀贞夫人** 燕大，你接他一个吧。

**高渐离** (如嘱)多谢你啦，季哥儿。

**阿** **季** (甚得意)你不要多谢啦，我回头还要请你把荆轲的 故事再讲一遍。那故事是满好听的。我将来长大了 的时候，就要学荆轲。

**怀贞夫人** 阿季，这样的话不能随口乱讲!在外边千万不要 讲这样的话，你听见没有?

高渐离 真的，季哥儿，这样的话是不好乱说的。你要晓得， 荆轲的七族都被人杀干净了。他的朋友也没有一个 人敢出来见世面的啦。

阿 季 他的朋友怎么那样不济事呢?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 替他报仇呢?

怀贞夫人 (语气严厉)阿季，你还要乱说吗?

阿 季 妈妈，我不说了。我总希望赶快长大起来，替我爸爸 报仇呢。

怀贞夫人 你乖觉的长大起来好了，要替爸爸报仇不要挂在 口上，要存在你心里。“猛犬不吠，吠犬不猛”,你知 道吗?

阿 季 (恒怩，只是啃饽饽，但同时又表示着颇能领悟而有 决心)好吧，我就不汪汪汪地叫。

**怀贞夫人** (微笑)那就很好啦。(回向高渐离)燕大，城内今 天有什么新闻?

**高渐离** 没有什么,只是听说秦始皇帝的一批人已经离开了

这儿。是昨天中午走的，他们要到齐郡和琅邪郡去， 登泰山啦。

**怀贞夫人** 秦始皇帝不是说病了吗?

高渐离 是的，就是因为病了，所以才赶着要到齐郡去。听说 齐郡有一位方士名叫徐福，能够找寻一种仙草，吃了 百病消除，长生不老。他就是要去叫徐福找寻仙草 的 。

〔黄媪提篮盛洗衣，由右翼出场。

阿 季 黄妈，你要下河去洗衣吗?

黄 媪 是啦，季哥儿，你去不去?

阿 季 (回顾其母)妈，我好去不?

怀贞夫人 你去好了，不过要当心些。

阿 季 我高兴得很。(欣然下廊，向黄媪跑去)

黄 媪 (将行至桥头处，复折返，向怀贞夫人)怀贞，我要告 诉你。(指高渐离)这位文绉绉的小二哥，他刚才说 他会打什么筑 就是那位瞎子老头儿打的那个琴 不象琴，瑟不象瑟的东西啦。他说那东西就叫做筑。 他说别人是乱打，要他才打得好。回头那瞎子老头 儿还会来，你可以当面把燕大试一试啦。我不相信 他这样不起劲的人还会有什么大本领。

怀贞夫人 知道了，你们刚才讲的话我都听见了。请你当心 阿季啦。

黄 媪 我知道。好，季哥儿，我们下河去。(携着阿季，由桥 侧下河)

怀贞夫人 (一面收拾柜上什物)一个人要想长生不老，不知 道有什么用。象我，假使没有阿季的话，我这十年来 的生活都是多余了的。十年前，就是我们赵国灭亡

的那一年，阿季的爸爸阵亡了。那时候阿季刚好满 月。就从那月以来，我们就隐姓埋名地过着这种亡 国奴的耻辱生活。

高渐离 (在收拾座场)做皇帝的人要图命长，是有他的道理 的。不过在天下的人都想短命的时候， 一个人独于 想要长命，那恐怕就有点难了。

**怀贞夫人** (沉默有间)燕大，我有一句话，很早就想问你。

**高渐离** (有些迟疑)夫人有什么话要吩咐? **怀贞夫人** 你，并不象一位寻常的人。

高渐离 (颇有惶惑意，但以笑来掩饰)我是寻常得很呢，夫 人。刚才黄媪还责备过我，说我蠢长了四十，帮人都 还没有帮会。

怀贞夫人 就是这一点了。我看你不是帮人的人。

**高渐离** 不，我一向就是帮人的。只因性情迟钝，不灵敏，还 要请原谅。

怀贞夫人 我看你不必瞒我。我已经注意了两个月，你总有 点异乎寻常。你不说出你的真实，我也不想勉强你， 目前的这样一个世界只是一个大陷坑，你要深藏不 露，是应该的。但我希望你了解，我和你的志趣是一 样 的 。

高渐离 (行拱手鞠躬礼)夫人，你把我看得太高贵了。我非 常惭愧。自己实在太平凡了，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 倒有心向你请长假呢。

〔酒客二人由右翼入场，已有七八分醉意。稍后，夏 无且由城门走出，年近四十，行至桥上，伫立眺望。

酒客一 得饮酒时且饮酒，管他妈的，这如今我们除喝酒而外 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酒客二 什么事情好做?你嫌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吗?多得很 啦，老兄!说不定你我明天就会被征发到咸阳去筑 宫殿，后天到北地上郡去筑长城，你还怕没有事情给 你做!

酒客 一 你这傻瓜!我要做人的事，不要做奴隶的事! 〔二人已步上桥头。

**酒客二** 哼，要你才是傻瓜!现在还有什么人不是奴隶呢? 不是奴隶的就只是恶鬼!(挽着夏无且)老兄，你说

是不是啦?

〔夏无且无言。

**酒客一** 我也不想做奴隶，我也不想做恶鬼，我要做人啦，我 要做人。

酒客二 好啦好啦，还是喝酒的好吧。管他妈的，得饮酒时且 饮酒。(向夏无且)老兄，你也喝点酒吧，到我们怀贞

酒店去喝点酒。 **夏无且** 好的，奉陪。

〔三人相扶入酒店。取正中靠后窗处席地而坐。酒 客一、二让夏无且坐中席。

〔在三人相携入店之时，一盲叟，白须白眉，看来年逾 七十，扶竹杖由右翼上。左胁下抱筑一，其器以半竹 为之，上有铜丝为弦，其数五，长不及三尺。在店前 略作徙倚，再走上桥头，坐于桥栏上，瞻望酒店。此 乃荆轲之友宋意，与高渐离本相识，但因乔装，为高 渐离所不能辨认。酒店内高渐离与怀贞夫人均殷勤 照拂顾客。

**酒客一** (向高渐离)我们要点很好的酒，下酒的菜倒可满不 在乎。(回顾夏无且)尊台，你觉得怎样?

夏无且 是啦，认真讲究喝酒的人，是不讲究吃菜的。菜是什 么都好，盐豌豆、豆腐干，再好也没有。

酒客二 (偏过去拍夏无且肩头)哎，真是行家!我们要喝得

一个痛快了。拿上好的酒，上好的酒。 高渐离 是，是。

〔怀贞夫人与高渐离，运酒莱三份，陈置三人前。 酒客一 (向夏无且)尊台，我们好象是第一次见面?

夏无且 是，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这儿我是初到。 酒客二 贵处是?

夏无且 我本来是定陶的人，后来到秦国去住了很久。 酒客一 尊姓大名?

夏无且 惭愧得很，说出来恐怕你们会见怪。

酒客二 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一定要请教。

夏无且 倒还是不说的好吧。萍水相逢，只要大家高兴就行，

何必一定要问姓道名呢? 酒客一 有什么不方便吗?

酒客二 不方便，倒不好勉强了。

夏无且 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我本来是打算从今以后就隐 姓埋名的，不过我看你们两位都是可靠的人，倒也不 妨说出最后一次吧。

酒客二人 不要怀疑，请说出尊姓大名。

夏无且 说也惭愧。我本来是一位医生，名叫夏无且。 〔众人均略示诧异。

酒客一 夏无且?秦始皇帝有一位御医，不就是你吗? 夏无且 惭愧得很，就是在下了。

酒客二人 唉嚇!(瞠目吐舌，醉意醒去了一大半)

〔高渐离、怀贞夫人以及桥上之盲叟均同时表示诧

异。

夏无且 请不要吃惊。我以前是秦始皇帝的御医，我现在不 是了。昨天我已经辞了职。所以他到齐郡去，我也 就没有跟着他去。我自己实在是后悔。为什么做了 一位暴君的医生?而且我还做过一件很值得终身痛 悔的事。(愈说愈带伤感)这几年我们关东六国的人 不真是活受罪吗?仅仅十年功夫关东六国都灭亡 了。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 二十二年灭魏，二十三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 六年灭齐。在这仅仅十年当中，不知道死了好几百 万的生灵。但是为的什么呢?(顿)要说为的天下大 一统吧，为什么一个人做了皇帝，千千万万人都做了 奴隶?唉，我真罪过!我以前还兢兢业业地关切着

这一个人的身体和健康，我真真罪过!

〔余人渐渐平复，俱不免为其说辞所感动。

**酒客一** 啊，夏先生，你这话真使我感动。我要奉敬你一杯

酒 。

**酒客二** 我们一齐敬吧，一齐敬。 **夏无且** 多谢你们，多谢你们。

[三人捧羽觞一饮而尽。 **夏无且** 我要回敬你们二位。

**酒客二人** 当不起，当不起。

〔夏无且斟酒，三人复同饮。

**夏无且** (向怀贞夫人)希望我们的店主人也喝一杯。 **怀贞夫人** 不敢当，我一点酒也不能喝。

**酒客一** 的确，夏先生，我们这位怀贞夫人是不喝酒的。

**夏无且** 那真难得。在这儿坐店当垆的年青女主人却不能喝

酒。不过，我倒也赞成。认真说，喝酒实在是只有百 害而无一利的。

酒客二 夏先生，这点我可不赞成。我们心里有好些话，刚才 你都替我们说了。你要我们不喝酒，有什么办法呢? 譬如说吧，(指酒客一)他的儿子是在长平活埋了的， 我的儿子是在邯郸战死了的。我们就只剩下几根老 骨头了。每天坐卧都不安，保不定我们在那一天会 被征发到咸阳或者上郡。眼看年青的人，男的遭活 埋，女的受污辱，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都 一样免不掉。你叫我们不喝酒又怎么办呢?

〔此时宋意在桥上故意将筑击动几声，酒店中人都集 中注意于宋意。

酒客一 好。我们不要再发牢骚了。得饮酒时且饮酒，今天 索性大大地快活一下。喂，那位击筑的!(向宋意喊 出)请你也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啦。给我们奏点乐，唱 点好听的歌儿!

宋 意 (起身)那好极了。(一面走，一面说)我的筑，虽然打 得不大好，可是我唱歌还过意得去。(向酒店走来) 〔怀贞夫人与高渐离迎接盲叟登上座场，就座于左 侧 。

**酒客一** 那么首先就请你唱一曲歌，赶你拿手的唱。 **宋** **意** 我最拿手的是《荆轲刺秦》啦。

**酒客一** 那好得很!这歌，我们这儿的人都会唱。 **酒客二** 只要你唱得好，我们一定要犒赏你啦。

**宋** **意** 不过，我的筑实在击得不大好。我从前有一位朋友

就是编这支曲子的人，假如他是在这儿的话，那一定 会使你们更满意了。

酒客一 你的朋友是谁啦?

宋 意 说起来，恐怕你们都知道，就是那顶会击筑的高渐

离 。

〔高渐离略示惊诧。

**酒客二人** 唉，那真是大名鼎鼎。

**夏无且** 我也是久闻他的大名的，可惜没有机缘见他。听说 他是荆轲的好朋友，荆轲和燕太子丹告别的时候，唱 了 一首很悲壮的《易水歌》,就是高渐离替他击的筑。 秦始皇帝也知道他，晓得他是荆轲的朋友，很想捉拿 他呢。

**酒客二** 想捉拿他?哼，假使高渐离在这儿的话，那我们决不 让秦国的人把他捉去。

宋 意 是啦，他假如被人捉着了，我就替他死都很情愿的。

**高渐离** (情不自禁地走至盲叟前)爷爷，你说高渐离是你的 朋友吗?

宋 意 是啦，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是荆轲的朋友。自从荆轲 死后，他留下《荆轲刺秦》的一支曲子，就不知道下落

了 。

高渐离 (迟疑)爷爷，你的眼睛看不见，假使高渐离在你面 前，你认不认识他呢?

宋 意 我认识他，他的声音我听得出。还有，只要听他打得 一下筑，我立地便可以认识他。

高渐离 (回向怀贞夫人)夫人，我要冒昧一下。我想借这爷 爷的筑来打一打。我也会打《荆轲刺秦》的。我击 筑，让这爷爷唱歌。假使我打得不好，回头再让这爷 爷打。我希望你能够允许我。

怀贞夫人 为什么要叫我允许呢?只要看各位贵客们的意思

是怎样?

**酒客二人** 那没有问题。

**夏无且** 大家图个高兴，我也同意。

**高渐离** (向宋意)那吗，爷爷就请你把你的筑借给我，我给你 击筑，你唱歌。

宋 意 那好得很。(将筑与竹尺授高渐离，自语)从前荆轲 在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总是高渐离击筑，荆 轲和我唱歌，我们在燕市饮酒，真真是旁若无人的。

高渐离 (退倚台柜而坐，调好筑弦，以左手扼筑颈，将筑之尾 端置于左肩上，右手执竹尺，试敲数下之后，先向众 人一礼)对不住。(先弹出前奏曲，约三两分钟)

宋 意 ( 倾听有间，突然睁开眼睛，将腰挺直起来。起立趋 向高渐离前，捧其右手而大笑)啊哈哈哈……你，你， 你，你，好家伙!

〔一座尽惊，莫名其故。

**宋** **意** 我把你认出来了，我把你认出来了。我四处找你，终 竟把你找到了。啊哈哈哈……好家伙!

**高渐离** (亦起立)你是什么人?(初惊，忽转为喜)哦，你不是 …… (欲言忽忍)

**宋** **意** 是呀，我是老宋呀!你认不得了吧? **高渐离** 你怎么老到了这样?

**宋** **意** 啊哈哈哈 … … 好家伙!你以为我真是老了吗?(把 嘴上白胡须扯掉)你看，我是不是比你高明?

**高渐离** (忙将筑置于台柜上，回抱宋意)啊，我，我，我真高 兴，我没有想出还可以看见你。

**宋** **意** (跳跃起来)好呵，好呵，就好象回到了燕市一样呵。 (始悟到各人均瞠目注视)各位先生，我向你们介绍

吧，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高渐离，在下呢是高渐离的 朋友宋意。

〔一座复大惊。 **酒客一** 哦，高渐离! **酒客二** 哦，宋意!

〔酒客二人均离座，向高渐离、宋意二人致敬。 **酒客一** 你们两位了不起的人!

**酒客二** 靠拢来，靠拢来，我们一道坐，一道坐!

**夏无且** (长跪)各位，都请坐下，不拘形迹，各照原位坐定，我 要先敬高先生和宋先生一杯酒。

**酒客二人** 我们大家敬，大家一齐敬!

**怀贞夫人** 我素来是不喝酒的，可我今天也要敬一杯酒。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

〔众人分头取酒杯，斟满各捧一觞。

**夏无且** (举杯在手)各位，今天我们这杯酒，不仅是敬高渐离 和宋意，我们还要敬英雄荆轲的在天之灵。他替我 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光辉千秋万世永不磨灭。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大家干杯!

夏无且 (制止众人)还有：我们不要忘记，要听他们唱《荆轲 刺秦》。要请高渐离击筑，宋意唱歌。唱得来的大家 都唱。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干杯，大家干杯!

〔众人捧羽觞，均一饮而尽。酒客二人复自动效劳， 将各人羽觞斟满。

**夏无且** 好，我们肃静吧。

宋 意 对不住，各位，我先有一番请求。 酒客二人 什么请求都不成问题呵。

宋 意 你们知道，《荆轲刺秦》本是男女合唱。那返复五遍 的《易水歌》是男的唱，其余的是女的唱。今天在座 的就只有这位女主人，还不曾请教这位女主人的尊 姓大名啦。

**高渐离** 这是我们的怀贞夫人。

**宋** **意** 好，怀贞夫人，今天的歌就要委曲你来唱了。我们男 的只是帮腔。

**怀贞夫人** 我本来唱得不好，不过今天我很高兴，我一定要

唱。你们不要见笑。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呵!

夏无且 肃静!现在就请高渐离击筑，怀贞夫人唱歌。我们 大家帮腔。

酒客二人 好，我们大家都要帮腔。

〔高渐离再取筑弹出前奏曲后，以下男女声挨次叠 唱 。

怀贞夫人(唱)荆轲慷慨别燕丹，歌声变微入云端。 送者人皆白衣冠，将军首级血未干。

将军者谁於期樊，督亢地图封在函。

西入咸阳叩秦关，为民除害下龙潭。

众 人(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怀贞夫人(唱)秦王宫殿何森严，执戟郎中数且千。

舞阳色变不敢前，荆轲谈笑秦王欢。 秦王教取地图看，披图图穷匕首见。

衣袖被执遁无缘，性命已在瞬息间。

众人(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 去兮不复还! 怀贞夫人(唱)秦王到此殊可怜，泣对壮士求一言；

“欲召姬人鼓琴弦，听琴而死死亦甘。”

姬人鼓琴歌声乱，可裂而绝罗縠单， 可超而越屏风浅，可负而拔鹿卢剑。

众 人(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怀贞夫人**(唱)秦王奋袖袖乃断，超越屏风负长剑。

荆轲逐王铜柱间，掷以匕首伤耳畔。 中入铜柱火星溅，手无寸铁遭剑砍。

天地为之色惨淡，杲日当空白虹贯。

众 人 (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最后一句返复至三遍，歌声与筑声同时划然终止。 〔歌毕，一座均俯首静默，有潸下泪者。

**夏无且** (在静默一时之后)各位，高渐离的筑，的确是名不虚 传。怀贞夫人的歌，更传出了荆轲的壮烈。请各位 一同再敬一杯酒，向荆轲的在天之灵致敬。

〔众人均默默举杯。 **夏无且** 我们干杯。

〔众人均默默干杯，惟酒客二人于干杯后复自连斟数 杯痛饮，醉至不能支持，渐渐倚壁睡去。

夏无且 我还有几句话，要向你们二位荆轲的朋友讲一讲。 (略顿)我有生以来今天最高兴，但我也要向二位痛 悔一件罪恶。(又略顿)刚才唱的《荆轲刺秦》里面， 有好些地方和实在的情形不符。姬人弹琴的那一节 是没有的。那是怎样危机一发的时候，荆轲哪能让 秦始皇有那样的从容?秦始皇是性急如火的人，不 错，他也很喜欢听音乐，但到了那样危机一发的时 候，他又哪能有那样的从容?(又略停)还有，荆轲投 匕首，伤了秦始皇的耳朵，也不合事实。荆轲所用的 匕首是有名的徐夫人匕首，是涂了毒药的，伤了人一

定会死。秦始皇假使受了伤，怎么还活得下去呢? (又略停)所以那歌词里面所说的，有好些地方和实 际的情形实在不符。那么实际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哎!(长叹一声，复中止)

〔余人哀感渐渐为之冲淡，对其所言表示深切的注 意。

宋 意 夏无且先生，实际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

夏无且 哎，实在是要怪我。我是千不该，万不该。(又略停) 宋 意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怎么要怪你?

夏无且 是，的确要怪我!是我救了秦始皇，是我把荆轲害

了 。

宋 意 (惊诧)嚇,是怎么一回事?

夏无且 诸位，请你们容我慢慢地讲吧。那天的事情我是在 场的。荆轲绕着铜柱追秦始皇的时候，大殿之下持 戟的卫士没有奉诏，不敢上殿，大殿之上的侍卫素来 是不准带刀的。秦始皇佩的剑太长，老是拔不出，那 时的确是情急势迫。就是我不好，我一时不应该抱 一个“人各忠于其主”的念头，我把我所提的药囊向 荆轲打去，正打中在荆轲的脸上。因此秦始皇就得 松了一口气。殿上的人便叫出：“把剑反背在背上拔 吧!"于是秦始皇便把剑一掉过背后，左手执鞘，右手 拔剑，便把剑拔出了。剑一拔出，荆轲的匕首便失掉 了效用。一剑便把他的左腿斫断。荆轲见大势已 去，便把匕首向秦始皇掷去，但只掷中了铜柱。秦始 皇又斫了他八剑。荆轲还倚着铜柱笑骂，回头终竟 被左右的人把他杀掉了。秦始皇受惊不小，呆了好 一会，后来他还赏了我黄金二百镒啦。(略停)哎，我

真是罪过。自从那时以后，我心里就感觉不安。这 不安的念头一天一天地苛责着我，我终于在昨天辞 了职，我不愿意再奉侍那位暴君了。我从今以后要 云游四海，救济天下的贫苦人，作为我杀害荆轲的赎 罪啦。

〔怀贞夫人之哀感又为之引起，低头沉默，高渐离与 宋意虽时凝视夏无且之面目，但亦无言。

夏无且 我扫了各位的兴，实在对不住，但我在这儿遇着了 高、宋二位先生，使我把这腔心事完全吐露了出来， 我自己实在是轻松得多了。高渐离先生，宋意先生， 请你们原谅我吧。我现在想起了，有一点宝贵的东 西要送给二位，二位一定是很高兴接受的。那就是 荆轲的衣服的破片啦。我当时捡了好几片，上面都 有他的血。

**宋** **意** 你是随身带着的吗?

**夏无且** 不，我还寄放在城里。我要暂时告别一下，我去取 来。费不了多少时候的，希望你们在这儿等我。我

回头转来还要同各位畅饮。(起身告辞) 〔余人亦起立。

**高渐离** 好不，让我们陪你进城去取?

**夏无且** 不，不敢劳烦你们。很简单的事体啦，要不上好一会 儿，我立刻就转来。

〔各自下座场，余人欲相送，夏无且急急挡驾。

**夏无且** 也不敢劳你们送。你们请就座。我要跑去拿，很快

地就拿来。(说罢，用小跑急急上桥，入城)

〔高渐离与宋意仍同下座场，追送至桥头而止。怀贞 夫人留在座场上，略作收拾。

**宋** **意** 高渐离兄，这儿说话是可以随便的吗? **高渐离** 刚才什么话都说了，还怕什么。

〔宋意以目示怀贞夫人。 **高渐离** 用不着害怕的。

**宋** **意** 我问你，你这几年究竟到什么地方去来?

**高渐离** 我到过不少的地方啦。最后在咸阳住了两年，我想 寻了机会替荆轲报仇，也为天下除害，可是没有得到 那样的机会。后来我听说那暴君要巡行天下，封泰 山，禅梁父，他的道路要经过这儿。所以我就跑到这 儿来，在我们主人家里做了一名酒保。我在这儿足 足等了两个月，等是等到了。我每天都要进城去打 量，可终没有丝毫机会，他又走了。

宋 意 我也是听说他在这儿，才从彭城赶来的。赶来，他已 经走了。昨天下午，我到这儿来，无心的看到你。我 早就把你认出了，但我怕认错了人。你近来是比从 前瘦得多了。你那吐血病，是不是还在发?

**高渐离** 每年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最难受。不过这秋天来 了，又好得多。

宋 意 我本来早就想赶到泰山去的，自从看见了你，我总想 弄个着落，所以今天我又跑了来。刚才来的时候你 不在，我便到下边一家的酒店里去了。你的声音也 变了啦。从前那么愉快爽脆的声音，现在变得非常 的沉郁。所以一直让你击了筑，我才敢把你认出来 啦 。

**高渐离** 今天也实在是机缘太好，本来我也要辞职往齐郡去 的，没想出又遇见你。

**宋** **意** 我看那位夏无且，人很诚恳，我们似乎可以约他来和

我们同道。

**高渐离** 也需得再看看。他今天的话，似乎也有点近于自画 自赞。好象杀了荆轲，救了秦始皇的，就只是他一个 人。这儿又没有见证，你能保证他的话是真实吗?

**宋** **意** 对的，我听他说的时候，多少也有这样的感觉。

**高渐离** 况且，我听说秦始皇的左耳的确是缺了的。耳壳的 血本来少，怕是毒没有窜到。那匕首上的毒恐怕也 是走了药性的啦。

〔此时黄媪提篮，并携阿季由桥下走上。

阿 季 (跑向高渐离前)啊，燕大，我听见你们在唱歌，我就 跑回来了，你们不唱了吗?

**高渐离** 你回来迟了，唱完了啦。

**阿** **季** 我听见妈妈也在唱啦，你们再唱吧。(认出宋意)噫， 你怎的?你不是那瞎子老头儿吗?你睁开了眼睛， 你的白胡子呢?

**宋** **意** 我是神仙下凡啦，小哥。

黄 媪 季哥儿，你不要听他瞎说，他是骗你的。这如今这样 的骗子多得很，假装篷子，假装瞎子，假装聋子，假装 哑子，这种就叫着“活神仙”啦，你不要去挨近他们。 哼，我看，连燕大也不过是一个骗子。

怀贞夫人 黄妈，你总是爱多嘴多舌的!他不是燕大呢! 黄 媪 他不是燕大是冤大!

怀贞夫人 你总爱瞎说!他是我们的高渐离先生啦! 黄 媪 (吃惊)唉，他是高渐离?你当真是的?

高渐离 对不住，我的确是高渐离。(指宋意)黄妈，这位是我 的朋友宋意。我们都是荆轲的好朋友。

黄 媪 (惊喜过望)嚇,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难怪得，我

总觉得，你不象个帮人的人啦。你们请上堂去坐吧， 这儿站着不好说话。这位宋先生，你请上去坐啦。 你真是稀客啦。

宋 意 多谢你，我坐了好一会了，回头还有稀客要来的。

〔阿季呆视众人，莫名其妙，一纳头向怀贞夫人跑去。 阿 季 妈，燕大也是假的吗?

〔正在此时夏无且带卫士数人出城。态度猛恶，与前 判若两人。

宋 意 (眼快地)高，赶快跑!那家伙是奸细!(一回头即向 右翼跑下)

**夏无且** (立桥上指挥)那逃跑的是宋意，你们赶快去追。 〔一人应命跑去。

**夏无且** 那个人就是高渐离，(指高渐离)把他捉着。 **高渐离** (静立待捕，怒视夏无且而无言)哼!

〔卫士二人将高渐离两手反剪。

**黄** **媪** (向夏无且抗议)你们白昼横行，你是谁?

**夏无且** 我是谁?哼!我是秦始皇帝的御前侍医夏无且。我 奉命捉拿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恶党!

**黄** **媪** 你们这些恶鬼，我要和你们拚命!(反身向右翼跑

下)

夏无且 (戟指斥高渐离)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公然想死 灰复燃，图谋不轨，你现在可知道我夏无且的厉害了 吧?哼!

阿 季 (呆了一忽之后，急促地)妈妈，这是怎么的? 怀贞夫人 阿季，你赶快躲开，躲在黄妈那里去，赶快!

阿 季 不，我不躲，我要打死那个坏东西!(从柜上取酒杯 一只向夏无且投去，未中)

**夏无且** (指怀贞夫人)把那个窝匪的淫妇也给我活捉着，可 不要伤害了她!

〔卫士二人上前捕怀贞夫人。

阿 季 你们这些坏东西!(又向卫士连掷二杯)

〔卫士上座场用矛头将阿季据倒，怀贞夫人不顾 一 切，拥阿季于怀，背部朝外。

阿 季 (以微弱声息连呼)妈妈，妈妈 …… (断气)

怀贞夫人( 连呼)阿季，阿季，阿季呀!(垂头于阿季胸次) 〔母子如合为一体。

夏无且 (指二醉者)把那两个醉鬼，一道结果了!

〔另有卫士二人上前，如命处置。

〔黄媪手执庖刀，由右翼跑出。

**黄** **媪** 恶鬼们，不要走，我要和你们拚命。(向夏无且奔去) **夏无且** 据死她!

〔卫士之一迎头以戟据之，黄媪倒于桥畔。 夏无且 哼，不知死活的东西!

**——幕下**

**第** **二** **幕**

〔琅邪行在，中车府令赵高之书斋。夜，斋内有灯烛。 正面一排腰窗，窗户敞开，有竹帘高卷。窗外有庭 一园，可望见一带山景，山即琅邪山也。半月如钩，在 山顶斜挂，上有疏星历落。窗下有适当之椅案布置， 但均须宽阔、牢实而低，左隅窗尽处有门，通庭园。

左壁前手亦有门，通外室。门上均有帘。二门之间 靠壁有书橱，上陈竹简帛书等卷册。有尊形古铜器 一，作为花瓶。插有桂花一枝。

右壁靠后有花格门，通内室。前面壁上挂有弓矢之 属，其下有短桌。桌上亦有竹简帛书等物。二矮椅 左右相向对置。幕开时赵高坐左椅，胡亥坐壁下右 椅，相向于大铜簋中掷骰，并以“半两”钱为注。骰子 只五枚，以木为之。仅二面着色，上黑下白。黑中二 枚上刻小牛(犊),白中二枚上刻野鸡(雉),掷时五枚 全黑者为卢，得点十六。三黑二雉为雉，得点十四。 三白二犊为犊，得点十。全白为塞(亦称白),得点 八。其余为杂点。掷得卢、雉、犊、塞四贵点者得连 掷。

胡 亥 (掷骰，将身子抬起，盎伏于铜簋上)我刚才投到野

鸡，三黑二雉一十四，该我再投了。 赵 高 好的。该你连掷，你掷。

胡 亥 (掷骰)掷你一个全黑一十六，卢卢卢卢卢。(略顿， 不成采，再掷)再掷你一个三黑二雉的肥野鸡，雉雉 雉雉雉。(又略顿，看色成杂采)哦，四黑一白，没有 点数。

赵 高 好喽，该我掷喽，我掷。(掷)掷你一个五木全黑，卢 卢卢卢卢。(一子在簋中独转不定)卢卢卢卢卢!唉 吓，一手就掷成了卢。我赢了，我赢了。

胡 亥 不算，不算。你这转了半天才转定了的，不上算。

(一手将簋中骰子淆乱)

赵 高 好嘛，就算不上算嘛，你看我再掷。 胡 亥 你再掷嘛。

赵 高 (掷)还是掷你 一 个五木全黑，卢卢卢卢卢。(改口)

雉雉雉雉雉!

胡 亥 嚇,不成采，再来。

赵 高再来还是一个全面黑!

胡 亥 嚇嚇嚇,白虎，就给你的嘴巴一样，没有一点黑。你 只有八点，你算输了。

赵 高我才不算输呢，我这五木全白掷成塞是贵点，我还得 连掷。

胡 亥 你连掷吧!我断定你总归是输。

赵 高好的，我输。(又掷)输，输了，就算是一条大肥猪!

胡 亥 (两手伸去握着赵高的手)嚇,你这没肾子的，你骂 我，你骂我。

赵 高怎么我骂你呢?

胡 亥 你怕我不晓得，我的名字是胡亥，亥就是猪啦。

赵 高 啊，对不住，对不住，我倒没有存心。那么我就变成 狗吧，变成没有肾子的阁狗。

胡 亥 (将手松却)没有采。你再掷，总归是你输。

赵高(掷)输了是我丑，(又掷)算我成为没肾子的阉狗 (视骰)嚇嚇,不是狗，是牛。

胡 亥 什么,什么?

赵 高 三百二犊进十点，十点加八，一十八，已经是我赢了。

胡 亥 不来，不来。你这骰子有假，老是你赢。(将骰子五 枚投掷房中)

〔小宦者一人从左门入，入门即伏于地。 **小宦者** 启禀中车府令，方士徐福求见。

赵 高 夜不成公事，怎么他现在来求见?

**小宦者** 我也这样回禀过他，他说：有要紧的事情，无论怎么 样要在今晚上见你。

赵 高 (略作踌躇)你把那地下的骰子拣起来。

〔小宣者如命拾骰子，放还簋中。 赵 高 你没有对他讲：我已经休息了吗? 小宦者 我只是回他：我进去看看。

赵 高 好吧，(沉吟了一会)你去叫他进来好了。

小宦者 (应命)是。(退至门次，再伏地一礼，始退出) 赵 高 骰子还掷不掷呢?

胡 亥 我不掷了，你这骰子有假。 赵 高 那里有假，是你不会掷。

胡 亥 要你才会掷。

赵 高 是啦，我告诉你吧。(执骰示教)骰子抓在手里，你要 把五个轮成一排，黑白两面的感触要不同些，最好要 在手里把它们轮在一面，要手快。这很不容易，但练

习久了，便有把握。(把手伸开)你看，我这五个都是 黑的。(又将手卷拢)这样轮好后，你的手要振作作 势，做些样子，就好象用劲在投，其实你只消从这边 上滑下去。(投入簋中)这样，你看，就很容易成采。 你看，我这一下不是又成了卢了?

胡 亥 唉!当真的!难怪，我说这骰子怎么那样听你的话。 (捉骰学掷，但不甚如意)

赵 高 这要慢慢练习才行，只要肯练习，并不困难。 胡 亥 这很有趣，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赵 高 这种鬼事情多得很呢，只要你感觉有趣，我什么都可 以教你。只是有一件事情要紧，在皇上面前你不要 走露消息，不然我就不教你了。

胡 亥 · 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傻瓜!连我妈妈和十七个哥 哥面前，我都不会告诉他们，你放心。

赵 高 要那样，我满有许多玩艺儿可以使你高兴。

胡 亥 我真高兴你啦，你比我的妈妈还要可爱。(一面仍在 掷骰练习)

〔小宦者导徐福入场，伏地为礼。 小宦者 启禀中车府令，徐福先生来了。 徐 福 (伏地为礼)敬请府令公晚安。

赵 高 (答礼后)你请到这边来坐。(手指窗下坐椅，自己亦

移座于窗下)

徐 福 (望胡亥)先要请教；这位是? 赵 高 这是第十八皇子胡亥殿下。

徐 福 (将两手罩于耳后，示其耳聋)唔，府令公，对不住，我 的耳朵有点背。

赵 高 啊哈哈哈哈，我把你调查得很清楚，你是假装的聋

子，你怕我不知道。

徐 福 (谄笑)嚇嚇嚇,府令公，我的耳朵实在不大好，特别 是有点伤风的时候更加闭塞。

赵 高 你简直是个坏蛋!

徐 福 嚇嚇嚇,府令公，请别误会，我并不是坏人啦。

赵 高 哈哈，你看，骂你你就听见了。我告诉你，你在别人 面前可以装，在我这儿不要来那一套。我再给你介 绍一遍吧，这是第十八皇子胡亥殿下。

徐 福 (向胡亥叩头)嚇嚇嚇,敬请殿下晚安。 胡 亥 (略略领颔)你们谈你们的，不要管我。

徐 福(就座望窗外星月)今天晚上的月色真好，皇子殿下 和府令公，晚上都要用功的吗?

赵 高 是啦，皇上把第十八皇子管教得特别严。因为皇子 很聪明，皇上很喜欢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差不多都 要把他带在一道，随时都要皇子用功。我这一向在 教他读《韩非子》,刚才才用了一番功，现在抽出一点

时间来休息休息。

徐 福 皇上的管教真是严啦。

赵 高 你怕还不十分知道吧，皇上对于一切事情都是很严 的 。

徐 福 听是听见说，不过详细的情形不十分知道。

赵 高 幸好你不知道，知道了你会骇倒。我告诉你，单是皇 上，一天所看的文件都要用秤称，要称得上一百二十 斤才算合格。

徐 福 那不是太辛苦了!称不上一百二十斤难道通夜都不 睡觉吗?

赵 高 好在大家都聪明。因为简牍都是要呈给皇上看的，

都做得特别长，特别大。因此呢，也就不曾有过称不 上一百二十斤的时候。不过每天晚上都要三更过 后，皇上才能休息呢。

**徐** **福** 皇上睡得很迟，我在外面也早听见人说，还听说，皇 上的睡眠不稳，很不容易睡熟啦。

赵 高 皇上正为这件事情很苦，皇上周围的人也为这件事 情很苦。你想皇上既睡得迟，又起得早，周围的人怎 么吃得消?

胡 亥 (突然叫出)哦，卢卢卢卢卢!

赵 高 (起身视之)你掷到卢吗?哦，五木全黑，不错，不错。 胡 亥 你的法宝，我快要跟你学到了。

赵 高 好得很，你再练习练习吧。(复归原位) 徐 福 御前的侍医，不济事吗?

赵 高 皇上是不大相信医药的，医药的事情的确也很危险，

假使要起下毒心，那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吗? 徐 福 唉，唉，唉，有良心的医生呢，倒不尽然吧。

赵 高 一个人谁有良心，谁没有良心，你怎么知道? 徐 福 (搔头)唉。 ……

赵 高 不过皇上倒还相信一个人，只有他的药，有时还可以

服服。可是服了，也不见得有什么效。 徐 福 是谁呢?倒要请教了。

赵 高 是侍医夏无且啦。十年前，燕国的太子丹派遣刺客 荆轲来刺杀皇上，在那个危险万分之际，夏无且在殿 上把他所佩的药囊投掷在荆轲的脸上，把荆轲的眼 晴蒙了一会，皇上因此才脱了险，把荆轲斫死了。皇

上觉得夏无且忠心耿耿，所以还比较地相信他。 胡 亥(又突然叫出)雉雉雉雉雉!

**赵** **高** (回顾)你又掷出野鸡来了吗?恭贺你啦。 **徐** **福** 夏无且先生，是时常在皇上左右的吗?

**赵** **高** 平常自然是，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来。大约也就因为 他的药不灵，皇上对于他近来也很冷淡了。不过我 们在路上，皇上曾命令我们派人去叫他赶来，大约不 久会赶到的。

徐 福 府令公，唉，我打扰你的时间不好太久，我好不把我 的来意申述一遍?

**赵** **高** 有话就请讲。

**徐** **福** 三天前蒙你召见，你说皇上准备召见我，要我静静的 等候。我已经等候了三天，召见的命令还是没有下

来，我不知道皇上对于我的意见，究竟是怎样。

赵 高 皇上要召见你，在宋子的时候，早就提说过；为着这 件事情还提早赶到了琅邪，不过这两天却没有说起 你。这两天皇上也很忙。特别是昨天乌氏倮才走 了，今天巴蜀的寡妇怀清夫人又奉召赶了来，皇上为 应酬他们是很忙碌的。

徐 福 我是很关心皇上的健康，象我们这样的一位英明天 子，万一有什么不测，那不是一件天大的灾祸吗?因 此，找寻仙药的事，要请府令公再在皇上面前吹歔吹 歔 。

胡 亥 什么仙药哟，你们说?

徐 福 哦，十八皇子，你还不知道吗?在那东海里有三座神 山，天晴的时候，从那琅邪山上恍恍惚惚地都可以望 见。那山上有一种草药，吃了可以令人百病消除，长 生不老。

胡 亥 唉，可以百病消除?那才好啦。(略一转念)哦，不

对!你说长生不老吗?

徐 福 是的，吃了，令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胡 亥 那么,我的爸爸吃了，不是永远就不会死? 徐 福 是的，皇上会永远福寿康宁。

胡 亥 那么,我们就永远当着爸爸的一个小娃娃喽，我才不 高兴呢!

**赵** **高** (笑向徐福)你看，你这个骗子，连这位小皇子你都骗 不 倒 。

**徐** **福** (呆目结舌)唉，十八皇子，唉唉，十八皇子 … …

**赵** **高** 你不必多嘴吧，你的事情我是明白的，在皇上面前，

我总替你提。不过你总要当心你的脖子啦。

徐 福 要望老府令公栽培，使得小人有碗饭吃。

胡 亥 怎么?你这老乌龟不仅是个假聾子，还是个真骗子 吗?

**赵** **高** 十八皇子，你可怜他，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真真 正正地想讨碗饭吃罢了。你要晓得，象他这样的人， 既不会耕田，又不会做工，除掉小小的行点骗术之 外，实在也是不容易找碗饭吃的呵。

**徐** **福** (谄笑)嚇嚇嚇,十八皇子，真是要请你可怜我老朽， 赏碗饭给我吃。

胡 亥 我是不管闲事的。只要你把爸爸骗得倒啦。 … …

徐 福 (谄笑)嚇嚇嚇,所以还要请十八皇子恩顾恩顾啦。 〔小宦者复仓皇出场，伏地如前。

**小宦者** ( 急促)启禀府令公，皇上过来了，他叫我们不要声

张，从后园绕了来。我特地赶来报信。 赵 高 好，你下去。

〔小宦者下，徐福张惶失措。

**赵** **高** (急遽向徐福指着右室)你赶快到那内室里去躲藏 着。

**徐** **福** 是是是。(仓皇向右侧门走去)

**赵** **高** (又移座至桌畔，与胡亥相向坐，将铜簋与骰子指示

着)徐神仙，把这些东西一道带进去。 **徐** **福** 是是是。(捧簋入内室)

〔赵高将桌上帛书袒开。在胡亥前放置一份，自己手 捧一份，作讲书姿势。

**赵** **高** “楚庄王的兄弟叫春申君”——唉，这春申君就是战 国四公子之一，所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就是那个楚国的春申君了。“他有一位爱 妾，名字叫作余。这位余姬想要春申君专门爱她自 己，废弃他的正妻。她便在自己的身上弄出一些伤 痕来，一面拿给春申君看，一面哭着说道：‘我做你的 小是很高兴的，但要服侍大太太就不能服侍你，要服 侍你就不能服侍大太太，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本领呵， 身子分不过来呵。我如其这样让大太太把我折磨 死，我宁肯死在你的面前呵。请你赐死我吧，赐死我 吧，在我已经死了之后，大太太又可以和你亲热亲 热。不过我希望你留心呀，不要让人家在背后笑你 呀!"

[此时秦始皇帝已潜行至窗外，静立倾听，但二人故 作不觉察。

**胡** **亥** 先生，人家在背后笑什么呢?

**赵** **高** 这个可以不必追问。皇子，你还年青，你不大懂。不 过她是说那大太太对于春申君有点不大忠实，象这 些地方可以不必过于追问，你让我再讲下去吧。“春

申君就听信了余姬的谗言，他便为她把正妻废掉了。 正妻还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甲。”——这一句话，书上 把它写在前头去了，应该要把它钩到这儿来，文字才 顺。“正妻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甲。余姬又想害这个 甲公子，那样方好把自己的儿子拿来承继春申君的 地位。她便私下把自己贴身的内衣撕坏了，又拿去 给春申君看，一面又伤心地哭。她说：‘我得到你的 宠爱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喽，甲公子并不是不知道。 他刚才竟胆敢向我作无理的要求，甚至于把我这衬 衫都撕破了呵。 …… '”

**胡** **亥** 是怎样的无理要求?先生?

**赵** **高** 这个，唉，也可以不必追问。就打个譬比说，他想吃 她的奶奶吧。

**秦始皇** (忍不住，发出嗤笑)赵高，你讲得真有趣!唉嘿嘿嘿 嘿，真有趣!

**赵** **高** (故作惊愕，急忙转向秦始皇叩头)啊，皇帝陛下到 了，小臣真真狂妄，没有迎接。

**秦始皇** (急促由后壁侧门走入)你不必那样惶恐，你们是在 读《韩非子》吗?

**赵** **高** (抬头目礼)是，是在读《奸劫弑臣》篇。 **秦始皇** 唔，《韩非子》是不大好懂的。

**胡** **亥** (早起身向秦始皇跑去，执其父之手，表示特别亲昵) 可是今天讲的书顶好懂啦。

**秦始皇** 唔，讲故事当然好懂啦，你们小娃娃是最爱听故事 的。(回向赵高)赵高，你把这个故事给他讲完吧，似 乎没有好两句了。讲完之后，阿亥也好去睡觉了，我 们明天清早要去登琅邪山，看东海日出啦。(在窗下

选一矮椅坐定，拥胡亥于膝间)你讲下去啦。

赵 高 是，已经只剩下两三句了，(反身把帛书取到手中展 视)那余姬接着说：“甲公子这样的侮辱我，还把你做 父亲的看在了眼里吗?这真是天大的不孝啊。春申 君听了这话，便大发雷霆，于是便把那甲公子杀死 了。”-  ~~故~~事就在这儿完结了。

秦始皇 很好，很好，我看，以下的书，你们明天再讲吧。我还 有点事情要同你商量。阿亥，你先去睡，明天一早起 来看东海日出。喂，人来呀!

〔二宦者手执宫灯，由后壁门应声而入。

秦始皇 你们把十八皇子先送去睡，回头再来接我。你们走 前门回去，也走前门来。阿亥，你同他们一道下去。 〔胡亥向秦始皇及赵高各一鞠躬之后，挥动二宦者走

向左侧门，将下。 **秦始皇** 喂!你们再转来!

〔三人应声回身。

秦始皇 你们转来的时候，不必进来，就在外边等着，也关照 这里的人，不准谁进来。我在这儿要同中车府令商 量点事情，商量好了，我自己会出去的。好，你们下 去。

〔三人下。

**秦始皇** (沉默有间之后)赵高，我有一件事情要同你商量一 下。

**赵** **高** 陛下有什么驱使?

**秦始皇** (又踌躇了一下)今天来的，那位巴蜀的寡妇怀清夫 人，我没有想出，她不仅有钱，而且还那样的美貌。 她是靠涪陵的丹穴采取朱砂，找了大钱的；不用说我

希望她多作捐输，孝敬朝廷。我现在准备筑阿房宫， 还准备北伐匈奴，南征交趾，这些都需要钱啦。不过 这位怀清夫人，我今天见了她一面之后，我觉得……

(停顿，不肯立即说出) **赵** **高** 陛下觉得她怎样?

**秦始皇** 唉，我没有想出巴蜀竟有那样的美人啊!

**赵** **高** (会意)陛下的意思是要她的那个——“丹穴”吗?

**秦始皇** (呈出带矜持的傻笑)赵高，你真是聪明人!可你要 知道，我是要得很快!

**赵** **高** (有点疑难)太快了，恐怕……

**秦始皇** 不!你不能拖延!我今晚就要。假使今晚不到手， 明朝就要你的头!

**赵** **高** 那么,小臣的头就抵上怀清夫人的“丹穴”了。

**秦始皇** (严肃)不同你胡扯!你今晚上非想出办法不可!

**赵** **高** (略作筹思)办法是有了! **秦始皇** 怎么办?你赶快告诉我!

**赵** **高** 我打算去请她到我这儿来，就说明天皇上请她一同 登琅邪山看东海日出。请她到我这儿过夜，明天好 作准备。到时候，由陛下亲自向她请求，我看是万无

一失的。

**秦始皇** 她肯来吗?

**赵** **高** 她一定会来。她晓得小臣是一位宦官啦! **秦始皇** 好，你就赶快照办。(起立)我回头再来。

**赵** **高** (亦起立)陛下，我有一件小事倒要禀告陛下。 **秦始皇** 什么事?

**赵** **高** 陛下的身体，近来很使我担心 … …

**秦始皇** 这不要紧，我的身体虽然弱，但我的精神是不让人

的 。

**赵** **高** 是，陛下的精神实在是超过了五帝三王，自开天辟地 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赶上。

**秦始皇** (适意地微笑)不要说废话!你到底想说什么事?

**赵** **高** 正因为陛下的精神超迈，小臣便愈见担心陛下的身 体 。

**秦始皇** (有些不耐烦)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不高兴别人提到

我的身体的。你究竟有什么话，直切地说! **赵** **高** 陛下，你要召见方士徐福的事情，还记得吗?

**秦始皇** 哦，你说的是那个家伙!是那说东海里有仙人岛，有 什么不死药的吗?

**赵** **高** 是，就是他。他在等候着陛下召见。

**秦始皇** 前天李斯告诉我，说他是个骗子。李斯说他的样子 太怪，龟背，缺牙巴，耳朵又聋，一看就有些怪气，并 没有什么仙气。

赵 高 在外表看来，的确有那样的奇形怪态。不过我觉得 凡是有点仙气的人，他们是游戏人间的，在外表上总 不免要故意的表示奇怪。因为外表愈奇的人，总是 非凡的人物。

**秦始皇** (颇觉受谀，暗暗得意)你这话倒也有道理。你能够

相信他那吃了长生不死的药是靠得住的吗?

赵 高 我希望它靠得住。假使真有那样的仙药让陛下服用 了，百病消除，长生不老，那天下的臣民是多么幸福 呀!不过即使那样的仙药不真，我想有海岛的事情 一定是很真的。说不定果真如象邹衍们所说的那 样，海外还有大九洲呢。单是派遣人去找寻海外的 土地，替陛下开疆辟土，我想也是值得的。

秦始皇 对!你说的话恰合孤意!你今天晚上也派人去关照 那徐福吧，要他明天清早一道登琅邪山观日出。我 要亲自听听他那三神山的故事。

**赵** **高** 是，我一定要派人关照他。此刻我陪陛下一道出去， 我要派人去邀请怀清夫人。

**秦始皇** 好，你做事很敏捷，我很喜欢。…… 〔秦始皇在前，赵高在后，由左侧门下。 〔舞台一时空寂。

〔有间。夏无且潜潜由窗外上，同时内室中之徐福亦 悄悄开门欲出，彼此闻声，复匆忙退隐。如此者再。 在第三次上，二人觌面。

**夏无且** (在窗外，指徐福)你是什么人?

**徐** **福** (在窗内，指夏无且)你是什么人?

**夏无且** 哼，你是强盗! **徐** **福** 要你才是强盗!

〔夏无且由后门闯入，急将徐福扭捕，二人扭成一团。

**夏无且**

(同时大声)捉着了强盗呵!快来人呵 ……

**徐** **福**

〔赵高及小宦者同由左门上。 赵 高 强盗在哪儿呵?

徐 福 这个就是强盗!

夏无且 这说我是强盗的不是强盗吗? 〔赵高大笑，小宦者亦掩口。

**赵** **高** 你两个都是强盗啦，好家伙。

〔夏无且、徐福见笑，彼此分开。

**夏** **无** **且**

( 同 时 ) 怎 么 的 ?

**徐** **福**

**赵** **高** (仍大笑)晓得是这样，让你们两个打得一个半死好 了，好家伙!

**徐** **福** 究竟是怎么的啦，府令公，这位是谁? **赵** **高** 我告诉你!他就是侍医夏无且。

**徐** **福** 哦，有眼不识泰山，恕罪，恕罪。(打拱) **夏无且** (余怒未尽)这位尊驾是谁?

**赵** **高** 你还不认识他吗?对啦，你是才来的，他就是鼎鼎大 名的齐国的方士徐福。

**夏无且** 哼，就是他吗?(转向徐福)你这个大骗子，我正要找 你说话!(欲上前殴打)

**赵** **高** (制止)夏大夫，你不能这样。他是皇上敬礼的宾客 不好放肆。

**夏无且** (甚为不平)哼，你认清楚我!你那什么鬼仙药，骗得 过别人，骗不过我们大夫!

赵 高 (再为缓颊)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受了委曲，我替你

赔不是吧。(打拱，回向徐福)刚才的话大约你是听 见的，你今晚就在下边去过夜，明天清早好一道动

*身。*

徐 福 ((十分恭敬地)是是是，我很感激。

赵 高 ((向小宦者)你把他引下去，给他找一个睡的地方。

明天清早要一道去登琅邪台。 **小宦者** 知道了。(肃徐福下)

徐 福 (向赵高拱手)多谢府令公。(又向夏无且拱手)希望 夏大夫特别海涵。(见夏无且不理会，亦无丝毫愠 色，随小宦者下)

**赵** **高** (急挽夏无且，同坐于窗下)你真是受了委曲啦，老 兄 。

**夏无且** (转为笑容)倒没有什么,那家伙倒吃了我好几拳呢。

我听说他是徐福，倒惹起了我一肚子的气。

**赵** **高** 你何苦来呢?那样的人何苦要同他较量? **夏无且** 他在骗我们的皇上，我忍耐得下吗?

**赵** **高** 你相信皇上是会受骗的，老兄?我告诉你，皇上倒并 不相信什么仙药，皇上倒有心叫那些骗子们到海外 去寻求大九洲啦。寻得到是替皇帝陛下开疆辟土， 寻不到，让那些骗子们去喂海里的鱼龙，你着什么急 呢?

**夏无且** (搔首)嚇嚇,皇帝陛下究竟是圣明天子呵!

**赵** **高** 唉，老兄，亏了你。你现在才知道吗? **夏无且** 喳，惭愧，惭愧，实在是惭愧!

**赵** **高** 还是少惭愧一下好吧，我告诉你，着急总是没用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夏无且 我刚才才到。听说皇上在你这儿，所以我不敢走前 门进来。我在园子里面望了望月，看见没有什么动 静，我悄悄地走上来一看，才看见那个骗子鬼头鬼脑 地在这间屋子里出现。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所以我们彼此都误会了。皇上是在这儿召见那骗子 的吗?

**赵** **高** 不是特别召见，是偶尔碰了头。因此皇上也约了他，

要他明天清早一道去登琅邪台，看东海日出。 **夏无且** 好造化，那个鬼东西!

**赵** **高** 你不必老是吃醋吧，老兄，你明天清早也可以登琅邪 台。

**夏无且** 我今晚上就想见见皇上。

**赵** **高** 不行!皇上今晚上有事。而且明天清早要起早。你

不能见他。 

夏无且 也就是为了这，所以我先来求教。你是皇上跟前的 人，你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我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报 告，我想皇上听了，一定会高兴。

**赵** **高** 什么事?

**夏无且** 我赶到宋子的时候；迟了半天，你们是先走了，我也 就索性在宋子流连了一下，这一流连使我捉着了一 名要犯。

**赵** **高** 要 犯 ? 谁 ?

**夏无且** 就是荆轲的党羽高渐离!

**赵** **高** 高渐离?是不是那有名的会击筑的人?

**夏无且** 就是他，在易水上给荆轲送行，替荆轲击筑的就是 他 。

**赵** **高** 现在他在哪儿?

**夏无且** 我已经把他带来了，交在你外边的卫士营里。沿途 带他来，真不容易，受了不少的累赘。

**赵** **高** 功绩倒不小。你没有杀掉他，尤其是难得。

**夏无且** 我想皇上是知道他的，而且皇上是喜欢音乐的人，说 不定不会杀掉他。

**赵** **高** 对喽，不仅不会杀掉他，皇上恐怕还会用他呢。

**夏无且** 不过，这人顽固得很，他一定不会听命。沿途来闹死 闹活，真把我闹够了。

赵 高 我可以劝他一下。我相信，他或许会听我的话。还 有，这样的人，你不好侮慢他，交给卫士营是要不得 的，说不定他今晚上就会寻短见。我看你交给我好 了。我要把他作为宾客看待。

**夏无且** 我是求之不得。让我现在就出去，叫他们给你送过

来。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求你。 **赵** **高** 又是什么事?

**夏无且** 府令公，我还得到了一个尤物呢。 **赵** **高** 尤物?什么尤物?

**夏无且** 漂亮的女人!

**赵** **高** 好家伙!老是那样的风骚。

**夏无且** 是高渐离的女主人啦，我从宋子酒店里把他们一道 捉来的。高渐离就在她那里隐姓埋名地做着酒保。 她是一位寡妇，真是漂亮。我不该把她的一个儿子 杀死了。她比高渐离还要恨我，我把她拿着也没有 办法。

**赵** **高** 你是要我也给你劝劝吗?

**夏无且** 只要府令公，唉，你是高兴的话。 **赵** **高** 她现在在哪儿?

**夏无且** 也暂时寄放在卫士营里。

**赵** **高** 唉，你这人真是傻，贞妇怕殷勤，你难道连这一句经

典都不记得?好，我回头关照他们，替你优待好了。 你去叫他们把高渐离送来。可是，你可不必来了。 你住的地方自己会打点。今晚上说不定我还可以看 见皇上，我会把你来了的话告诉他。总之，明天清 早，你准备登山好了。

**夏无且** 是是是，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起身行礼)明天再 见了。

**赵** **高** (答礼)明天再见。

〔夏无且由左侧门下，赵高在房中徘徊了一会，将后 门闩好，并将正面窗帘全部放下，将窗户一一掩闭， 小宦者由左门上。

**小宦者** 启禀府令公，高渐离送上来了。 **赵** **高** 引到我这里来。

**小宦者** 是。(下，随将高渐离引上)

〔高渐离身带刑具，蓬头垢面，衣服亦甚污秽，但态度 却颇激昂。

**赵** **高** (向宦者)你下去，不准任何人进来。假使那位巴蜀

的女客到了的话，你先来禀报我。 **小宦者** 是。(鞠躬下)

**赵** **高** (将左侧门键好，亲切地向高渐离)你是荆轲的朋友 高渐离吗?

**高渐离** 是，我是高渐离，荆轲的朋友!

**赵** **高** 太把你委曲了。但这委曲怕也只有今天这一晚上 了 。

**高渐离** (愤然)请早些把我处死，不要多作纠缠!

**赵** **高** 高先生，你不必这样生气。让我自己来向你介绍我

自己吧。本想请你就座，让我们慢慢地谈，但我自己 没有多的时间。我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要大胆地 向你介绍。认真说，我究竟是什么人，连我自己的女 儿，我都没有让她知道的。因为你又不同，所以我要 大胆地向你介绍。

**高渐离** 哼，我劝你不必枉费唇舌!

**赵** **高** 你请忍耐一刻吧。我不是别人，我是赵高，秦始皇帝 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

**高渐离** (白眼视之，仅嗤之以鼻)哼。

**赵** **高** 我本来是赵国的公族余子。我的父母在长平之役被 俘虏了。父亲受了宫刑，不久便死在隐宫里。那时 我还在母亲的怀里，是我们的母亲在隐宫里一胎生

下了我们弟兄三人。我有一位弟弟叫赵成，还有一 位小弟弟生下来就死了。我们母亲和我们两弟兄都 做了奴隶。我们母亲是在二十年前病死的。

**高渐离** (仍嗤之以鼻)哼。

**赵** **高** 高先生，你要了解我是有困难的。你会以为我是更 加的无耻。秦始皇帝既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我还 要来当他的宦官，做他的中车府令，在这儿扬扬得 意!-  这正是我今天要向你介绍我自己的原故



**高渐离** 不要多费唇舌，请去对你的“不共戴天之仇”讲!

赵 高 我总有一天要对他讲的。我的报仇的志愿，并不比 你弱。(略顿)只是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同。象你的朋 友荆轲那样，轰轰烈烈地单独行刺，我也佩服。不幸 他是失败了。但是，即使不失败，即使他就把秦始皇 帝刺死了，那怎样呢?我看也是枉然。秦始皇帝的 罪恶，不是秦始皇帝一个人造成的，秦始皇帝之外还 有无数的秦始皇帝，他还有他的爪牙，有他的子孙。 你杀死了一个秦始皇帝，也救不了燕国的灭亡，救不 了六国的灭亡，救不了天下的人化为奴隶。是不是 呢?

**高渐离** 你向我花言巧语，到底有什么用?

**赵** **高** 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所以，我是另外选择了一 条路。我把我自己牺牲了，我把我自己腐烂了，就象 把一团锈了的铁加在好铁里面一样，我要从这内部 来把秦国腐烂。

**高渐离** 笑话!你要把秦国腐烂!

**赵** **高** 请你不要着急。(略顿)我本来是很有力气的人，在

我母亲过世的那一年，我的夫人也过世了，替我丢下 一个女儿。秦始皇帝知道我有力气，也知道我懂法 律，想要用我，但又不放心。因此我才自己请求受了 腐刑。就这样，我便当了他的宦官，当了他的中车府 令 。

**高渐离**(反话)你真是一位有志气的人啦!

**赵** **高** 高先生，你不必称赞，也不必唾骂，我是早把毁誉置 诸度外的人。我的工作还只做到几分。我得到了秦 始皇帝的信赖，他叫我做着他最宠爱的少子胡亥的 老师。我这个老师，说起来真是天晓得。我专门做 着昧良心的事，我要把一个孩子腐化。为了要报仇， 我实在也顾不着什么良心了。好在胡亥也不愧是秦 始皇帝的儿子，他差不多是用不着我教，便是天生的 一个坏蛋。

**高渐离** (毫不妥协地)你倒腐烂得真是可怕。

赵 高 是呀，连我自己有时候也感觉着我可怕。但有什么 办法呢?蜜蜂都还有刺呢!蜜蜂刺了人，把自己的 刺放进人身上去了，他自己是会死的。我就和这一 样，我是把我的生命，把我的一切，都集中在这报仇 上面的。报仇就是我的生命。好了，我再不向你多 说了。我算把我的全部都介绍了给你，我以后恐怕 也没有再说这样话的机会了。我说不定还是会失 败，乐得个千秋万世的骂名。但我可不管，我也管不 了那许多。只是我对于你，高先生，倒有点关切。你 假如肯相信，我认为你的态度是值得考虑的。我知 道你是不怕死的人，死也并不是那么可怕!但不要 一味地以一死了事。这是我对于你的忠告。假如你

·44 ·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可以帮助你。……

〔左侧门上有急骤的敲门声，赵高前去开门，小宦者 仓皇入。

**小宦者** 启禀府令公，皇上又从后园子里面来了! **赵** **高** 那么,你立刻把这位带下去。

**小宦者** 是。(急带高渐离下场)

〔赵高将正中窗门打开，再将竹帘卷起，星月仍在天 上。徐徐在房中踯躅。有间，秦始皇掩上，现出半面 于窗口，赵高故作不觉察，走近桌畔取书览阅。

**秦始皇** (隔窗低声呼出)赵高!

**赵** **高** (故吃一惊)啊，陛下，你来了!(急赴窗畔) **秦始皇** 事情怎样了?

**赵** **高** 人还没有来，我现在正在这儿等呢。

**秦始皇** 我等得有点发慌，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岔子啦。 **赵** **高** 不会的，她一定会来。恐怕很快也就会到了。

**秦始皇** 我怎么办?(略顿)我想先躲在你的寝室里面， … … **赵** **高** (迟疑)不大好的，回头我还要叫人来收拾内室。

**秦始皇** 那你叫我怎样办?

**赵** **高** 陛下委曲得一点，就在窗外躲着，我看是最好的办 法 。

**秦始皇** 那很好，那边似乎已经有人来了。(急闪下)

〔小宦者复上，伏地行礼。 **小宦者** 禀府令公，怀清夫人到了。 **赵** **高** 请。(急迎上去)

〔小宦者仍跪于地，将门帘揭开。

〔怀清夫人出现于门次，与第一幕之怀贞夫人面貌全 同，仅服装有别，实则系由一人扮演。

**怀清夫人** 府令公，你在叫我吗?

**赵** **高** 是，夫人，请进来细细地谈。(回顾小宦者)你进内室

去，把那边收拾干净。 **小宦者** 是。(入右室)

**怀清夫人** (走至窗前伫立)哦，月色多好呵!

**赵** **高** 是的，这儿的外景还不错，那座就是琅邪山了。 **怀清夫人** 在月亮下边看起来，就给乌木雕刻的一样啦。

**赵** **高** 是的，白天的情形可又不同。在那山上可以望见海。 明天清早一早，皇上要去登那琅邪台，看东海日出， 要请怀清夫人一道去看。皇上说：你们巴蜀是没有 海可看的。

**怀清夫人** 多谢皇上的恩意。刚才你派来的人，也早就这样 对我说了。

**赵** **高** 所以我就请你，今天晚上移到我这边来。明天清早 要起得很早，我们好作准备。

**怀清夫人** 真是感激你，你招待得这样周到。

赵 高 不，实在是不周到得很。因为是在外边巡游， 一切供 应都不应手。假如是在咸阳，我们可以使夫人住得 更适意一点。

怀清夫人 府令公，你太客气，我已经住得很适意了，比我住 在巴蜀的家里还要适意啦。你这座书斋，我觉得很 幽雅。

**赵** **高** 这是这儿的旧家的住宅，挪出来暂时给我们住的。

夫人假使满意的话，我希望你就住在这儿。

**怀清夫人** 谢谢你，只住今天一晚上就够好了。我要在这儿 赏月，不睡觉。

〔小宦者由内室走出。

**小宦者** 里面已经收拾停当了。

**赵** **高** 好的，你到下面去打些水上来，凡是一切应用的东

西，都要准备周到。 **小宦者** 是。(下)

**怀清夫人** 府令公，你真是仔细。

**赵** **高** 一 点也说不上仔细，希望夫人不要客气。你有什么 需要都请指示。

怀清夫人 多谢你，我一点也不客气。我的事情自己会处理， 就是刚才那位小朋友，我看也不必照拂我。府令公， 你的事情一定很忙，我倒要请你不必客气。

**赵** **高** 是，明天清早天不见亮就要动身，夫人，我看你也请 早点休息的好。(告退)我们明天见吧。

**怀清夫人** 好，我们明天见。

〔赵高由左侧门下，顺手将门由外部掩上，并已键好， 未为怀清夫人所觉察。怀清夫人送赵高至门次，复 转身立室中四望，颇表示满意。

〔秦始皇突由窗口出现。 **怀清夫人** (大惊)呵，你是谁?

**秦始皇** 我，我，我是皇帝。(越窗而入)

**怀清夫人** (诧异)你这样进来，你要做什么?

**秦始皇** 我吗?我要替你熄灯。(将室内灯亮逐渐熄灭，室中 仅余月光，向怀清夫人走去)

**怀清夫人** (乘机退至左侧门，拟逃出，但门已外键，捶门，发 出哀怨的声音，倒于门次)啊，我中了你们的圈套!

幕 下

**第** **三** **幕**

〔景与第二幕同，惟系次日清晨。

〔窗户洞开，窗外及通外各门道均有卫士站岗，佩剑 执戟，如临战阵，情势甚为严重。

〔上卿蒙毅及廷尉李斯由内室走出。卫士长一人随 后。

蒙 毅 真是奇怪，一个面孔毁坏得不成形状。我看这情形 断然是谋害的。

**李** **斯** 不过吊死的确是生前吊死的，要是死后假装上吊，那

颈上的索痕不同。她那索痕很深；又有血红的记印， 那便是生前上吊的证据。

蒙 毅 你留意到没有?她那下体有一团潮湿啦。

李 斯 那便是生前上吊的一个证据啦。凡是吊颈死的人，

无论男女，在断气的时候，下体都要潮湿的。

蒙 毅 唔，真是奇怪。那么,你说她为什么要把面孔毁坏

呢?

李 斯 解释倒是有的，可以说是精神反常的结果。因为精

神反常，不仅毁坏了自己的面孔，而且还断送了自己 的生命。这样的例子，从前也是有过的，倒也并不稀 奇。不过我所不能了解的，怀清夫人为什么突然地

48·

精神反常起来。

蒙 毅 是啦，昨天她赶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她是很健康的， 精神满好。怎么半天功夫就闹出这样的事呢?

李 斯 而且，我还不明白，怀清夫人为什么会死在中车府令 的卧房里?

**蒙** **毅** 是啦，这也是奇怪的事。分明有寅宾馆，为什么一个 女宾跑到了他这儿来?

李 斯 皇上要我们来清查这案子。我们当然非清查不可， 你觉得该怎样办的好?

蒙 毅 这要靠你决定了，廷尉，你说该怎样办就怎样办。等 到要动刑的时候，那就该我来说话了。

李 斯 我看，我们这样办吧。我们一方面调齐人证来审问， 一方面在这住宅里搜查，看有些什么可疑的形迹。 这两步做到之后才好判断。当然判断也不好由我们 作主，是须得请示皇上的。

**蒙** **毅** 是是是，廷尉所见极是， 一 切都照着你的主意办。 (向卫士长)喂，你派遣两个人先去请中车府令来，另 外再派两个在这住宅内四处搜查，看有没有什么可 疑的形迹。

**卫士长** 是。(即向窗外指定卫士派遣)你两个去请中车府

令，你两个去搜查。火速! 〔卫士四人应命而下。

李 斯 (指窗下正中一椅，请蒙毅坐)蒙上卿，请坐。 蒙 毅 该你坐才行啦。

李 斯 不，我还要记录供词，我就坐在这边的一个席位。

(自择右席坐定)

蒙 毅 好，我暂居首座了。

**李** **斯** 应该的，用不着客气。

〔蒙毅亦就座，卫士长侍立于左侧。

〔卫士二人由左门导赵高入，立于蒙毅、李斯之前，略 一鞠躬。二卫士由后侧门退出。

**李** **斯** (对蒙毅)上卿，是我来问吧? **蒙** **毅** 当然要仰仗廷尉。

**李** **斯** 那就失礼了。(对赵高)府令，事关朝廷的法纪，或许 暂时对于你不免是委曲，但要请你原谅。

**赵** **高** 那是当然的。我也希望经过严明的审判之后，有罪 者服罪，无罪者昭雪。

**李** **斯** 在国家法纪之前，我们是有疑必问，你是有问必答， 希望你不要作虚伪的证人。我们要共同遵守法纪。

**赵** **高** 那是当然的，我自己也是知道法律的人，我知道法纪 的尊严。

**李** **斯** 那么,我就要问你怀清夫人的吊死，你们是什么时候 发觉的?

**赵** **高** 鸡叫二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李** **斯** 怎么那样早?

赵 高 因为皇上本准备今天清早登琅邪台看东海日出，我 们要早早地准备起程。我派了小宦者来唤醒怀清夫 人，没想出这两道房门都不能打开，窗子却是开着 的。我们从窗上翻进来，才发觉她已经吊死了。

**李** **斯** 你们发觉的时候是已经断了气吗? 赵 高 身子都已经冷了。

**李** **斯** 她为什么会到你这儿来过夜?

**赵** **高** 皇上昨天晚上到我这儿来过，要我关照怀清夫人，请 她今早一同登琅邪山看日出。皇上说：巴蜀的人不

仅没有看见过东海日出，而且是连海都没有看见过 的，所以特别要请她一同去看。为了要起早，所以便 索性把怀清夫人迎接了来过夜，以便做好准备。

**李** **斯** 昨天晚上有什么人到过你这房里?

**赵** **高** 起先是十八皇子上课，其次是方士徐福，其次是皇上

陛下，其次是夏无且。夏无且所逮捕来的高渐离也

来过，最后就是怀清夫人了。 **李** **斯** 再没有别的形迹可疑的人吗?

**赵** **高** 除掉我随身的一小宦官之外，再没有什么人。(忽然 记起)还有，就是皇上随身使用的两位宦官。

**李** **斯** (将要点一一记录之后，向蒙毅)看府令的陈述和刚 才审问过的小宣官的口供相同，照规矩是应该调全 人证来审问。皇上当然没有问题。十八皇子也用不 着问。皇上随身使用的两位宦官，也没有审问的必

要，须得审问的便是徐福、夏无且、高渐离了。 **赵** **高** 徐福和高渐离都住在这院子里面。

**蒙** **毅** 那很好。(向卫士长)你再派两个人在院子里寻找高

渐离和徐福。

〔卫士二人应命下。

**李** **斯** (向赵高)府令，我还要问你：徐福到这儿来为的什么 事。

**赵** **高** 他为找寻仙药，希望皇上召见。

**李** **斯** 你向皇上说了吗?

**赵** **高** 皇上到这儿来看十八皇子，我就把他的希望转达了。

皇上答应他，要他今天清早一道登琅邪台，所以我也 就把他留在了这儿。

**李** **斯** 夏无且是什么时候来的?

**赵** **高** 是皇上走了以后。 **李** **斯** 他来又为的什么?

**赵** **高** 他要见皇上，要我替他转达。我告诉他：皇上明天一 早要登琅邪山看东海日出，不如到那时候去见。他 捉到了高渐离，因此，我又把高渐离传来审问了一 遍 。

〔此时一卫士拥徐福由左侧门入。

卫 士 徐福带到! **蒙** **毅** 带上来。

〔徐福被带至蒙毅、李斯前，急伏地施礼，长跪候询。 **李** **斯** (向卫士长)他的耳朵有点背，我的话要由你转达。

(向徐福)你是徐福?

**卫士长** (大声地)问“你是徐福”吗? **徐** **福** 是，我是徐福。

**李** **斯** 你昨晚上到这儿来看过中车府令吗?

**卫士长** 问“你昨晚上是不是到这儿来看过中车府令?”

**徐** **福** 我来过，我来的时候，还看见十八皇子在这儿用功。 **李** **斯** 你为什么事来看中车府令?

**卫士长** 问“你来找中车府令是为的什么事?” **徐** **福** 唔?

**卫士长** (声音更大些)“你为了什么事来看中车府令?”

**徐** **福** 我求中车府令在皇上面前为我陈请，请皇上召见我，

让我早早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 **李** **斯** 中车府令答应替你陈请吗?

徐 福 (不待卫士长转述)他已经替我陈请了。

李 斯 什么?你怎么知道中车府令已经替你陈请了。

卫士长 问你，“中车府令已经替你陈请，你是怎么知道的?”

**徐** **福** 唉。(一时苦于回答)

**卫士长** (更大声地)你还没有听见吗?你怎么知道的-  中 车府令已经替你陈请了?

**徐** **福** 唉，我在这儿的时候，有一个小宦官走来报告，说皇 上来了。我一时失措，中车府令便叫我躲在这寝室

里 。

李 斯 好，这个口供很要紧。(急急写下，向赵高)中车府 令，你刚才把这一点隐秘了。你隐藏不三不四的人 在这儿，有犯皇上的清尘，你难道不知道?

赵 高 我是一时窘迫，想出的一个通权的办法。我想，即使 皇上对我有什么话要说，他的耳朵聋也是听不见的。 所以我就那样办了。但我也知道实在是罪过。

李 斯 (又回向徐福)是你躲在寝室里面的时侯，听见中车 府令替你陈请的吗?

徐 福 不，我是聋子啦。什么也听不见。是皇上走了之后， 我走出来，府令公当面告诉我，说皇上已经允许召见 我，要我今天清早一早去登琅邪山。所以府令公就 把我留在他这儿。

**李** **斯** 你以后到这房里来过吗?

**卫士长** 问你，“这座房间你以后还来过没有?” **徐** **福** 没有，绝对没有!

**李** **斯** (向蒙毅)除掉一点可注意之外，口供都相合，蒙上

卿，你还有什么话要问?

〔此时另一卫士由后侧门入。

卫 士 禀报!高渐离和另外一位女的带到了

蒙 毅 暂时在外面等着。候传! 卫 士 是。(退下)

蒙 毅 (向李斯)廷尉，你问得很仔细，我是没有什么话要问 了。不过，(回顾卫士长)你还可以问问他，看他还有 什么话好说。

**卫士长** (大声问徐福)问你，“还有没有什么话好说?” **徐** **福** 我没有什么话了。

**蒙** **毅** (向卫士长)好，把他带下去，听候发落。

**卫士长** (指挥窗外卫士)来呀，把他带下去，看管着!

〔 卫 士 入 。

**卫** **士** (应命)是。(将徐福引由左侧门下)

**蒙** **毅** (向卫士长)传高渐离。

**卫士长** (向窗外)把高渐离带进来!

〔一卫士应声，把高渐离拥入。高渐离此时已去刑具 衣服亦頗整饬。

**蒙** **毅** (惊异)这是高渐离吗? **高渐离** 是的，我正是高渐离。

**蒙** **毅** 你是荆軻的党羽，是夏无且把你捉来的吗? **高渐离** 是 。

**蒙** **毅** (向赵高)怎么没带刑具，衣服也这样的整饬? **赵** **高** 是我优待他，替他把刑具解了，把囚服换了。 蒙 毅 (大惊)嚇!府令!你这样干的?

赵 高 是，我怕他寻短见，所以特别优待他。

蒙 毅 哼，这成什么理由!(向李斯)廷尉，我看这儿又是一 个大岔子。这不简直是通敌吗?说不定怀清夫人就 是这人谋害的。

**高渐离** (惊诧)什么,怀贞夫人好好的，谁谋害? **蒙** **毅** 你说谁好好的?

**高渐离** 我说怀贞夫人，她就在外边，你最好请她进来。我并

没有谋害谁! **蒙** **毅** 怎么回事?

**卫** **士** 另外还有一位女的，是在外边候审。 **蒙** **毅** 带她进来!

**卫** **士** 是。(出，引怀贞夫人入，随即退下)

〔怀贞夫人服装虽不华丽，而颇整洁；相貌与怀清夫 人全同。入场后，蒙毅、李斯、赵高均大惊，蒙毅、李 斯均由座中将上身挺起。

**蒙** **毅** 这是怎么 一 回事!你不是怀清夫人吗? **怀贞夫人** 我是怀贞夫人。

**蒙** **毅** 是呵，大家正为你闹得天翻地覆，你没有死吗? **怀贞夫人** 还没有到死的时候!

**蒙** **毅** (回顾李斯)这是怎么的?

**李** **斯** 真是奇怪!(向卫士长)你进那房里去看看，尸首是 不是还在?

**卫士长** 是。(急骤地走入右室，又急骤而出)回报!尸首还

是原封原样。 **蒙** **毅** 真是奇怪!

李 斯 (若有所悟)我看，这倒不奇怪。一定是有人主谋，把 怀清夫人藏起来，另外逼死了一位女子来顶替，那死 了的女子把面孔毁坏了，便是要让人认不出，以便消 灭证据的。

蒙 毅 廷尉，你的推测尽情尽理。这案件实在太离奇，不过 怀清夫人依然活着，这事情又象好办多了。(向赵 高)府令，这里的玄虚，我看你可以不必再卖弄了吧。

赵 高 ( 颇含愤怒)我和你们一样同在五里雾中，谁在向你 们卖弄玄虚!

蒙 毅 何必那样倔强呢?反正人证物证都摆在这儿。 赵 高 我也不想推脱，不过希望你把事情弄清楚。

蒙 毅 这事情还不够清楚吗?你明明在欺君罔上，窝匪通 敌。你简直在图谋不轨，倒不仅只谋财害命了。你 是深通法律的人，你知法犯法，更是罪上加罪。凡你 所犯的这些罪情，只要有一条，都足以处你死罪。更 何况不止一条!我看你最好还是坦坦白白地承认 了，省得我们有伤情面!

赵 高 蒙上卿，到底是什么把你蒙着了?你在发什么昏?



蒙 毅 什么!你骂我昏蒙，侮辱我的氏姓! 赵 高 你本是昏蒙着的。姓蒙也姓得太好!

蒙 毅 哼，你这胡涂蛋!你这罪该万死的没卵子的奴才! 赵 高 愈闹愈不成话了。

蒙 毅 我要杀你的头!

赵 高 老先生，没有那么轻便。

蒙 毅 哼，你怕我杀不了你!你……

李 斯 (劝慰)蒙上卿，不必动怒。在国家法纪之前，就是赵 府令也是不好躲避的。不过我们还须得把案情弄清 楚。最要紧的是把夏无且传来。……

蒙 毅 不，用不着传夏无且。我要判中车府令赵高的死罪。 罪名是欺君罔上，窝匪通敌，谋财害命。这样明显的 罪人不处分，国家的法纪何存!我可一个人负责，我 要去禀报皇上，判决他的死罪，立即施行!(起身欲 行)

李 斯 蒙上卿，不可造次。

蒙 毅 什么叫造次!李廷尉，你要袒护罪人吗?凡袒护罪

人者，与罪人同罪，你应该知道。

**李** **斯** 是，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我们行刑宜慎，用法宜明。

**蒙** **毅** 你们的大本领就是舞文弄法，我可没有这样的闲工 夫。(匆匆向左侧门走出)

**卫士们** (在窗外突然同时呼出)皇帝陛下驾到!(同时全体 跪下)

〔窗内人等亦均下跪。

〔秦始皇帝冕旒正服，手携胡亥，出现于窗外。有宦 者二人相随，由后侧门入室。入室后，据蒙毅席位而 坐，胡亥侍立。二宦者立侍于后。秦始皇环顾众人，

将左手掌向上略举，表示要众人起立。 **二宦者** (宣称)起立。

〔于是众人起立向秦始皇注视。

**秦始皇** (看见怀贞夫人，大为诧异)啊，你是谁? **怀贞夫人** 我是女怀贞。

**秦始皇** (愈不安，欲起身)你，你，你，你是鬼! **怀贞夫人** 我是人，我是活着的人。

**秦始皇** 啊，啊，你们先把她关在那房间里面去! **卫士长** 是。(将怀贞夫人拖进右室)

**秦始皇** (稍镇静，顾盼李斯及蒙毅)你们审问的情形怎么样?

**蒙** **毅** (鞠躬)启禀陛下，这案情很复杂，但也很分明。怀清 夫人分明还活在世上，那位面容毁坏了的女子尸首 分明是假的。这儿我看出有一桩图财害命的阴谋。 不过关于这一部分的案情倒还不怎么严重，因为怀 清夫人既然还在，问题也就很简单。还有更严重的

是(指高渐离)这位荆轲的党羽高渐离! **秦始皇** (惊悚)什么?高渐离!他怎么来的?

蒙 毅 是夏无且把他捉来的。 **秦始皇** 夏无且来了?

**蒙** **毅** 是，他昨天下午才赶到，刚才我们去传他的时候，据 说他去爬山去了。他打算在琅邪台上朝见陛下。

**秦始皇** 唔，他把他活捉着了，很好。(指卫士长)你们把高渐 离解下去，回头等我发落!

**卫士长** 是。(挥窗外卫士，将高渐离拥下) **秦始皇** (向蒙毅)你再讲。

**蒙** **毅** 我看很严重，就是中车府令对于高渐离这样的要犯，

不加锁链，藏在家中，这情形的确很严重。 **秦始皇** 唔，还有什么?

**蒙** **毅** 还有，据说昨天晚上皇上来过这儿…… **秦始皇** (出其不意)我来过这儿，怎样?

**蒙** **毅** 中车府令却把方士徐福藏在这邻室里面，蒙蔽皇上。 **秦始皇** 有这样的事情吗?

**蒙** **毅** 刚才徐福亲自口供。中车府令也承认了。

**秦始皇** (怒)这真该死!那么我在这儿讲的话他不是都听见 了!唔?

胡 亥 (插入)爸爸，那徐福是聋子啦。

**秦始皇** (缓和下来)哦，对了，那就好了。昨晚上你也是在这 儿的，徐福是藏在那房间里的吗?

胡 亥 是的，因为书还没有讲完，中车府令便叫那老头儿在 那房间里休息一下，回头爸爸你就来了。

**秦始皇** 唔，是，是，这是情有可原。这可不能怪赵高。好，那 徐福现在在什么地方?

**李** **斯** 现在还在外面候审。

**秦始皇** 我正想见他，传他进来!

〔卫士长指挥左侧门卫士将徐福传入。徐福叩见秦 始皇，即跪坐于地。

**秦始皇** (特别把声音提高)你就是徐福? **徐** **福** (以手罩耳)是，小方士就是徐福。

**秦始皇** 我早就要传见你，问那三神山的故事，你讲讲看。

**徐** **福** 三神山吗?是在那东海里面。那是神人住的地方。

一座名叫蓬莱，一座名叫方丈，一座名叫瀛州。那上 面也有飞禽、走兽，也有亭阁、楼台。但是那些飞禽、 走兽都是纯白如银，没有丝毫的杂色。那些亭阁、楼 台也都是黄金和白银砌成，真正是光辉灿烂。那些 仙人、神人都是百病消除，长生不老，男是金童，女是 玉女。空中、海中，白日、黑夜，都有钟磬、琴瑟之音， 金石、管弦之乐。百花烂缦，百草芬芳，百树葱茏，百 果充斥。太阳如象月亮，泉水好象甘露，没有春、夏、 秋、冬，没有雷、霆、霜、雪，时时凉风悠悠，夜夜月光 皎皎，真正说不尽他们的好处。

**秦始皇** 你是到过的吗?

**徐** **福** 我在瀛州岛上住了很久，我是才从瀛州岛上漂流过 来的人。

**秦始皇** 你说那儿有仙药，吃了可以长生不死，是不是?

**徐** **福** 但凡那儿的花草树叶，果实根皮，吃了都可以长生不

死 。

**秦始皇** 你有多大年纪了?

**徐** **福** 我是亲眼看见过，周武王伐纣，殷纣王的三军前途倒 戈的人。那年我刚满六十。就在那年的六月，我在 渤海里打鱼，遇着海风把我吹出了大海，我便随波逐 浪，昼夜漂流，漂流了六昼六夜，便漂到了瀛州仙岛。

**秦始皇** 什么人都可以去的吗?

**徐** **福** 什么人都可以去。不过年龄岁月很要紧。我当年去 的时候是六十岁，去的那年是六月六日，这六字是很 要紧的。没有明六，也得有暗六。譬如十二，十八， 二十四之类，要有六的倍数。凡是到了岛上的人我 都问过，他们去的年龄岁月，不是有明六，便是有暗 六。还有更要紧的，是要童男、童女。我当年去的时 候，虽然活到了六十岁，我还是一个童身啦。

**秦始皇** 唔，你这故事满有趣。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 我带点仙药回来?

**徐** **福**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中国有圣天子在位。不过要去采 药也很容易，我反正是要回去的。不过我去了便不 想再转来，能有人和我同去，那就更好了。

秦始皇 好的，我现在就这样决定，我要派六千童男、童女同 你一道去。你把那三神山通同给我占领起来。要把 那边的花草树木通同给我移回中国。我限你在六天 之内便动身。

徐 福 我个人走动倒很容易，不过这样多的人去便不免麻 烦。我想海里的鱼、龙都是喜欢听音乐的，我们这边 去的人要是通同会奏音乐，我们歌管齐奏，飘洋过 海，也就可以少遇风波，容易到达仙岛了。

秦始皇 这也容易办到。好，蒙毅，我就命令你办这件事。这 琅邪台下已经迁徙来了三万户黔首，选出六千童男、 童女，我相信是很容易的。同时更要选定乐师来教 他们歌舞，就限你们在今年十二月把一切都准备好，

向仙岛出发。你现在就可以把徐福领下去准备办。 蒙 毅 是，我一定要如期办妥。(肃徐福将下)

**秦始皇** 你们再等一下，这儿的案件我还没有发落。 〔蒙毅与徐福转身静立。

秦始皇 蒙毅，你刚才责备赵高的话是很正当的。为人臣不 忠该死，为人子不孝亦该死。好，(回顾李斯)你把我 这话记下来。忠孝大节，断非奖励不可。赵高一向 办事敏捷，对于我也很忠心，这一次的事件，他没有 罪过。蒙毅，你心服吗?

**蒙** **毅** (鞠躬)陛下的英断，臣下不敢不服。

秦始皇 徐福，你刚才说的童男、童女的话很要紧，我看无论 男女都一样的要讲贞操。以后凡是有夫之妻不贞的 该杀，有妻之夫不贞的也该杀。(又回顾李斯)把我 这话记着。因此我觉得死了的怀清夫人实在值得奖 励。她守了一世的寡，我相信昨天一定有人来污辱 了她，所以才逼得她殉了节。(故作猛然想起之态) 哦，是的，赵高，你们发现怀清夫人死的时候，这窗户 的情形怎么样?

**赵** **高** 两道门都关得很严，只有这中间的窗子是开着的。

**秦始皇** 对了。这儿就是岔子了。(故意起身检查窗户)你们

看，这窗棂上不是有泥印吗? 〔窗内外人略进检视，即退。

秦始皇 你们总是忽略，连这样的大关节目都看掉了。我看 这里，那高渐离是一个嫌疑犯。赵高，你怎的把他的 刑具解放了?

赵 高 因为夏无且说：他沿途总是想寻死。我觉得这样一 名要犯，万一寻了短见，那可关系非浅，所以特别优 待了他。没想出，会出这样的岔子。

秦始皇 好，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怀清夫人总是值得奖励的。

传出我的意旨，把她的尸体加以礼葬。还要令行蜀 郡太守，在她的故乡涪陵建筑一座女怀清台来表彰 她的贞烈。(回顾李斯)你必得照着我这样办。

**李** **斯** 是。(凡秦始皇所吩咐者，均伏案一一纪录)

**秦始皇** 好，你们可以下去了。(指挥蒙毅及徐福)还有，叫人 赶快把夏无且找来。

**卫士之一** (在左侧门次)启禀皇上，夏无且早就到了，在外边 等候传见。

**秦始皇** 传他进来。(又向蒙毅、徐福)你们下去! 〔蒙毅、徐福二人鞠躬由左侧门下。

〔夏无且入场，叩见秦始皇。 **夏无且** 待医夏无且叩头。

**秦始皇** 你起来。(侍夏无且起立后，复向赵高)赵高，你同夏 无且两人都可以坐下。

〔夏无且与赵高选择适当席位就座。 **秦始皇** 给我传高渐离!

〔窗外二卫士拥高渐离入，至秦始皇前，迫之跪地。 **秦始皇** 你就是高渐离?

**高渐离** 是，我就是高渐离。

**秦始皇** 你是荆轲的朋友?

**高渐离** 是，我是荆轲的朋友。

**秦始皇**(冷笑)哼，荆轲才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荆 轲，我虽然恨他，但我还佩服他。他有胆量，有气概， 不怕死。象你这样萎靡的一个家伙，老实说，你实在

不配做荆轲的朋友。 〔高渐离无言。

**秦** **始** **皇**(向夏无且)夏无且，你是怎样把他捉着的?

夏无且 我奉召赶到宋子的时候，陛下已经在半天前动了身。 第二天早晨我化了装到北门外散步，进了一家怀贞 酒店，这高渐离就在那儿隐姓埋名的当酒保。后来 来了一位击筑的瞎子老头儿，他在那儿谈起荆轲的 故事，又谈到高渐离。说荆轲是他的朋友，高渐离也 是他的朋友。那高渐离被他挑动了，便问他：“高渐 离假使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认识他?”那瞎子说： “我只要听见他的声音，特别是听他击一下筑，就可 以认识。高渐离的筑是比我击得更好的。”这高渐离 也就活该落马，他就自告奋勇，把那瞎子老头儿的筑 借来打了一曲，那瞎子老头儿果然立刻把他认出来 了。原来瞎子老头儿才是假的，瞎子是假的，白胡 子、白眉毛也都是假的，他当场自己暴露了，把眼睛 睁开了来，把胡子、眉毛也扯了，高渐离也就认出了 他，原来也是荆轲的朋友宋意。

**秦始皇**宋意怎么样了?捉着了吗?

**夏无且** 那时我只是一个人，我用了点诡计，把他们骗着，便 进城去把卫士叫来。但那宋意比这高渐离机敏，他 老远看见我，就一溜烟跑了。我命人去追，也没有把 他追到，结果只是捉着了高渐离。

**秦始皇** 唔，宋意跑掉了，确是可惜。不过你的功劳可算不小 了。你还捉着了什么人?

**夏无且** (狐疑) … … 还捉着了 一位女的，就是那怀贞酒店的 女主人。他们叫她是怀贞夫人 ……

**秦始皇** 什么?

**夏无且** 怀-  贞  夫人，怀抱的怀，贞操的贞。据说她和 巴蜀涪陵的怀清夫人是一胎双生的姊妹。

〔秦始皇及余人至此始恍然大悟。

**秦始皇** 哦，我懂得了。有这样凑巧的事!那么你对于怀贞

夫人是感着兴趣吧，唔? 〔夏无且嚅嗫而惶恐。

**秦始皇** 你不要瞒我，我明白你的心事。

**夏无且** (急伏地请罪)恕臣死罪。不过我虽然喜欢她，但不 敢有什么暖昧。

**秦始皇** 不要紧。你是一个鳏夫，就把她赏给你吧。她就在 那间房间里。(向右手指示)你回头把她领去。

**夏无且** 叩谢陛下的恩德。(叩头)

**秦始皇** 你起来，你是救过我的命的人，我早想给你一个奖赏的。 〔夏无且起立，复归原位。

秦始皇 (向高渐离)高渐离，我看你这是毫无骨气的人。朋 友死了，祖国亡了，你都不打算报仇，才隐姓埋名去 当一位女店主的酒保。宋意能够逃跑，你就逃不动， 被人捉着也不晓得死，在这儿见到我，公然叩头伏 地，真出乎我的意外。我在前以为凡是荆轲的朋友， 一定都是慷慨激昂的人，真没有想出竟有你这样的 宝贝。你究竟打算怎样?

**高渐离** (甚萎靡，但亦沉着)我很希望有得一只筑。假使我 手里有得一只筑，那我就死，也就象活着一样了。

**秦始皇** 击筑你很拿手?

**高渐离** 这点自信倒是有的。筑就是我的生命。有了我的 筑，我便可以满足了。

秦始皇 好，这很简单。赵高，回头你把一只筑给他。不过， 他不该多了两样东西。自来弹琴鼓瑟的人都是瞎 子，他不应该多了 一双眼睛。他那样没有丈夫气的

人，而且对于怀清夫人的死分明是一个嫌疑犯，你把 他拿下去，用马粪来烧，把他眼睛瞎掉， ——把他阉 了。(回向高渐离)我算给了你两重生命。好，你们 把他拉下去，处置了给我带上来，我要亲眼查看。

〔赵高与卫士长挟持高渐离，高渐离略示倔强，凝视 秦始皇，但瞬即垂首，被二人拥持由左侧门下。

**秦始皇** 夏无且，你去把你感兴趣的人叫出来。(见夏无且踌 躇)你赶快去，我有话要问。

〔夏无且屹然起立，向右室走入，但立即仓皇而出。

**夏无且** (急促)啊!坏了!坏了!她也把 一 个脸蛋子毁了，

上了吊。

〔秦始皇及余人均吃一惊。

**秦始皇** 你们赶快去看看，她的下体如果没有潮湿，还可以有救。 〔李斯与夏无且均急骤入室。

**秦始皇** (起身，命二宦者)你们把十八皇子带开。

**胡** **亥** 爸爸，我还想看。

**秦始皇** 不行，你赶快下去。

〔二宦者如命将胡亥引下。 〔秦始皇在室内盘旋。

〔有间，李斯与夏无且抬怀贞夫人自右室出，置于台 前之矮桌上。赵高与卫士长抉持半死之高渐离由左 门入，置于地。

李 斯 幸好，还可以救活。把那花瓶里面的水拿来，给她洒 在她的脸上。

〔夏无且由书橱上将花瓶抱来，去其桂花，以手浇水， 洒于怀贞夫人面上。

**秦** **始** **皇** (行至高渐离侧)怎么样，处理了吗?

**卫士长** 启禀陛下，已经处理了。

**秦始皇** 你们就将这两间房子暂时作为他的隐宫，让他住下

去，不能让他死掉。 **卫士长** 是，遵命。

**秦始皇** (又折返至怀贞夫人之侧)唔，有希望吗?

**李** **斯** 启禀陛下，很有希望，两只鼓出来的眼睛也渐渐洼下 去 了 。

**秦始皇** 哦，一个面孔，割成了这样一个怪像!(向夏无且)夏

无且，你还会感兴趣吗? **夏无且** (微微呆笑)嚇嚇。

**秦始皇** 我看你也不必着急，将来总会有更好的配偶。(向赵 高)赵高，这个女人假使活转来了，就让她同高渐离 一道住在这儿。高渐离的眼睛已经瞎了，也须得有 人扶持。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心满意足的。还有，我

们这行宫须得全部搬家，这儿有鬼，不能再住人了。 **赵** **高** 是，遵命。

**秦始皇** 李斯、夏无且，就让赵高一个人在这儿处理。我们去 登琅邪台。

〔李斯、夏无且及卫士长等均奉命唯谨。窗外及门次 卫士整饬待命。

〔秦始皇俟诸人整饬停当，徐徐向左侧门走去。门次 二卫士先行领道。秦始皇之次为李斯、夏无且、卫士 长，鱼贯而下。赵高跪于矮桌之前恭送。

**怀贞夫人** (渐渐苏醒，呻唤，最后坐起，沉痛地叫出)你们这 些毫无良心的恶鬼们呀!

——幕下

**第** **四** **幕**

〔景如前，但系两月后之黄昏，为时巳交冬令。房中 布置亦略有改变。左侧后隅之书橱已换为衣架及盥 洗处。右侧前手置放桌椅之处换为矮床，上有寝具。 床前在舞台正中处小桌一，上有灯，有茶杯之类。壁 上挂弓矢处，挂一古琴。正面窗上尽垂布帷。窗下 亦置有矮椅诸事，围着一个火盆，火上有锡壶。

〔幕开，怀贞夫人由内室出，手执火纸煤，将外室内之 灯烛一一点燃。之后，坐火盆右侧矮椅之一上，顺手 由其旁小杌上之针凿篓中取衣物缝补。缝补一时后 停止，仰头凝视空漠。面伤巳愈，瘢痕历历。脸色极 苍白，但眼光凄炯，如含冷焰。仰视一时后，复埋头 缝补。

怀贞夫人 (有歌声自其唇间流出), 姬人鼓琴歌声乱；

可裂而绝罗縠单， 可超而越屏风浅，

可负而拔鹿卢剑。(歌声一时中辍，瞬复继起)

中入铜柱火星溅， 手无寸铁遭剑砍。

天地为之色惨淡， 杲日当空白虹贯。

(歌声复断，昂首望空漠处，眼中含泪。有间，自怀中 取出手巾拭去眼泪，又振作精神缝补。右侧有敲门 声。起立，置衣物于椅上，往开门)

〔高渐离一手执竹杖，一手抱筑，入门。

**怀贞夫人** 你回来了。(将筑接去，先置于小桌上) **高渐离** 多谢你啦，(扶杖入室)外面下着很大的雪。

**怀贞夫人** 住在房里， 一点也不知道。(助高渐离脱去外帔，

挂在衣架上)冻倒了吧?(扶之，就座于火炉左侧) **高渐离** 一点也不觉冷。

**怀贞夫人** (接其竹杖时，见与竹杖一道，握有无数铅条)哦，

你又拿了这么多铅条回来! **高渐离** 还是从夏无且那里拿来的。

**怀贞夫人** 前几次的都还没有用，你要写很多的乐谱吗?(将 竹杖倚于床次)

**高渐离** (含笑)乐谱固然要写。不过我现在的眼睛看不见写 了 。

**怀贞夫人** 我的眼睛不就是你的眼睛?(将铅条抱进内室，随 取净履一双出，为之换上)

**高渐离** 多谢你啦，我真不知道要怎么的感谢你。

**怀贞夫人** 这有什么呢?(自锡壶中倒了一杯开水递与高渐 离)你请喝杯开水，温暖温暖一下。

**高渐离** 多谢你。(接杯在手，呷之)

**怀贞夫人**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迟呢?

**高渐离** 因为要赶工。十二月看看就要到了。徐福奉到命 令，在十二月初六就要动身。可是那六千童男童女

还没有把音乐练好。因此我就增加了练习的时间。 **怀贞夫人** 你太辛苦了。你的身子已经不比从前，你昨天清

早又咯了一 口血吗? **高渐离** 好在今天没有咯了。

**怀贞夫人** 现在是不是还在发烧? **高渐离** 好象有一点。

**怀贞夫人** (以手抚其额)是有点微烧啦。要吃点药才行吧?

**高渐离** 不要紧的。我们有吐血症的人，这样的烧是家常便 饭。有得这么一点烧，反而觉得温暖一点。

〔怀贞夫人将杯子接去，置于桌上，取筑，打算挂之于 壁 。

**高渐离** 请不要挂，我回头就要用。 **怀贞夫人** 你还不想休息吗?

**高渐离** (含笑)不。回头还要做点事情，还得请你帮忙呢。

**怀贞夫人** 你还是早些休息的好吧?有什么事明天不好做 吗 ?

**高渐离** 等不到明天了。(略顿)刚才我在徐福那里接到通 知。他们告诉说：明天清早皇帝要赏雪，又要我去击 筑。这通知还在我怀里，(自怀中取出一木简，授怀 贞夫人)你请念一遍看看。

**怀贞夫人** (接受木简，念出)“饬高渐离。奉诏：今日初雪，皇 帝陛下决于明晨，驾临便殿赏雪。着高渐离在御前 击筑。此饬。中车府令赵高。 ”又要叫你去啦。 近来这样频繁地叫你!

**高渐离** 皇帝很喜欢听音乐，我近来击的筑也比从前好些了。

**怀贞夫人** (任意将木简置于桌上，取衣物于手，就座缝纫)我 倒觉得是一样的好。

**高渐离**、不，我的确是有进步，而且进步得快。(顿)我从前所 达不到的境地，现在是达到了。一击起筑来，我自己 就好象融化了一样。音乐和我，打成了一片。我随 着竹尺的上下，音波的抑扬，我和大宇宙的生命完全 化为了一体。我从前有过一种想法。我以为大宇宙 的生命就是音乐。它是无差别的，无形相的，无内外 的，一片生动的流，然而又是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极 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的海。- 不，不是从海外面看 的海，是从海内面看的海。我不是在一切的外边，我 是在一切的内边。这境地，从前我尽力的追求，总追 求不到。现在呢?我无心追求，却自然而然地显现 了。啊，那里有光，是一片的明光，没有丝毫的黑暗， 没有丝毫的污秽，没有丝毫的丑恶。那里有温暖，有 一片的清凉，没有丝毫的炎热，没有丝毫的焦燥，也 没有丝毫的寒冷。那里是关切幼儿的慈母的心，慈 母的眼睛，慈母的智慧。(略略有些激昂，起立而向 空中指示)啊，真的，那就是爱，那就是天地的心，那 就是人的本性!

〔怀贞夫人亦起立而授之以竹杖，并加以扶持。 **高渐离** 你相信我的这些话吗?

**怀贞夫人** 我相信，我也能了解。

**高渐离** 是的，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最能够了解的。那是一 片赤裸裸的至诚。没有丝毫的我见，没有丝毫的打 算，没有丝毫的夹杂的念头，只是一片纯真的、洁白 的，慈惠的心。啊，那是多么的美呀!那是春天的和 风，秋天的明月，人间的甘露，母亲胸脯上的奶!啊， 母亲，母亲，无限伟大的、无量寿考的、无形无像的宇

宙母亲!

〔怀贞夫人亦将两眼紧闭，向空漠中作深切的玩味。 高渐离 就象一个幼儿陶醉在母亲的怀里，我和宇宙，我和宇

宙的生命，融成了一片。(沉默有间)我现在很愿意 为你打一曲，唱一首歌。我要奉献给死了的季哥和 黄妈。

**怀贞夫人** 太辛苦了吧?

**高渐离** 不，一点也不。请你把筑递给我。 **怀贞夫人** (将筑取来)坐在床上弹奏吧。

**高渐离** 好的，坐在床上弹奏也很好。(杖行至床前，脱履，趺 坐于床上，受筑。并调喉嗓)

**怀贞夫人** (移一椅至床前，就坐)你打算要唱什么歌子?

**高渐离** 我刚才在雪地上走着，一面走，一面做了一首歌，我 把调子也做好了。

〔怀贞夫人复倾开水一杯授之，高渐离呷水润喉毕， 复递还。怀贞夫人置诸桌上。

怀贞夫人 等我把铅条找来，替你记录。

高渐离 不，请你回头记录吧。现在先请你欣赏。 怀贞夫人 我谢谢你。(复坐于椅上)

高渐离 (调摄停妥之后，开始击筑，继之以歌)

白渠水，何清粼， 秋风吹槐槐叶落， 又何人，扫为薪?

槐叶尽，秋风停， 往日歌声无寻处， 春来时，草又生。

燕子回，蝉声起， 蝉蜕依然槐树垠， 又何人，拾将去?

槐树老，其情哀， 茫茫天地一枯骸， 慈母心；未可灰。

赤子泪，慈母心， 纵随槐叶化为尘， 空明里，有清音。

〔歌毕，筑音犹有尾声。高渐离已泪流界面。怀贞夫 人亦掩泣不可仰。俄而筑音止息。高渐离置筑于 床，出手巾拭泪。

怀贞夫人 (抬起头来)高渐离先生，你今天晚上特别的悲哀，

甲无

高渐离 不，我不是悲哀，我实在是高兴。我高兴我的艺术是 进步了，我高兴我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皇 帝 。

**怀贞夫人** (略诧异)你能够更多去接近，你是更高兴的吗?

**高渐离** 是，我很高兴。皇帝他也很喜欢听我的击筑。前些

回我和他的距离是有一定的，他尺远远地听，远远地 听。近两次，我觉得他愈听愈入神，愈听愈接近，有 时候甚至于连他的呼吸我都可以听着了。

**怀贞夫人** 你是因为这样高兴的吗?

**高渐离** 是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感到高兴的。

**怀贞夫人** (有些不快)那你是受宠若惊了，你还悲哀什么呢? **高渐离** (沉着地，几乎一字一顿)我高兴我的时机到了。

**怀贞夫人** (有所悟)你是打算要? … … (急改口)可你什么工 具也没有的呵。

**高渐离** (急制止之)莫作声，外边有人来了。

〔后侧门上有叩门声。 **怀贞夫人** (起去开门)谁呀? **徐** **福** (内声)我，徐福。

**怀贞夫人** 请进来吧。 〔 徐福入场 。

**徐** **福** (一面脱着外帔)外边的雪愈下愈大，你们这里真暖 和，简直是如登春台啦。

**怀贞夫人** (指床前坐椅，肃徐福就座)徐福道长，请你坐。

**徐** **福** 多谢你，怀贞夫人。(就座)高渐离先生，看对不住，

又来搅扰你，你打算睡了吧? **高渐离** 不，我还有一会。

**怀贞夫人** (倒开水一盅授徐福)请喝杯汤水。 **徐** **福** (受之)谢谢。

〔怀贞夫人退坐于炉之左畔缝纫。 **高渐离** 徐福道长，有什么见教?

**徐** **福** 小小有件事要同你商量。刚才我们又接到中车府一 道饬令，要我们明天派些童男童女去参加赏雪会，有 些歌舞的节目，须得和你商量一下。(自怀中取出木 简)这饬令的原文我念给你听吧。“饬方士徐福：今 日初雪，明晨皇帝陛下驾临便殿观赏，除已分饬高渐 离御前击筑之外，兹复奉诏，令该方士徐福就童男童 女中挑选最优秀者各六人，呈献歌舞，以供御览。急

切勿误。中车府令赵高。”(读罢，复收入怀内)我就 专为这件事来请教你的。

**高渐离** 这分明是有考核的意思了。 **徐** **福** 当然，所以要请教你啦。

高渐离 关于人选，你自己可以决定。关于歌舞的节目，我看 可以唱《琅邪台》第六章，其次是跳“蓬菜舞”,大约有 得这两个节目也就可以敷衍过去。假使不够，临场 还可以决定的。

徐 福 是，你这个意见很好。皇上所要听的是你的击筑，童 男、童女的玩艺儿不过是陪场罢了。实在是考核的 意义居多。高渐离先生，你打算演奏一个什么节目?

**高渐离** 我打算演一个惊天动地之曲。 **徐** **福** 是你新编的曲子?

**高渐离** 是我新编的。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全部心血来编 的 。

**徐** **福** 恭贺你，我们明天倾诚欣赏。

**高渐离** 不过明天能不能够演出，也还没有一定。我还没有 十分编好，还得赶一番夜工呢。

徐 福 你编曲子是很好的，那可不成问题。本来我可不必 再搅扰你了，但我还有几句话想同怀贞夫人谈谈。 因为我也难得来，而且不久又要走了，这个机会不好 错过。

**高渐离** 请不要顾虑，我此刻也想多听听朋友的话，假使你的 话我是可以听的。

徐 福 你当然可以听的。我要讲的话也只好在这儿讲，在 别的地方我不敢乱讲。(回顾怀贞夫人)请把门户关

*严一下。*

**怀贞夫人** (起身将左后二门上键)徐福道长，请你到这边来。 (自归原位)

徐 福 (起行至炉畔，与怀贞夫人相向坐)你们这个地方实 在是舒服。这原是中车府令住的地方，你们是知道 的吧?

**怀贞夫人** 知道的。

**高渐离** (将筑检顺，起身子睡下)对不住，我要躺着听。

**徐** **福** 不用客气。(回顾怀贞夫人)这房里我以前来过三 次，都是在两个月以前了。第一次是中车府令召见 我，说皇帝陛下准备召见，要我准备。第二次是三天 后的晚上我来催问他，关于召见的事。第三次就是 那第二天的清早为令姐的事情，和你们一道受审问 的时候了。令姐怀清夫人，究竟是为什么死的?你 们知不知道?

**怀贞夫人** 丝毫也不知道。

**徐** **福** 哼，说来也真是气人，而且恐怕谁也不大相信。 **怀贞夫人** 是怎么的呢?

**徐** **福** 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的，除中车府令外，就只有我 了 。

**怀贞夫人** 是中车府令害了我姐姐的吗?

**徐** **福** 不，不是，你听我慢慢地对你讲吧。对不住，我想再 喝一杯开水。(自取杯斟水而饮)

**怀贞夫人** 简慢得很。

**徐** **福** 自己人无须客气，客气倒反而使我受拘束了。(把喉 噪清理了一遍)唉，就是那第二次来见中车府令的那 天晚上。我来的时侯，十八皇子胡亥在这几和府令 掷骰子。我和府令谈了不一会的话，一位小宦者匆

匆忙忙地跑来报告，皇上私自从这后园里来了。我 一时着了慌，找不着出路，是府令指点我，要我就在 那边内室里去躲避一下。(向右室指示)

**怀贞夫人** 现在是我住在那里面。

徐 福 我就照着他的指示，进内室里去躲，还把他们掷骰子 的工具也一道抱进去了。回头我听见秦始皇帝果然 来了。来了不一会又听见他命令随来的宦官把十八 皇子先带走。唉，就在那十八皇子被带走之后那一 刻，秦始皇帝对中车府令说出一套出人意外的秘密。 (又将水呷了一两口)

**高渐离** (此时将上半身由床上挺起来，留心谛听)下文是怎 样?

**徐** **福** (又把喉嗓清理了一遍)我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听

见皇上说：我只晓得怀清夫人有钱，没想出怀清夫人 竟那样美貌。见了她一面之后，便起了一个念头。 他叫中车府令就在当天晚上设法。中车府令便说： 明天要请她去登琅邪台，就此借口请她到这儿来过 夜，皇上亲自来向她要求，便会万无一失。——这便 是我所知道的全部秘密。令姐究竟是为什么死的， 大概可以不言而喻了吧。

**怀贞夫人** (愤恨地)哦，真没有想到竟有这样的事!

**高渐离** 第二天审判的时候， 一篇忠孝节义的大文章真够堂 皇啦。

**徐** **福** 满嘴的忠孝节义，满腹的淫佚骄奢，这就是暴君们的 拿手好戏啦。

**怀贞夫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去采仙药，还要使几千童男、 童女为他作牺牲!

徐 福哎，怀贞夫人，你这样聪明的人怎么还不知道我的用 意呢?我们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实在是呆不住，活不 下去了。你以为真正有什么仙药吗?不过作为口 实，想带一批年青人去逃难罢了。我们要到海外去 找自由的地方，哪里是去找仙药喲。

**高渐离** (惊异地)哦，你竟有这样的打算?

徐 福 老兄，你应该知道，如今的人差不多谁都有两个面 孔。你想，假如要表面如一，那你在世间上还站得住 吗?现今有好多人在谈医药，讲卜筮，夸大阴阳五 行，假托黄、农、尧、舜，其实都是有苦说不出的。

**怀贞夫人** 那么,夏无且也和你所说的一样?

徐 福 (笑)啊哈哈哈哈哈，笑话，夏无且也是有苦说不出 的 。

高渐离 (亦笑)你不要笑，那家伙近来也受了你们的感化啦。 拚命地在那儿炼丹，把这琅邪城的铅条都收买干净 了 。

怀贞夫人 你们这批方士道长们近来也真闹得够有劲了。什 么韩终、侯公、卢生、石生，开口便是神仙，闭口就是 不死，我不知道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死呢。

徐 福 我们吗?嚇,真真是永远不会死的。世间上有野心 家存在的一天，也就有我们存在的一天。你听说过 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反过来也是真理，便是 “大盗不止，圣人也就不死了。”啊哈哈哈哈哈。我的 话说得太多了，似乎是应该走的时候了。(起身告

辞)我祝你们晚安。(往衣架处着其外帔) 高渐离 祝你晚安。

怀贞夫人 (起送至后门侧)再见。

**徐** **福** 再见。(在外)哦，简直成了一片银世界了!

怀贞夫人 (将门关好，回至高渐离前)没有想出这位道士也 是一位有心人。刚才我们的话被打断了。你说你的 时机到了，你要怎么啦?

**高渐离** (又将筑拿过手来)你刚才说我没有什么工具，这就 是我的工具。

**怀贞夫人** (微笑)你这个工具!只能打得进别人的心，却打 不进别人的身。

**高渐离** 不，怀贞夫人，我拿了些铅条回来是有用的。 **怀贞夫人** 有用?(悟觉)你是打算把它加重?

**高渐离** (颔首)是的，所以我刚才说，要请你帮忙啦。

**怀贞夫人** 那我真高兴，我真高兴。(活跃起来，仿佛年青了)

**高渐离** 不过，恐怕不仅是加铅条，还须得把你的生命加上 去 。

怀贞夫人 我早就是有觉悟的。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 总归是死，我也总归是死。我已经和你共患难，我还 能够和你同生死，我真是高兴，真是高兴!(表示出 由衷喜悦的神气)

**高渐离** 啊，怀贞夫人，我感激你。

**怀贞夫人** 倒该我感激你呢。你赶快告诉我，铅条该怎么加? 明天清早就要用啦。

**高渐离** 把它加在下面的竹心上，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究 竟该怎么加法，请你费心。

怀贞夫人 等我拿铅条来试试看。(进内室抱铅条一大捆出) 这一大捆铅条差不多有十斤重了。哦，我想到办法 了，我想整个儿在这筑下边做一个布套子，两头用松 紧带拴好，中间尽量的把铅条装进去。

高渐离 不错，这办法很好。我前几天也想过好些回，我想用 绳子来套，用木片来钉，都没有你这办法好。

怀贞夫人 (将铅条置于床上)你把筑给我，让我试试看。(受 筑，以铅条比量)要三四根铅条才够得上一只筑长 呢。(顿)这有办法，我把铅条用线来联结起来，使得 它和筑一样长，那就好使用了。

**高渐离** 怕也要使你赶个夜工吧?

**怀贞夫人** 我看这费不到好多工夫。我要抱进我房间里去 做 。

〔怀贞夫人先将筑抱进内室。其次再抱铅条，再拿针 凿。最后尚将外室略略整顿了一番。

怀贞夫人 你不再喝点汤水吧? 高渐离 不，谢谢你。

怀贞夫人 那么,我进里面去了。 高渐离 请你方便。

〔怀贞夫人入内室。

〔高渐离在床上危坐，不作声息。俄顷先作击筑姿 势，继乃以两手相并作打击状。如此者再三，乃上

床，寻竹杖，在室中扶杖盘旋。时时以杖代筑，练习 打击，或击床栏，或击坐椅。脸上时发出清冷之微 笑 。

〔有间，左侧门外有叩门声。高渐离即前往开门。怀 贞夫人亦由内室露出头面，见门已开复退回。小宦 者持灯入。

**小宦者** 高渐离，有位方士名叫商遗，到中车府来，请求见你。

我现在把他引来了。 **高渐离** 商遗?请进来吧。

**小宦者** (回向门外)请你进来，商遗道士。

〔商遗入门，即宋意之乔装，与徐福相仿佛。 〔宣者将下。

**高渐离** 小朋友，请你顺便到夏无且先生那里去一下，要他立

刻派人为我再送点铅条来，因为童男、童女们要用。 **小宦者** 是，知道了。(下)

〔宋意即代为关门，并键好。

**高渐离** 商遗道长，请你烤烤火吧，雪很大啦!

**宋** **意** ( 脱去外帔，挂在架上，仍用伪声)多谢你。外边的雪

真是大得可观，明年一定又是丰年了。 **高渐离** 商遗道长，你请坐。

**宋** **意** (估计宦者已去远，进前握高渐离手，用本声)高浙 离，你真受苦了。

**高渐离** (惊诧)谢谢你，你是谁?

**宋** **意** 你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我就是宋意! **高渐离** 你怎么又到了这儿?

**宋** **意** (扶高渐离坐火炉右侧)你也请坐，让我慢慢地讲。 (自就左侧相向坐)

〔怀贞夫人闻声，自内室出。 **怀贞夫人** 宋意先生，你还活着!

**宋** **意** (吃惊)你，你，你是谁? 怀贞夫人 我是怀贞啦。

宋 意 ( 起立迎之)哦，怀贞夫人，你可改变得不能认识了! 怀贞夫人 你又化了装?

宋 意 不化装，我那里敢到这儿来呢?

怀 贞 夫 人 (斟开水一杯授宋意)请喝杯滚水。 宋 意 (接杯)多谢你。(呷水)

**怀贞夫人** 宋意先生，我有一点事在手里，不能奉陪。请你们

在这儿慢慢谈。

宋 意 自己人，不要关照。

〔怀贞夫人退入内室，宋意、高渐离各自坐还原位。

宋 意 高渐离，你真是吃了大苦头啦。我在泰山的时候就

听说你被递解到这儿来了。也听说你遭了腐刑，把 眼睛也弄瞎了。

**高渐离** 真有趣，前回在宋子是你瞎着眼睛和我见面，这回倒 是我瞎着眼睛和你见面了。

**宋** **意** 可我那回是假的，你这却是真的。很不方便吧?

**高渐离** 倒反而觉得更好了。开始瞎掉的时候，真是一切都 成了黑暗，就好象被人投进了无底的深渊。现在倒 好了，和黑暗世界绝了缘，眼前只看见一片的光明。

宋 意 你老是爱这样神乎其神地说，眼睛看不见了，我想总 得是不大方便的。

高渐离 要说不方便，自然也有些。不过一习惯了，虽然没有 眼睛，却好象周身四体都有眼睛。我的一切感觉都 比以前更灵了。丝微有些风吹草动，我都可以看得 见，甚至连别人心里所想的什么,我都可以看得见 了。以前我听不见的声音，我听得更精微，以前我尝 不到的味道，我尝得更奥妙。有香气的东西都比以 前更香，细腻的东西都比从前更细腻。美的呢总比 以前更美，丑的呢也比以前更丑了。

宋 意 好啦，好啦，听你这样说来，你简直是只好去感谢那 使你瞎了眼睛的人了。

**高渐离** 不过我瞎了眼睛得到好处，是我自己得到好处，并不 是谁给我的。我并没有意思要向谁感谢。我自己吃

苦没有什么,我最怕别人家吃苦。这也是瞎了眼睛 来的一种变化。我听不得别人呻唤，尤其听不得小 孩子的哭声；听了就好象有针在刺我的心，使我心 疼。别人身上的苦痛，别人心里的悲哀，我比以前感 觉得更加锐敏了。因此我对于使别人痛苦，使别人 悲哀的人，我也就恨得比以前更加深刻。我的这些 心境，你怕很难体会吧。

**宋** **意** (把两眼闭了一下)你的意思真是深刻。可惜我把眼 睛闭着，也体会不上来。

高渐离 这些话都放在一边吧，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宋 意 才到。到了我就往中车府里去打听，我说，我很想看 看你这样稀奇的 一个人。他们便把我送来了。

**高渐离** 你真是冒险，万一遇着夏无且，不是立刻就把你认出 了吗?

宋 意 我想就是夏无且见到我，也不见就认得出。我是化 了装的，我比从前更胖了，而且(走至高渐离前，把头 上道帽去掉，显出一个只有稀疏几根头发的秃头)你

摸摸我这脑袋看，我的头发已经没有几根了。 高渐离 (如嘱抚摸之)哦，这是怎的?

宋 意 (退回原位，仍握帽于手中)我自从从宋子逃跑之后 便跑到齐郡来，在泰山生了一次大病，大烧不退，水 米不沾，整整病了我一个月。我又调养了一个多月， 才渐渐地复了原，赶到了这儿来。就靠那一场大病， 把我的头发通同给病脱光了，而且我比从前也更胖 了些。这是我自己就要假也假不出来的。

高渐离 不过我总替你担心。你感觉不到的危险，我比你感 觉得更迫切。我近来的心比从前更透明得多了，看

的东西也比从前看得更深更远。我们以前做过的 事，我觉得都是很浅薄的。就拿我们的好朋友荆轲 来说吧，我觉得他很可惜，被人糟蹋了。本来他是有 学问的人，偏偏被人家利用来作为了刺客。假使燕 太子丹能够拿兵给他带，拿国家大事给他处理，我不 相信燕国就一定要灭亡。(沉默，若有所待)

**宋** **意** (闭目沉思一会)你这个意思，我倒还能够体会了。 你的见解，和以前是有些不同了。

**高渐离** 所以你假如是听信我的话，我倒希望你改变作风。 **宋** **意** (闭目沉思，有间，睁目凝视高渐离)怎样改变?

**高渐离** 我希望你把这种走江湖的刺客生涯告 一个段落。 (略顿)用刺杀来解救困难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荆 轲所不能做到的事，我们也断难做到。即使你做到 了，你刺杀了一个人也解救不了天下人的苦难，说 不定这苦难还会愈来愈深。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涯 是没有意思的。

宋 意 你是要叫我做一个隐君子，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吗? 高渐离 不，我也不是那样。我是希望你成为一个更有作为 的人。不出十五年之内，我看定，天下一定要大乱。

现在天下的人都成了奴隶，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 步了。但是大家还在忍耐，忍耐。人人都是有好生 之德的，不到万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铤而走险。所 以大家都好象在天旱的时候等待甘雨，至少也希望 有得一点云彩来把那炎炎的烈日遮蔽一下。然而太 阳老是愈来愈猛，逼得什么都干枯了。只要谁点一 把火，立刻便要大火燎原。这光景，我看，不出十五 年一定要爆发。(略顿)我希望你至少能够做到一位

点火的人。

宋 意 高渐离，你把我估价得太高了。假使荆轲还在，他一 定值得受你这样的期待。但我根本就是一个不学无 术的狗屠。

高渐离 一个人固然不可以妄自尊大，但也不可以妄自菲薄。 我们即使做不到，也要努力朝那个方向走。自己做 不到，也要帮助别人做到。成功不必在我啦。荆轲 虽然死了，世间上一定还有荆轲那样的人。我们假 如发现了那样的人，就得帮助那样的人成就大事。 最要紧的还是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晓得老百姓 的甘苦，要能够替他们想办法。(突然惊觉)唔，你 听，有什么人来了!

宋 意 (倾听)我没有听见什么。

高渐离 不，人很多，脚步的声音很多!是向着我们这里来

的 。

〔怀贞夫人亦走出倾听，声音渐近，直至左侧门外，门 上有急骤的敲门声。怀贞夫人前往为之开门，夏无 且率领卫士数人冲入。在室中伫立，凝视宋意。宋 意与高渐离均起立。

**夏无且** (指宋意)这位就是新来的方士商遗吗? 宋 意 ( 极力镇静，用假声)是，我是商遣。

夏无且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宋** **意** 我是从泰山来的。

**夏无且** 你是高渐离的朋友?

**宋** **意** 不，不是。我觉得他这人很稀奇，我是来看稀奇的。 **夏无且** (迟疑了一会)唔，算是我的误会。我还疑心，你就是

宋意。大凡作鬼的人就连改假名字都有时候要露马

脚的。商遗，宋意，声音很相近啦。我也问了问你的 身裁。看来的确是我误会了。宋意没有你这样胖， 也不象你这样秃头啦。对不住，搅扰了你们。(还向 高渐离)不过你要的铅条我给你带来了。高渐离!

(自卫士之一手中取铅条一束授之) **高渐离** (接受着)多谢你。

**夏无且** 这东西我很多，将来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希望你

多编些曲子。 **高渐离** 谢谢你。

**夏无且** 好，对不住，搅扰了。(挥卫士)转去!

〔卫士及夏无且均下。怀贞夫人又将门键上。

**怀贞夫人** (至高渐离前)把铅条给我吧。(接过铅条，返入内 室 )

**宋** **意** (瞠目结舌者有间)好了，高渐离，我决定遵从你的意 思，我要认真改变作风了。请你给我一些办法。

高渐离 要动手做就有办法，路是人走出来的，要走就有路。 我现在空空洞洞地也说不出什么来。我看，你应该 研究一下兵法，孙膑、吴起、司马穰苴、信陵君，他们 的兵法书，你都可以读一读。儒家和法家的书，特别 是荀卿和慎到的书，你也可以读一读。你能够到江 东去，是一条出路。那儿楚国的遗民很多，楚国和秦 国的仇恨最深，秦国的势力也有点鞭长不及，将来天 下大乱的时候，一定是从那儿开头。你假如肯听，是 会有好处的。

**宋** **意** 照着你这个意思办，我要从新做人。你自己呢?你 究竟打算怎样?

**高渐离** 我吗?我是不中用了。

**宋** **意** 怎么的?你怎么这样的颓废?

**高渐离** 我是腐了的人，眼睛瞎着也不能够做应付外界的事。 我还要告诉你，昨天我又开始在咯血了，我现在也是 在发烧。

**宋** **意** (抚其额)哦，真在发烧!我不应该让你说了这么多

的 话 。

高渐离 不要紧的，你来，我实在高兴，我又算了了一桩心事。 我们分道扬镳好了，你去开辟未来，我来承继既往。 就是怀贞夫人我也替她考虑过。她的面容已经毁 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容易被人发现，因而我看她 也就只好和我一样走着以往的路了。

宋 意 好吧，我接受你的指示。我告诉你：我打算稍微改换 一下我的名字。我想改成“宋义”,义是道义的义啦。 十五年之后假使有这个名字传到你的耳朵里来，请 你高兴吧，那就是你的一位朋友替你实现了你的意 志 了 。

高渐离 (不觉潸然)我真高兴，我是用不着等到十五年之后 的。宋意，你还记得我们在宋子城外相会时的情景 吗?

宋 意 怎么不记得?那大槐树下的酒家，那白渠河畔的幽 雅，那夏无且的诡诈，还有那位小宝宝的天真，那位 老婆婆的多话……我怎么会不记得?

高渐离 那位天真的小兄弟，那位多话的老婆婆，你怕不知道 吧?就在你走了之后，他们为要保护我，保护怀贞夫 人，都被夏无且嗾使着卫兵们把他们活活据死了。

宋 意 啊，被据死了!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好，我不想再 多扰你了，请你安心的静养。就在今天晚上我要冒

着大雪远走江东。(着帽，向衣架取外氅，披上) **高渐离** 好的，我也不想久留你了。千万保重。(拱手)

**宋** **意** (亦拱手答礼)保重，保重。(向内室呼出)怀贞夫人， 保重!

〔怀贞夫人自内室出。 **怀贞夫人** 你就要走了吗?

**宋** **意** (向左侧门走去)我走了，我要连夜的离开这儿。 **怀贞夫人** 真真地希望你千万保重。(送宋意至门次)

**宋** **意** 多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行至门次，复回顾高 渐离)

〔高渐离立室中，凝目注视。宋意下。

〔怀贞夫人倚门而立者有间，室外有打三更之声。

**怀贞夫人** (回身将门关闭，至高渐离前)已经打三更了，我看

· 你可以休息了吧，我的针凿也只要几刻工夫就会做 好的，请你放心啦。

**高渐离** 多谢你，我的确也有些疲倦了，就请让我先睡吧。

**怀贞夫人** 那样很好，你使我也放心。(扶高渐离至床，帮助

解脱衣履，让其睡好，并将被褥为之盖上) **高渐离** (连说)对不住，对不住。

〔怀贞夫人在四处略作收拾之后，将室中灯亮全灭。 ——幕下

**第** **五** **幕**

〔琅邪行在之便殿。右手设御座，矮而博大，在二三 层坛站上，比平地高可尺许。正面右半有栏杆，栏杆 下一段阶墀供人坐息。栏杆上有帘幕垂罩，可透视。 左半再退后数尺，形成进出口之月台，月台正面亦有 栏杆，左右均有阶段通外部，前面亦有阶段通便殿。 此入殿处左右两侧均有帷。帷幕栏柱等色彩可以任 意配合，惟须表示其堂皇富丽。背幕一片雪景。正 中处有庭燎，地炉四方，中燃炭火。

〔幕开，高渐离坐右手栏杆下，靠舞台正中处，膝上置 筑。徐福与赵高从月台左侧走出。后跟童男、童女 各三人。

**徐** **福** 府令公，那六个人的“蓬菜舞”,还可以满意吧?

赵 高 (故意接近其耳畔发言)舞还差不多，只是唱得不大 高妙。

徐 福 时间太短了，才两个多月啦。练习不够。最近一个 月还亏得高渐离先生帮忙呢。

赵 高 (故意接近其耳畔发言)马虎一点也不要紧，皇上并

不注意你们的歌舞，皇上是喜欢听高渐离的击筑。 徐 福 就因为这样所以才敢拿出来献丑。

赵 高 (嫌其唠叨，不作理会，指挥六人)你们通同坐在这一 边，(指左侧)可分成两排，女前男后。(俟男女如嘱 就位后，行至高渐离前)高渐离，你准备好了吗?

**高渐离** 准备好了。

**赵** **高** 那么,我就去禀告了。(向徐福故意接近其耳畔发 言)这儿没有你的席位，你还是下去等着，等皇上要

召见你的时候，你再上来。 徐 福 (鞠躬)是，是，是。

〔赵高步上月台，由右阶下。徐福随其后，由月台左 阶下。

[俄而赵高复持节由右阶上，立月台正中，向外将节 一挥，钟鼓齐鸣，高渐离及童男、童女六人将头埋下， 匍匐于席。有卫士六人先由月台右阶升上，均步过 月台，向左阶而下。

〔秦始皇帝冕旒衮服，由月台右阶上，赵高屈一膝跪 迎。胡亥、蒙毅、李斯，相继而上。其后复有卫士数 人，即伫立于栏外。秦始皇在入口处睥睨一番，携胡 亥入殿，登就御座。胡亥坐其膝旁，蒙毅立于其后， 李斯坐高渐离之侧。赵高执节仍立于月台上，将节 一挥，钟鼓停止。

秦始皇 (指童男女六人，向赵高)那就是徐福的童男、童女 吗?

赵 高 (侧身鞠躬)是，陛下。这是一队唱歌的，还有一队跳

舞的随后入场。

秦始皇 他们准备唱什么?

赵 高 先唱《琅邪台刻辞》第六章，配上“莲菜舞”。另外也 还准备了一些节目，要看陛下的兴趣怎样，再请定

夺 。

秦始皇 就叫他们先唱《琅邪台》,跳“蓬菜舞”。 赵 高 是。(又将节挥动，钟鼓之乐复起)

童男女六人 ( 合 唱 )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尽北户， 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同歌返复唱三遍。

.〔歌第二遍将开始时，童男、童女各六人，头戴马、牛、 羊、豕、兔，鹿各色面具，身着各色之衣，应钟鼓之节 奏与歌声，由月台左阶跳舞而出，至秦始皇前作敬福 之态，绕庭燎而舞。舞至第二遍，歌将毕，复由原路 跳舞而下。

〔歌第三遍毕。赵高再将节向外一挥，钟鼓之乐复

止 。

**秦始皇** (向胡亥)你很高兴看吧?

胡 亥 不，我不喜欢这种孩子气的东西。我和爸爸一样，喜 欢听高渐离击筑。

**秦始皇** 唉，这孩子真象我。歌词也太古板了一点?

胡亥是啦，那种古古板板的东西，只好刻在石头上。

**秦始皇** (大悦)这孩子简直是绝顶聪明。(回顾李斯)廷尉 刻词是你的大作，你看这批评还恰当吧?

**李** **斯** (虔敬地)十八皇子真是聪明天纵；他的批评是万分 恰当的。

**秦始皇** 顺便我也想来批评一下，首先，你这是四字 一句，两 句一韵的老调子，和本朝以六纪数的精神有点违背。

李 斯 (更虔敬地)臣下十分惶恐。臣下做这《琅邪台刻辞》 的时候，本是提醒着以六纪数的精神的，所以全体分 为六章，每章二十四句。四六二十四，含有尊六的精 神在里面。所以对于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这一点， 便不免从权了。

泰始皇 你的《泰山刻词》便要更合法度一点。那是四字一 句，三句一韵，三四一十二，二六一十二，这就是以六 纪数的意思了。你那全辞是多少句。

**李** **斯** 三十六句。

**秦始皇** 六六三十六，也是以六纪数的。所以，以后你再做这 种文字的时候，你还是应该照《泰山刻辞》的办法，四 宇一句，三句一韵。

李 斯 是是，臣下一定要遵守意旨。

秦始皇 索性来他个六字一句，那毛病也怕会更加少得多了。 李 斯 是是，只是六字句的东西，做起来恐怕更难得条畅。

秦始皇 那也由你们去斟酌吧，这样的话今天可不用多说了。 我们还是听高渐离击筑吧。(向高渐离呼出)高渐 离!

**高渐离** 到 。

**秦始皇** 听说你最拿手的曲子是《荆轲刺秦》,今天要请你打 这一曲。

**高渐离** 恐怕有点冒昧。 ……

**秦始皇** “冒昧”?你是顾虑着荆柯所刺的就是我吗? **高渐离** 小民不能不有这样的顾虑。

**秦始皇** 这是多余的。其实象荆轲那样的忠臣烈士，我倒是

钦佩的。人各为其主，在我的一些臣民里面也正希 望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今后对于荆轲，要表彰他。 我同时还要表彰豫让、要离、聂政，这些都是大忠大 义之人。我丝毫也不感觉你在我面前唱“荆轲刺秦”

会有什么冒昧。你不要顾虑，尽管唱。 **高渐离** 不过，我听说，内容和事实有点不符。 **秦始皇** 外边所传的事实究竟是怎样?

**高渐离** 当初我们在燕国所听到的是说：荆轲在陛下面前展 开督亢地图，把图翻完的时候，便现出了匕首。于是 荆轲右手执着陛下的衣袖，左手拿着匕首便要刺进 陛下的胸膛。

**秦始皇** 是的，他那时候的确是左手拿的匕首，因为匕首卷在 地图里，把地图展开完，匕首自然就会落到左手的。

**高渐离** 但是夏无且告诉我，说是左手执陛下之袖，右手执的 匕首。

**秦始皇** 那是他的错误。还有什么不同吗?

高渐离 还有就是正当那样的时候，陛下便对荆轲说：“今天 的事情是你得到胜利，不过在死之前我很希望听一 次琴声，让我一面听着琴，一面死去。”

**秦始皇** (微微闭目而点头)唔，是啦，我是最喜欢听音乐的 啦 。

高渐离 于是荆轲也就依从了陛下的话，便有弹琴的女子被 召上殿来。那女子一面鼓琴， 一面唱。唱的歌词是： “罗彀单衣，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 之剑，可负而拔。”陛下听了这歌词，便把衣袖振断， 跳过了背面的屏风，把长剑转到背后，也就一下拔出 来了。

秦始皇 (连连点头)唔，是的，是的，我那时的确是有那样的 从容，也的确是有那样的机敏，被你这样一提起，真 真是一首很好的诗啦。在我自己当时竟不觉得。

**高渐离** 不过夏无且告诉我：这些都和事实不符。

**秦始皇** 唔?他是那样说的?

**高渐离** 他 说：那是怎样千钧一发的时候，荆柯即使有那样的 从容，陛下那能会有那样的从容?

**秦始皇** 唔?这简直是胡说!他竟敢于诽谤我!他还说过什 么?

高渐离 他说：我们所传的，荆轲见陛下的长剑拔出了，情急 势迫，便只好把匕首向陛下投掷，把陛下的耳朵割掉 了，也是不实在的。

秦始皇 这还不实在?我的左边的耳朵明明是有残缺的。他 假使是再投到右边一点，投到我的面孔的当中，那我 的命就老早送掉了。他的来势真猛，匕首投中在铜 柱上，还打得火星子溅呢。

高渐离 但是，夏无且告诉我：这也和事实不符。他说：荆轲 的匕首是有名的徐夫人匕首，是用药煮过的。假使 伤了陛下，陛下怎么还会不死?

秦始皇 唔?这真是瞎说!难道他就想不到，药性久了是会 走的吗?难道他就想不到：我本是上帝的化身，任有 怎样的天灾、人患，都是有百神扶持的吗?照他说， 我究竟是怎么得救了的呢?

**高渐离** 他 说：就全靠着他。 **秦始皇** 就全靠着他?唔?

**高渐离** 他说：荆轲绕着殿上铜柱追逐陛下，陛下的剑太长 了，怎么也拔不出来。殿上的群臣手无寸铁，陛下的

卫士没有命令，不敢动。陛下只是在铜柱间逃来逃 去地逃命。

**秦始皇** 他把我说得那样可怜，哼! **高渐离** 那时候就全亏了他……

**秦始皇** 唔，全亏了他!怎样全亏了他?

**高渐离** 全亏了他把所佩的药囊解下，向荆轲打去，打中了荆 轲的面孔。荆轲的势子受了挫折，陛下才喘得了一

口气。同时也有人关照陛下，把剑转过背后拔，陛下 照那样做了，也才把剑拔了出来，把荆轲的左腿砍断 了 。

秦始皇 哼，这东西!照他说来，他完全是我的恩人了。他那 天何曾投过药囊?并且他根本就没有在殿上。(向 李斯)廷尉，你应该记得。

**李** **斯** 他那天似乎不在。

**赵** **高** (插口)不，他的确不在。陛下当时没有生病，怎么会 有侍医在殿上呢?

秦始皇 对啦，赵高，你的记性最好，一点也不错。这夏无且 简直是该杀，他怎么这样的毁坏我!我一定要追究! 高渐离!你要知道，荆轲是英雄，我也是英雄。英雄 惜英雄，丝毫也不会有什么“冒昧”。即使那歌词里 面有什么伤负我的话，也是人各为其主，我当时也还 并没有做你的主子啦。你尽管放胆地唱。

高渐离 陛下一定要听，那我就只好冒昧了。(调筑，先鼓出 一段前奏，继乃随鼓随歌，将其犯忌之字句略加改 易 )

〔秦始皇于鼓前奏曲时倾耳静听，惟至闻歌声，即起 立，胡亥效之。父子徙倚下坛，应着节奏作种种姿

态 。

高渐离 (唱)荆轲慷慨别燕丹，歌声变微入云端。 送者人皆白衣冠，将军首级血未干。 将军者谁於期樊，督亢地图封在函。 西入咸阳叩秦关，屠龙使者下龙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秦王宫殿何森严，执戟郎中数且千。 舞阳色变不敢前，荆轲谈笑秦王欢。 秦王教取地图看，披图图穷七首见。 衣袖被执遁无缘，性命已在瞬息间。

**秦** **始** **皇** (帮腔)“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高渐离 (唱)秦王到此殊坦然，笑向壮士求 一 言：

“欲召姬人鼓琴弦，听琴而死死亦甘。” 姬人鼓琴歌声乱，可裂而绝罗彀单。

可超而越屏风浅，可负而拔鹿卢剑。

**殿上人** (同声合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秦王奋袖袖乃断，超越屏风负长剑。 荆轲逐王铜柱间，掷以匕首伤耳畔。 中入铜柱火星溅，手无寸铁遭剑砍。 天地为之色惨淡，杲日当空白虹贯。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殿上殿下均同声合唱。

〔歌毕，尚奏尾声。秦始皇已忘乎其形，愈摇动其身

体，愈向高渐离身旁走去。筑声划然中止。 **秦始皇**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真好!

高渐离 (突举筑头向秦始皇打去)我还要打得更好。(未中， 索性起立，连番打去，打一下，叫一声)打你这个暴 君!(打)打你这个恶鬼!(打)打你这个混世魔王! (每次均落空)

**秦始皇** (被打，初颇着急，继反出以戏弄，最后竟笑出)啊哈 哈哈哈，瞎了眼睛的扑灯蛾!你们把他捉着!

〔李斯、赵高各挽勒高渐离之一臂，蒙毅夺其筑，胡亥 遁藏于椅下。

**蒙** **毅** 陛下，他这筑里面藏有重实的东西! **秦始皇** 给他扯开来看!

**蒙** **毅** (扯去布套，铅条落出)通是一些铅条!

**秦始皇** 哼，这不知死活的东西!公然蓄谋图刺!是谁帮你 搅的? - -

**高渐离** 是我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秦始皇** 哼，你是一个瞎子，你那里来得这许多铅条，那里能 做得这样的布套?一定有人通谋，你说，你说!

高渐离 是，是有人和我通谋，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 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

魔鬼，除掉你这个…… **秦始皇** 把他的嘴勒着!

〔蒙毅即以筑之布套勒其口。

**李** **斯** 陛下，我看和他同住的那个女的，一定和他通谋。 秦始皇 把她捉来!

**蒙** **毅** (向栏外卫士)她就在殿下边，她是高渐离的引路人。

你们走两个人去，赶快把她捉来。 **秦始皇** 还有!快去逮捕夏无且!

**蒙** **毅** 逮捕夏无且!快!快! 〔窗外卫士四人应声下。

秦始皇 (愤愤然走上御座)不知死活的东西，简直是扑灯蛾! 我是上帝的化身，我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的第一个 真人。我有百神扶持，群星保佑，阴阳五行不能侵犯 我的身体，天地四方不能笼罩我的伟大。六国诸侯， 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都把我无可奈何，都被我接一 连二地铲除干净了。你个半死的痨病鬼，没眼睛没 肾子的混蛋!你公然会发疯，会做梦!几根铅条，半 边竹子，你就想要把我打死，你简直是螳臂当车! 哼!

〔卫士二人自月台左阶拥怀贞夫人入。 **卫士一** 通谋的奸妇捉到了。

**秦始皇** 让她站在那儿!(向蒙毅)蒙毅，你审问她。

**蒙** **毅** (上前，仍抱筑及若干铅条在手)我问你：你是女怀 贞?

**怀贞夫人** 是，我是女怀贞。

**蒙** **毅** 高渐离这筑里面的铅条，是谁放进的? **怀贞夫人** 是我。

**蒙** **毅** 你是什么时候做的? **怀贞夫人** 昨天晚上。

**蒙** **毅** 你们打算做什么?

**怀贞夫人** 打算报仇，打算为民除害。 **蒙** **毅** 谁叫你们这样做?

**怀贞夫人** 普天下的人，普天下受苦受难受奴役的人。

**秦始皇** (插口)这鬼东西，简直一片胡说!你问她，那铅条是 从什么地方来的?

〔卫士二人拥夏无且由左侧幕后转出。入场之后，夏

无且即匍匐于地。 **夏无且** 叩见皇帝陛下。

秦始皇 (即迁怒于夏无且)你这不知死活的狗奴才!我待你 还要怎样的深仁厚泽，你公然同奸贼们串通在一起， 对我加以诽谤!

**夏无且** (叩头)微臣死罪。但我实在没有同任何奸贼串通， 也没有诽谤过陛下。

秦始皇 哼，你还想胡赖!一切人证都摆在当前，你要赖也赖 不了。(向蒙毅)蒙毅，你继续问下去!你问她：那些 铅条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蒙** **毅** (向怀贞夫人)你说：你们是从什么地方得来了那些 铅条?

怀贞夫人 (露出笑容)都是从夏无且那里得来的。 **秦始皇** (惊异)什么?都是从夏无且那里得来的?

**怀贞夫人** 是啦。昨天晚上夏无且还亲自送了一些铅条来。 **秦始皇** 什么!(向蒙毅)蒙毅，你要严究，这话有什么证据? **蒙** **毅** 你不得任意诬枉人!你究竟有什么证据?

**怀贞夫人** 证据吗?(回望殿上下之卫士，最后颐指拥夏无且 入场之卫士之一)他就是见证!就是从他的手里由 夏无且亲自点交的。

〔秦始皇指该卫士，卫士即屈一膝跪地。 **秦始皇** 唔，你这个奴才，是有这回事吗?

卫 士 是，陛下，确实是这样。

**秦始皇** (大怒，以拳头击椅靠)简直是造反了!(复指卫士) 你再说，你再详细地说!

卫 士 昨晚将近三更的时候，夏无且来叫我们，要我们到高 渐离那里去捉奸匪。他却交了 一抱铅条给我抱着。

**秦始皇** 你们去了几个人，有那些人去过?

**卫** **士** 我们一共去了四个人，在这殿上站着的三位都去过。 〔余三人均屈滕跪地。

**秦始皇** (睥睨)你们都去过? **三** **人** 是，我们都去过。

**秦始皇** 他说的话是真的? **三** **人** 一点也没有虚假。

**秦始皇** 好，夏无且，你这该死的奴才!你好大的胆量!(又 回向卫士)他叫你们去捉什么奸匪?

卫 士 他说：有一位形迹可疑的方士，叫什么商遗，在高渐 离那里，说不定就是荆轲的党羽宋意。他要我们一

道去捉他。 **秦始皇** 结果怎样?

卫 士 跑到高渐离那里，是有一位怪人商遗，夏无且说不是 宋意，也就算了。他把我抱着的铅条拿给了高渐离， 我们就走了。

**秦始皇** (回顾其余三卫士)这些话是真的? **三** **人** 一点也没有虚假。

秦始皇 ( 指夏无且)哼，你这该死的奴才!(又回顾蒙毅)蒙 毅，你再问!你问那个女囚犯：昨晚的方士究竟是什 么人?为什么到了他们那里?

**蒙** **毅** (向怀贞夫人)你说啦!那方士商遗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来的?

**怀贞夫人** 那并不是什么方士商遗，那是千真万确的宋意!

**秦始皇** (又大惊)什么?他把宋意放走了!宋意是来做什么 的?

**怀贞夫人** 是来杀你的!

**秦始皇** 嚇,那样的奸匪他公然把他放走。宋意现在在什么 地方，你赶快说!

怀贞夫人 宋意吗?高渐离要他到江东一带去发动起楚国的 遗民来，反抗你这个独夫。他在昨晚半夜，冒着大 雪，奔往江东去了。你的天下是不能久长的，你不要

妄想你可以子子孙孙传到万世! **秦始皇** (顿脚)把她的口也封锁住!

〔二卫士如命以巾勒闭怀贞夫人之口。

**秦始皇**(向蒙毅)蒙上卿!你赶快派人去追拿宋意! **蒙** **毅** (诚惶诚恐)是。(欲下)

秦始皇 等着!把那筑给我拿下去，和荆轲的匕首藏在一道! 下令禁止普天下的人击筑!谁要击筑，就当作奸匪 拿办!

**蒙** **毅** 是。(抱筑欲下)

**秦始皇** 等着!把这夏无且也给我带下去!把鼻子给他割 掉!脚趾拇给他砍掉!把头发给他剃掉!发配到北 边去，筑万里长城!

**蒙** **毅** 是。(指挥卫士)押着走!

〔卫士二人拖夏无且起立，押之前行。

**夏无且** (屡欲分辩，均被秦始皇猛威所慑，至此始大声呼出)

天哪，冤枉哪，活天冤枉哪……

[〔夏无且被押由左侧下，蒙毅随下。

**秦始皇** (指高渐离与怀贞夫人)这一对男女，我要成全他们。

高渐离真不愧是荆轲的朋友，怀贞也真不愧是怀清 的姊妹。人各为其主。他们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我让他们“求仁得仁”。 (向李斯)你把他们带下去处死之后，加以厚葬；把他 们的忠烈加以宣扬。

**李** **斯** (惶恐地)是，臣下一定遵旨办理。

〔卫士们押怀贞夫人与高渐离下。李斯随下。

**秦始皇** 还是赏雪要紧。(向赵高)你让那些童男、童女，再跳

一次“蓬菜舞”,唱《琅邪台刻词》。 **胡** **亥** 还是古板的东西要安全一点啦。

**秦始皇** (气已平复，抚摩胡亥之头)娃娃，你毕竟聪明。 〔童男、童女照前歌舞一遍。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尽北户， 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在歌声中幕下**

**赵** **阎** **王**

洪 深



**登场人物**

**(以登场先后为次序)**

赵大一—赵阁王

老李 小马 营长

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个 前清县官 衙役多人 妇人

老者 洋人 洋奴 土匪

**第** **一** **节**

**第** **一** **幕**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军营里面，这军营所在，本是 一个荒村。这荒村却离城不远，这城内便有万千居 民，正是人烟稠密，市场热闹。这荒村内除了一家粮 食店，五百个兵，没有别的人家。这一营的人，因天 冷都睡去了；点得洋灯，生得火盆的，就只营官们居 住的几间屋子。

这一间屋子，便是营长的卧室。靠后壁尽左；放 着一张军用三折铁床；床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 头，粉红湖绉的被，靠左边安着一张上有装镜下连衣 柜的矮桌，桌上手枪一枝、军刀一把、除下来的军帽、 解下来的皮带，还有粉盒、香皂、镜箱、香水瓶等，横 七竖八的堆着。右壁上悬一轴美人画，画右有门，通 着院子。画左钉上，挂几件营长的军服，从壁上偏左 有四方纸糊小窗，现时关着。窗前堆了两只木箱，都 有军需课封条。屋左床前，小炭火盆内，还有余火。 屋右当地，放着小方桌子，四把椅子。桌上两盏洋 灯，一盏未点；一盏点着，却是无甚亮光，想是油尽快 灭 了 。

右首的门，猛地开了，走进一个人来：身上穿的

灰色军服又旧又脏；褂子上的钮扣，有好几个早已脱 落；腿上也无扎布，只散着脚管；一双老棉鞋，当差的 日子久了，前面有点张口。他弯着背，耸着肩，满脸 都有纹路，鬓边微微灰白。他没精打采，很是疲倦； 虽只四十来岁的人，然而世上的风波经得多了，看来 却象五十出外。

他手里拿着一把磁茶壶，想是刚冲得一壶滚水。 进了门，转身把门关上。在方桌上取了一个杯子，斟 了半杯茶，自己慢慢地喝着；又把两只手捧着热茶壶 暖手。茶喝完了踌躇了半晌；忽然想起他本来要做 一件事，连忙将茶壶放在炭火盆上温着，又略略拨了 拨炭；拖过一把椅子，想坐在火盆旁取暖；忽地走到 纸窗边，朝外望了一望，摇摇头自言自语地打算起 来。

赵 大 这是多早晚哪!许有半宵多哪，早哩!还得 一 会儿 工夫，才会回来。(看着门)咱溜吧!回到自己棚里， 找点什么吃的，再睡他一个大觉。这十六圈麻将，总 得四更天，才完得了。他妈的，今天真冷!(走到门 旁，忽又转念)算了吧，还是好好的当差吧!这几天 营长输得多啦，咱也就没交好运，碰上都是钉子，回 头屋子不暖啦，热茶没有啦，咱是干什么的!(坐火 盆旁)这清茶愈喝愈饿得慌。(对着火盆呆看了一 刻，觉得身上冷起来；浑身打战，在床上拽了一条粉 红湖绉被，裹在身上，重复坐下。才要打盹，听得门 外一响，赶快立起，把被放还，那门外却再无声息了， 便骂道)没有回来，活见鬼么!

有人把门轻轻偷着开了，伸进头来，低声唤道：“喂! 赵大哥。”

**赵** **大** (转身，低声)是你在外头装孙子呀!敞着门，热气都 跑啦，要进来，快进来吧，老李。

老李也是个军人，不过二十多岁，军服虽是旧破，精 神却还振作，他蹑着脚走进来小心关上了门。

**老** **李** 这儿就是天宫啦，你上咱棚里去睡去，不冻结实，才 怪呢!(指床)今儿输赢大啦。

**赵** **大** 知道!

**老** **李** 王排长赢了也不敢说歇，多半非干到天明不可。

**赵** **大** 哪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灯)一 宵总得点两盏灯 的油。

**老** **李** (从怀内取出一瓶烧酒来)来一杯吧!

**赵** **大** (桌上取了两个茶杯，把酒分开喝着)好白干!

**老** **李** 小铺子的掌柜，进城来着，捎来两瓶， 一瓶卖半块钱， 真不讲理；独家的生意吗!村里也没有第二家粮食 店 。

**赵** **大** 小铺子不是不肯赊账吗?(听着话，一面他将原点的

灯吹灭了，另点了一盏。) 老 李 肯，听说快关饷啦。

赵 大 听谁说的?

**老** **李** 小马。

**赵** **大** 小马不能知道。

**老** **李** 嘿!(吃了两口闷酒，对着木箱，瞥了一眼，未便即说 来意)赵大哥，您跟着营长当差，比小马可知道得多 啦，我说大哥借几个钱行么?

**赵** **大** (笑起来了)和尚碰见秃子，两头都是光光的。

老 李别说这个，您比咱们好!

赵 大 打哪儿好起来?咱们当军人的，指着的就是饷；这营 里好几个月不关饷啦，谁还不干!

**老** **李** 您也是真没钱哪!

**赵** **大** (说反话)有钱。这有五个多月，没见一个大饷啦，谁 家王八孙子的钱多着呢!(咒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恶 气)老李，这还是走着一鼻子的好运，每天没有断了 口粮，等着吧!

**老** **李** (愤然立起)等着!这不等着么?咱们是苦差使呀! 几两银子的饷，就是他妈的卖命钱!大哥们一条命， 就值得这八两银子一个月，还要欠着五个多月么?

咱们为什么来着! 赵 大 真是。

老 李 天下没有会当差不会吃草的王八蛋，一匹马还要吃 粮食；咱们的饷，是半年不发，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 出的差，开的仗，哪怕他妈不关双饷，总有法子找补 找补。打死啦，也算啦。大哥!我这话对么?

赵 大 对!对!(默然有感)我想都有个命，咱们命该倒霉。 老 李 当兵也有走运的，你听说过新编的第八十九师吗?

本来是一旅改的，正招着兵哩!不欠饷，给现钱。 赵 大 听说过。

老 李好多位兄弟们想 着：这儿不干啦，欠的饷也不要啦， 痛痛快快的一走，哪儿给现钱，上哪儿去当差。好， 年轻不发财，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

赵 大 (想起从前，又念到将来，不胜凄然)再上别处去吗? 老 李 大哥，您也这么想吗?

赵 大 (又转了 一个念头，脸上微有笑容)老李，坐下!

老李不甚明白赵大的意思，糊里糊涂，在方桌旁坐

下 。

赵 大 咱们皮包着骨头肉的，都有一个运气一个命。咱打 十八岁死了爷，出来找饭；二十多岁当兵，到过两广， 出过口子，四川打苗子，南京打革命党，河南拿白狼， 什么地方没有去过，什么东西没有吃过，什么大事没 有见过。(顺手将矮桌上手枪拿起，看了一看)拿着 这枝枪吧!有六个枪弹，只许要七条命，不许要五条 命。弟兄们说咱狠似閣王，咱姓赵的一辈子没有吃 过别人家的亏。(得意极了，拍着胸)今天!(不觉声 音凄楚)赵閻王有四十多岁啦，你看!咱还成个什么 东西!(冷笑几声)赵阎王不是没有阔过，(叹气)唉! 好吃的、好喝的，金表、大洋钱，到手还有不要的么? 可是命里没有，水里来，他汤里去，发财呀!姓赵的 不打那么想啦!

老 李大哥在这儿饿得乐啦。 **赵** **大** 咱不乐，咱也不怨。

**老** **李** 打脸水，倒溺壶，沏开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着夜，

招罵，挨嘴巴，做奴才，做猪，做狗，这还不乐! **赵** **大** 你骂人，我打死你!

两个人睁眼对看了半晌，便似两位凶神。

老 李 (不愿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气)大哥!咱是替你冤 得慌，有了发财的路子，不能不跟您提，南边北边，招 兵的地方多着哩，去呀!准有好处。

赵 大 (是过来人的话)南边北边么?反正总是一样啊。

**老** **李** 不，您听我说，咱们营长上头，不是五爷么?五爷不 算大，只管一旅几千个人，上头有师长，管一万几千

个人，这上头还有大帅将军，他有钱有势，京里的总

统都比不上他，譬如说吧…… **赵** **大** 这个我全晓得。

**老** **李** 我提的这位招兵的主儿，也算是师长，可是管着一省 的兵，就有一样好处，(凑近，郑重说出)是咱们这儿

大帅将军的仇人。 **赵** **大** 这是怎么说?

**老** **李** 不论什么人，他都肯收留；要是吃过饷，当过差的，还

许派个连长；要是在咱们这儿大帅将军手下不干了

去的，那是格外的红。 **赵** **大** 咱就不信!

**老** **李** 这是新鲜事，头几年不这么着，敢不是因为仇大了。 (停了一停)管他那些么?他们有仇，是咱们的好处，

咱们去，还能不红么?

**赵** **大** (摇摇头)你说得多么容易 **老** **李** 溜 !

**赵** **大** 溜得了么!

**老** **李** 行!打这营里出去，别向西!向西十来里地，就是 城，城里人多热闹，给人瞧见，那就不方便啦，出去冲 北，不到二十里地，有个大松林，周围也有二三十里， 山上山下，连成一片。这个林子，白天进去也是漆 黑，本没有道儿可走，地上尽是枯叶、烂树枝、死老 鼠。这个林子，枪打不到，眼看不见，就有千军万马， 也是无用。要再一乱一迷道，还许进不去，出不来。 像咱们人少，认定了方向，穿过林子，走过山，那就离 得他们远啦，怎么会溜不了!

**赵** **大** 不许他们绕着道儿过山呀?要是给他们追上 ……

**老** **李** 绕过山来，咱们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赵** **大** 追上拿住，这是枪毙呀!

**老** **李** (心里着实有点害怕)你拿枪毙来吓唬我呀!

**赵** **大** 逃跑拿住，这不比是喝醉了酒，耍个钱，打坏了人，或 者玩个把闺女，犯了这几样，还可以求得下来呀!你 逃跑，好嘛!上头花了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 上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 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要呕别处于去，太不懂得 恩典啦!这花钱的大帅，不枪毙你，枪毙谁?

老 李 都行!这是拿住了的话。(心里不服，出语强硬)可 是老天爷全看见啦，吃粮当差，凭什么叫恩典哪!有 什么好处，到过咱的身上来!

**赵** **大** 你去那别处，准好许多么?(苦口劝他)准比这儿好 么?准有好处么?

**老** **李** 有拿着现钱招兵的。

**赵** **大** 对呀!不欠饷给现钱啊，(问他一句，言外有意)给多 久呢?

老李无话可答，连喝了两杯酒，坐下自己寻思。 赵 大 给不了几天的饷，银子也完了吧!

老李喝酒，不答应。

赵 大 再说，你的新弟兄们，许不如这儿旧伙计，倒同过甘 苦的。你那位新大帅，许比咱们的脾气更坏，侍候不 对，就要吃亏。

老李回过头去，不要听。

赵 大 再说现今的世界，哪一个营里不闹穷?哪一位骑着 马挂着刀的，不指着讹诈骇骗，害了人，刻薄了自己 的弟兄们、发了财?(加劝一句，声音恳切)到处都是

一样啊!你将就点儿在这里蹲着吧! 老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赵 大 再说你自己就没有安着好心，人家就有好处到你么? 你还想着红起来，当连长，做热梦么?

老 李 (立了起来，颇有点醉意了，身子摇晃着，口齿不甚清 楚)咱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他并不 很醉，不过借着一副酒脸，胡说乱道)官高钱多，天下 通行，今儿的世界，做大大的坏事，是高升发财；做小 小的坏事，是挨骂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 行不去!(拍着桌子)咱要的是功名、大洋钱。什么 叫天理良心，一脚踹得远远的去!(提起脚来待踢， 却跌坐在椅子上。)

**赵** **大** 你醉啦?

**老** **李** 我说的是实话!

赵 大 走吧!走吧，走吧，歇歇去吧! 老 李 我说的是好话呀!

老李立起来，脚下还是不稳，赵大过去搀扶，被他一 把推过。他慢慢地走到门旁，在门上摸了两摸，摸着 转手，开了门；那冷风迎头一吹，他立住了脚直了腰， 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人便明白过来，恍如梦中初醒， 往屋里四周一看，见有一个人正呆呆地望着自己，那 人正是赵大。他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便似失落了 宝贝，重又拾着一般。不觉得意，转身重复关上了 门，一步步走过来。

老 李 大哥，你瞧!我怎么就糊涂啦?我把正事给忘啦。 赵 大 你还有什么正事?

老 李 咱要借支几个月的饷，好过个下半世。

赵 大 (觉得怪极)借……饷 …… 老李 就是，就是!

赵 大 上哪儿去借? 老 李 问这屋子借!

赵 大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啦!

老 李 这屋子里的钱多着呢。大哥，我跟你商量，这件事你

别跟别人提，营长，他富着呢! 赵 大 啊啊，富着呢!

老 李 这件事秘密着呢!——大哥，我没喝醉——小马呀， 他说的，他知道，他看见的!也是碰巧，小马说，咱们 的饷，早打上头领下来啦，两个月的，有八九千块大 洋……

赵 大 (不耐烦)没有的话，领来了饷，怎么会不发呢? 老 李 那就不许么?营长准是有个用意啊!

赵大忽然立定了，自己寻思起来，并不答言。

老 李 (以为赵大未曾听见，接着又说)大哥，他这九千块钱

的钞票，营长一个人藏着，都在这屋子里呢!

赵大摇摇头。

老 李 是真的，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机会，过两天这饷就许发 出去，那就迟了。

赵 大 (断定这事是子虚乌有，在他虽是旁人，却义当将此 事的是非虚实辨说明白，他是真心实意，并无虚伪， 所以字字说来沉着响亮)饷!确是没有领下来咧!

**老** **李** (不服)咄!不讲理么!

**赵** **大** (十二分信得过)我知道!

老 李 营里五百个弟兄们，都不知道，小马问过排长，排长 都不知道，你……

**赵** **大** 我(不慌不忙)知道! 老 李 你凭什么,就能知道?

赵 大 (十二分拿得定，一字一字慢慢地说)营长的事，就是 咱的事，营长心里的事，没有不跟咱明说的。要是打 早领来了饷的话，必然打早跟咱提过啦；这前后一字

不提，准还是饷没有领下来。

老 李 大哥!我没有喝醉，你才醉咧!

赵 大 你就不信，咱们营长，还能瞧得起个人。

老 李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他骂你王八蛋，打你的嘴巴! 赵 大 (直认)有的!(激昂)可是他也把咱当做个人看待来

着，他使用着咱，他信咱。(转缓，反是语语沉痛)当 初咱惹下大祸，东奔西走，无地投奔；咱说，一个人， 难道真是一点天良没有么,倘若有人肯将我收留，让 我改邪归正，咱从此以后，准要做个仁义之人；咱到 这营里，侍候着营长，早早晚晚，差不离也四年啦，才 有今日；营长把我当做他的心腹近人，大事小事，好 事坏事，一齐交托与咱，有不能对大家说的话，也对 咱说，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也不背着咱，这是为了 什么?营长口里不说，咱心里还能不知道么?这是 营长明白咱的忠心好意，感激报恩，所以他使用我， 信我，哪怕他骂打，他不怪我，我不恨他，别说这九千 块钱，就是九万块钱，也不肯欺瞒咱姓赵的呀。

**老** **李** (听得这番慨然直谈，便知取银非易，却还不肯歇手) 大哥，您这个话，说得真明白呀!营长有事，不肯欺 瞒了你，为的是他念着姓赵的好处，大哥，姓赵的真 好福分呀!

赵大看了他一眼。

老 李 (连着说)胡金标受冻成病，不能上操，汤药不全，睡 在棚里受罪，营长没念着呀!张得胜赊人粮食，领不 着饷，还不了账，跟人口角打架，回来记过，监禁三 天，营长没念着呀!诸位弟兄，让人支过来，摔过去， 赶着，骂着，好似四蹄落地，不会开口的牲口，一句话 回得不合，三十五十军棍，打完啦，还得支撑着伤痛， 谢恩当差，营长没念着呀!干了这个扛枪的买卖，处 处招恨，做了好事，满不提起，坏事不论什么,都归在 咱们身上，祖宗八代，都给人骂够啦，营长没念着呀! 京北战事，弟兄们糊里糊涂，伤伤死死，到底图了什 么,几百人埋在一坑，上无墓土，下无棺木，营长没念

着呀!有人把咱们当做个人来着! 赵大皱了眉，默然无语。

老 李 这领来的饷，咱打听得确实，计算过多时；这又不是 营长自己的钱，藏着不发，多半是存了克扣军饷的 心，他的来历不明，咱们以贼偷贼，也没罪过；洋钱到 手，立刻别处投军，他也许怕人议论，不敢声张；就使

拿咱，咱们穿过林子，远走高飞得久了! 赵大仍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老 李 这屋子里的银子，就您大哥知道，别人翻箱倒笼的费 事，还许找寻不着；况且您是家猫，咱是野猫，哪儿有 撇下了您的道理；我今晚此来，本为邀您同道而行， 指着钱，跟您讲话，无非为此啊!

赵 大 别说没有饷银，就是满屋子堆着，营长派咱在他自己 屋里看守，咱也不能干这个昧心的事!

老李(未肯决裂)大哥，您呆守着干什么!难道您还有什 么指望么?还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为什么不趁

着头上有黑发，嘴里有白牙，混几天快乐日子过过? 你说营长念你好，信用着你，您记不得王狗子么?他 跟咱们的(低声)旅长，多年朋友，多大的情分，怎么 后来王狗子的命，还送在旅长手里呢?

赵大听他提起王狗子的事，忽然大怒，脸色改变，眼 都红了。

老 李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们不去投军也罢!这拿性命 挂上枪尖儿上找主顾，不定哪一天，就许亏折了老 本，大哥有了这几千大洋，回乡还不够下半世的嚼裹

么!大哥!大哥! 赵大不应。

老 李 (性急起来)这银子在哪儿藏着，您给指出来吧!

赵大看得此事无法了结，他只不回答。

老 李 (又恨，又急)这银子我是吃定啦，咱就是要借用几 千，今天不成不散，(恶狠狠地)豁着吃人命官司吧!

赵 大 好无法无天的话，你人不怕，鬼不怕，你不怕(指着 天)老天爷么?(抬头一望，不寒而栗)举头三尺有神 明，老天爷看着哩，报应有迟早，谁也放不去，谁也跑 不了，杀人的偿命，有冤的报冤!

老 李 (蛮)谁他妈的不要发财的?别搅了人家的事，咱们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送他妈的一条混蛋狗命上 西天!

**赵** **大** (定)赵阎王老啦，拳头还不老，别说银子，这地上的 尘土，也不许谁带一点去!

**老** **李** 你可真是尽忠报国呀!(口里说着，两眼只顾在屋里

四周打量。) **赵** **大** 干什么?

老 李(三脚两步，走到矮桌边)寻一寻!

赵 大 (上前拦阻)干不得! **老** **李** 混账!(就是一拳。)

赵大被他打昏在地，半晌不能出声。

老李得了空，慌乱着搜寻屋里所藏的军饷，先把床上 被褥翻起，不见有物；急将矮桌上层抽屉倒翻在地， 一看也不过是旧书烂纸、碎布破鞋；连忙拉开下层屉 子，只见满满盛着许多衣服，有散的，有包的，摸一 摸，想是里面藏着东西，急切中看不真，便把屉子拖 到方桌边，就着灯光仔细翻寻，长衫短裤，丢得满地， 提出一个衣包，一顿撕扯开了，可是衣服之外，别无 银钱；他气极，将包摔过一边，蹲下去，弯着腰，再待 摸 索 。

赵 大 (这时已经醒回来，扶着墙勉强立起。桌子上的手 枪，一把捞在手里)扔下!

老 李 好东西!(霍地立起，捏着拳头，转过身来待打。) 赵 大 你!(擎着手枪，对准老李。)

老 李 (改口)咱们也是老伙计们! … … 您看! … … (人急 智生)这是图个什么?(说到什么两字，猛扑赵大，夺

住右臂，三扭两捏，将枪打落在地，一脚远远踢开。) **赵** **大** (顺势抱住老李，口里大呼)拿强盗!拿强盗!

老李舍命挣脱，赵大死也不放，两个扯抱在一处，只 在房子里转，床铺拉翻，桌椅碰倒；正打得一片声响， 只听得那屋外也是万声齐起，人语嘈杂，脚步往来， 并那警笛经人紧连吹着，一递一声，嘘嘘地叫。

老李将赵大狠狠打了几拳，按在地下。

赵大渐渐支持不住，但仍抱着两条腿，不肯放松。

老李一步步向门退走，把赵大的身体在地上拖。

只见几个武装军服的人，推开门，抢进来，先揪住老 李。随后进来的一个，虽也穿着军裤皮靴，上身却是 一件黑缎对襟皮马褂，头上不见军帽，却戴着红结小 瓜皮，他服式不伦不类，固然可笑；但他自有一种气 度仪表，便像个行权发令的身分。那警笛已是住了， 屋里外的兵，都候着他的号令。

**老** **李** (用力挣)哥儿们! … … 放手! … … 这不干众位的 事 !

兵 营长拿你!

老李方不言语，心里恨恨，虽知身犯军法，他生性强

横，也不畏惧。赵大还躺在地上，未曾放手。 营 长 (踢踢他)滚起来!你说!

两个兵，半拖半提，将他拖起，站在一旁。 营 长 这成什么?

赵 大 (一路喘着)回营长的话，李连成杀人放抢……安心

害人，他要打抢……在屋里寻出饷银，都要算他的! 营 长谁说这屋里有饷银?

赵 大 营长问他……他好不是东西，喝酒闲谈来着，说的都 是混账话!

营 长 (看屋里天翻地覆，桌上还有酒瓶，心中大怒，拿酒瓶 掼得粉碎)混账东西!你们不是自己找死，整营的 人，都闹了起来啦，我不重重办一办，我不用再干营 长，你们吃着粮，老实当差不好，想造反，很好!很 好!(对护兵说)拉出去!锁他在院子里，替他醒醒 酒。(对老李)今日我没有工夫，明天拿军法来慢慢 地问你，枪毙你，还不省事!

**老** **李** 姓赵的，你听说，咱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老子活着 不能见你，做鬼也是后会有期，你记着点儿吧!

护兵将老李拉出。 营 长 (追呼)小马!

小 马 (在门外应)咋!

营 长 去回排长王老爷，就说没有什么大事，牌可以打下

去，教他们别散，我还要翻本，我就来! 小 马 (门外应)咋!

赵 大 (拾起衣服，慢慢折迭)还好!没有丢东西。

营长(到底信不过，自己关上门，从床下拖出一个手提皮 箱，开了查看，上面也盖着几件旧衣，底下却藏着一 包一包的，都是钞票，匆匆点了数，见确是一无短缺， 并未翻动，才放下心；转又恼怒起来)这个东西该死! 真要抢去饷银，我才白忙得冤哩!哼!好现成便宜 的事!(取出一卷钞票，重将皮箱关好，藏在床下。)

赵 大 唉!(立刻缩住，他乍见了这许多钞票，很吃一惊，方 知老李说的话不差，营长竟然背着他私藏下饷银了； 他心里痛苦，真比刀割还要难过，一肚子说不出的恼 恨，代人固然不平，自己也灰心，便抒发在这声抑遏 不畅的叹息中；停了手，张着口，眼睛盯着营长，只是 发呆。)

营 长(瞪了他几眼。很有气，叽咕骂着)狗样子!(钞票放

在怀里，待走出去。) 赵大开门侍候着。

营 长 (走到门口，忽然立住，看了赵大两眼，啪啪地一连打 了几个嘴巴)混蛋!这儿是什么地方，闲杂人可以进 来的么?嗄!你看的什么屋子!

赵 大 (不敢分说，不敢躲打)咋!咋!咋!

营 长 你随便得很，还让李连成来喝酒闲谈，胆子大极了! 明天饷银如有短少，我都问着你，可恶的东西，我有 工夫来收拾你!(说完就走，砰的一声门关上了；那 脚步声，愈走愈远。)

赵 大 (眼睁睁地，半晌不动，慢慢转过脸来，瞅定了那床下 皮包，好似寻着仇人一般，所有怨气，都要出在它身 上，汹汹地冲过去，急待动手，忽又立定，再三按捺， 勉强制住，逼出一声狂笑来)啊啊!菩萨神灵，瞧见 了没有?(挥臂，问天)凡人存着好心的，有天良的， 老实的，讲究忠义的，都是傻子吧?(恨了一回，自想 何苦，那睚眦必报的行为，就做来，也不值得。摇摇 头，摆摆手)为人还是做一个傻子的好!(重去拾起 衣服，一件一件扑去尘土，放还在屉子里)本来这钱， 数目不少呀，九千多块哩，您想有钱有福，还怕不能 买几顷地，盖大房子，养牲口呀!做财主是好的，怨 不得老李起这个心。(寻着了手枪，放在矮桌上)老 李这可完了，明天军法，问得不好，真许枪毙，这样死 也冤得慌，他恨我可恨透啦，必不肯善罢甘休，我看 躲着他点儿的好。为甚不上别处去呢?(将几本旧 书，齐了又齐，心里原是想着别事)像我一个穷光棍， 一个大没有，不带着钱，无路可走呀!(猛回过头去， 望着那藏钱的皮箱，半晌，似乎有点动心)我这个 ……不过是个偷窃小罪，做的恶有限不多，再说咱们 吃苦受罪，还算少么?可以说取之无愧!(转过头 来，两眼直视，再四寻思，立了起来，重又蹲下)不对! 不对!营长有什么亏负着咱的地方?他，从前，有过

好处到咱。(将两个抽屉，放回原处，又去铺理床褥) 他的脾气，可是真坏，火儿真大，从来没见过这样不 讲理的人。(立直了，顿脚，自己责备自己)这种的 差，当他干什么?又没有做着军官，还说有个贪图； 这做小兵的，还是图个快乐，还是图个太平?还是有 名，还是有利?赵阎王，你怎么那样昏呀!(贪念又 起)就是借用几百块钱，这一点儿，营长许不在乎，这 一点儿，许不至于害他!(看了一眼皮箱，对天拱手) 咱对天盟誓，诸位神道老天爷，我这是无可如何，借 用几百块钱盘缠，往他乡躲仇避祸，有了这些钱，我 上别处去安身，以后真要做个好人!(跪下)诸位神 道老天爷!只此一回，永不再犯；倘若违反此语，乱 枪打我，不得好死!(立起来，看了看，屋里无人，便 蹑着脚走向床前，刚要动手，不料呀的一声门开，有 人进来打断。)

赵 大 (慌张)小马。 小 马 惊着你么?

赵 大 营长的屋子，你随便可以进来么?你太可恨啦!

小 马 别骂!别骂!我是营长差来的，有公事，营长又输 啦，教再拿几百块钱。

赵 大 知道了，我就送去，你快请吧!

小 马 (看着赵大这样失神落志，也猜着了八九分)我说赵 阎王，有大米白饭，咱们大伙尝尝，别一个人自己吃 独食，常言道，见者有份，您有发财的地方，求您带携

带携，想着点儿小马。 赵 大 你说的是什么话?

小 马 这个不用说出来，彼此心里明白，营长管着饷银，您

是跟着营长当差的，“门前有小河，担水容易多”。 (挤了挤眼睛)对不对?

**赵** **大** 我不明白!

**小** **马** 你是真不懂呀?明说吧，军饷是天下人的公物，营长 使用得，咱亦使用得，您是更不必说啦!

赵 大 (心虚口软)好嘛!干那样昧心的事，您别听瞎话! 小 马 瞎话么?

赵 大 (勉强)真是没有这回事!

小 马 你敢说这屋子里没有银票? 赵 大 是没有!

小 马 (目不转睛，睃着赵大)哼! 赵大转脸。

小 马 好!(冷笑一声)没有，就没有吧!(走了出去。)

赵 大 (恨恨)你笑，你笑什么,难道我还怕你，你也太会欺 负人啦!(一面数说， 一面将方桌边椅子推进放好) 这还是没有拿着我什么呀!(立定向着门外说)要是 我这筋斗，栽在他的手里，那才真有个够受的，我心 里是明白透亮，(坐下来，愁喪着脸)这么大年岁，还 来丢送这把老脸，让小马们耻辱取笑!(不堪想及， 赶紧将两手蒙着头，掩了眼)给这种不够东西的东西 作践!比王八蛋都不如么!(慢慢放下手来，只是呆 想，一歇摇摇头，一歇躑踯脚，一歇又起来走走)小马 刚才进来， 一忽儿工夫，哪儿就会瞧出什么来!(使 劲地说)“老虎不吃人，枉担恶名”,这屋子里有的是 银票，山后林子里，有的是出路，左右是一拿，为什么 不拿个三千五千，图个眼下快活。(愤激)咳呀!咱 一辈子，也没有过了一天的好日子!(毅然决然)干

吧!送命就送命，也是值得的!(便去开床下的皮 箱。)

那房门自己慢慢地罅开好些，砰的一声，又关上了， 无非是风。

赵 大 (骇了一跳，仍把皮箱踢入床下)是谁?(不应，又怒 喝)是谁?(不应，愈加疑惑)是谁?(仍不应。他颠 着脚尖，似捉鼠的怒猫一般，走着防着，悄悄到门边， 又立定听了一听，才猛地把门拉开，只见门外并无半 个人影。此时正值严冬天气，夜色已深，虽有点点星 月，却被北风吹送的黑云掩住亮光，一片冷凄凄黑漆 漆，对面不见，惟听得空中似乎有万种声响，如人号， 如兽唬，如金鼓，如走沙，隐隐约约，令人毛骨悚然。 他打了一个冷噤，立刻关门，缩进来不由得惊然畏 惧)有鬼!(如此胆寒心虚，总因种种恶意贪念，制止 不住，对自己恨道)赵阎王，你让什么东西蒙住了心， 想起干这种坏事?(天良发现)生成的贱骨肉，我一 定要学好，你一定不让我做好人做到底么!

小 马 (小马开门进来。坐在椅上佯佯地)营长教你去! 赵 大 (诧异)教我去?

小 马 快去吧!营长早炸啦，教你送五百块钱去的，干么不 送!

赵 大 坏啦!忘啦!(立刻从皮箱内，拿出几卷钞票，抬起 身来，只见小马笑咪咪望着那藏银的皮箱，十分眼热 忻美，忽然一个念头，恐防小马有诈)费心!您给带 去吧!

小马(坐在椅上不动)你自己去吧，营长有话要吩咐你!

赵 大 请您回!就说咱离不开，(瞟着皮箱，意思显然)这屋

子里有东西!

小 马 这屋子交给我，我替你看着。

赵 大 (愈想愈疑)你这个狗东西，别是调虎离山之计吧! (把手缩回)这五百块，也得说明白咧!

小马 营长的钱，您倒小心，肯这样的把守着，准不会出岔 子，营长自己都要不动吗?(站起来)你不用忙，营长 会赏你!(口吻恶毒)你自个儿，怕不是有口难分么? 我替你说好去!(走出。)

赵 大 (渐渐明白这事情不妙，营长如若听了小马这番言 语，不偷也要冤他偷的，断无好开交)罢了!罢了! (索性取许多钞票，塞在身上，收拾停当，将次要走， 忽又听得门响，连忙抢了手枪，回过身来拟着来人， 哪知劈面逢见的正是营长，两人都吃一惊，半晌无 言，营长退向门口，想阻住去路，赵大手起一枪，那营 长中弹，稍一踟蹴，赵大已冲出门了。)

**——急急闭幕**

**第** **二** **节**

**第** **二** **幕**

这已到了路的尽头处，当前一座遮天隔地的大 树林，林子深处，蔓连模糊，结成一个黑块，也不知此 中是何世界，林子外边，一根一根竖挺着的老树，一 堆一堆蹲踞着的磔石，其实凶恶。那夜更深了，些微 星光，映在冻地上，一片清冷，远远听得有铁笛，铜鼓 之 音 。

赵 大 (脚步匆忙，直向前走，一见林子，寻找石头坐下)这 可是松林啦，也有走到的时候!好呀，让我歇歇腿， (搓摸着，对腿劝慰)伙计!今儿辛苦你们啦，到了老 家，给你热水烧酒，洗洗尘土，现在可不能松你，还得 当一会儿差，送咱过林子去。(望来路)这趟走真不 含糊，一个劲儿的跑，二十里地，才许有一个时辰。 (靠着树休息，听得那若断若续的铜鼓不觉心烦)勃 郎郎!勃郎郎!倒霉鼓总不住声，抬腿呀，指打鼓就 能赶上么!(张望追兵不见)别说这有多远啦， 一百 步都瞧不真么!(抬头)满天乌云，(傻笑)今宵真黑， 比着营长的心还黑!(转身向林子，笑容骤敛)你瞧 瞧这林子，什么玩意儿，从古至今，有活人在这里头

走过么?(又一阵铜鼓声，风吹入耳)勃郎郎!打你 妈的一辈子的鼓吧!赵阎王没那么大工夫来理会 你，(鼻子里冷笑)为了姓赵的一个人，出上队伍啦， 来二百，来三百，你们一营都来，还能跟我进林子啊! (指点)你瞧一棵树，又是一棵树，又是一棵树，大大 小小，乱七八糟的长着，辨不出东西南北，几百个人 胡撞瞎碰，能不迷惑住么?进去容易，出来可难了! 这样周围十几里的大林子啊，你们在里面转圆圈儿 吧，转上二十五年，别想活着出来啦!(一番盘算，真 觉得无愁无恐，索性高枕石块，睡在地上。)

林中渐渐索索有怪声。

赵 大 (翻身坐起，大喝)什么东西!是谁!是谁!(跳起 来，怀里拉出手枪，紧对黑处)我开枪打你，(林中却 无动静)什么呢?没有人，许是个松鼠儿。(细寻树 根，见一鼠爬上树梢)可不是松鼠儿，混账东西，你也 会欺负我，(伸臂朝上将枪晃了两晃)再敢吓唬人，我 要你的命!(倒放了心)赵阎王的眼睛，夜看百步，讲 究在黑地里打老鼠。(把枪仍想放在怀内，却因一晚 走动太多，那褂子皮带，都牵在身上，不甚舒服，顺手 解了皮带，重新扎括，那口袋里一卷卷的钞票，尽数 挖了出来，摊在地上)没经意，就拿了这么许多!(胡 乱点了数)这一堆有三千块钱。姓赵的快开开眼，也 不枉着活了一世，(急急将钞票藏入衣袋，余下几卷， 取手巾包了，系在腰里)明天到了林子那一边，这些

钱都是你的啦，快走吧!

一刹那间，乌云遮没了星月。

赵 大 (自己害怕)我的祖宗，怎么这样黑呀!也不晓得道

儿在哪里，(点头)那是自然啦!我要冲着北走，总能 出得去的。(又寻入路)可是真没有路， 一点路儿找 不出来，我怎么能知道是冲南是冲北呢?(想)不错， 我听谁说来着，这林子进去的地方，有棵树削掉了 皮，做的暗号，等我找找。(刮燃火柴，到树边上下照 看)不对!(换树，点着枯枝细照)这树怎么不见呢? 别是我走错了林子吧!(又换树，忽然噗的一口，将 火吹灭)你疯啦!赵阎王，你往常聪明巧妙，赛过狐 狸，今天就这样糊涂，漆黑的天，你教个火照着自己， 让人家好觑见你，对你瞄准啊!(赶快将枯枝火柴， 扔在地上，抓些泥土，掩灭余火。)

那夜色愈见沉黑，赵大蹲在那里，便似一团黑影，面 目已辨不出。

赵 大 (立起来，猛然身子退后，神色改变，两眼逼视，骇极 大叫)你!你!你是干什么的!血!血!血!一脸 一脑袋都是血!(细认愈骇)营长!营长!你!你来 来拿我呀，不行!不行!这一次不行!姓赵的不当 你的差啦!要走!非走不可!哪怕我得扼死你! (自己一人，两手乱舞，望空挣斗了一会)我真抓不着 你，(张开眼，爽然若失)什么都不见了。(叹口气)营 长在营里，刚被我打了一枪，他影子也不能来啦! (喘着)这是走得太累，走上火来啦，神虚心乱，见神 见鬼的；其实不碍，沉住气， 一忽儿就好。(话未说 完，又跳起来)小马，你也来么!凭什么你要分我的 好处，太欺负人。(望空撑拒)滚开，滚开!(住手)他 也去了，姓赵的外号叫閻王，真鬼都不怕，还怕假鬼 么?(干笑了一会。)

一阵风过，铜鼓声格外响。

赵 大 鼓的声音近了，(摸枪)这枝枪百发百中，弟兄们还不 知道么?两无冤仇，何苦当真追赶!(狠心忽起)你 们真要翻脸，我有一个枪子儿，就要你们一条命，还 有五个子儿哩，要五条命，你们五个来换我一个，姓 赵的性命也没贱卖!(对着那般追他的兵狂喝)来 呀!来呀!你们得先死五个，再想拿姓赵的。我走 啦!你?你滚你妈的蛋去吧!(硬着头皮，走入林子 去了。)

**—** **—** **闭** **幕**

**第** **三** **幕**

寂寂深夜，惨惨微月，层层古木，一株株危然耸 立。这已在林子中，远处鼓声隐约可闻，近处树底有 物，噼啪作响。

赵 大 (踩着断枝落叶，穿绕寻路，被树根绊跌，爬起，倚树 喘息)这里比外头真不一样啊!(自己周身看过)姓 赵的是怎么啦?道儿都不会好好的跑么!(揉摸着 膝盖)尽撞在树上，摔在桩子上，衣服扯破，也伤了几 处，(望着树叹气)在这夜间黑地里，林子是顶古怪 啦，没头没尾的，过了大树，又是矮树，走尽一段，又 有一段，总不改样子，总也走不完。咳!(坐下)我要 不歇会儿，可真不能往前走啦!(拍拍地，心里愁烦) 没地方可以找一点儿吃的!

**树根石底，忽然起了怪声，好似七八个人，呜呜号哭，**

十分凄惨。

赵 大 (见有许多人，从树后转出来，仔细一认，连忙立起， 笑逐颜开)啊呀!你们十几位都来了吗!(对着树拱 手，让坐)好呀!好呀!不错，托福!(以下皆是与人 对谈，但实无一人)怎么说?二哥!(顿)想着回去 啊!(顿)回老家，(顿)是呀!隔着千山万水!远着 哩!(顿)家里老太太惦记你哪!(顿)有啦!您出来 有十几年啦!早就该回去。(顿)嫂子整天地等着 你!人心都是一样啊!小媳妇儿，还有不盼当家的 早早回来的么!(顿)回不去!怎么回不去?(顿) 哦!受了伤!(顿)打仗总免不了受伤呀!(顿)这一 次打得真厉害，(顿)您瞧见我来着，可不是么,我也 在场!(顿)三天三夜!没断了枪炮!(顿)还下着大 雨，(顿)后来您就挨了一枪，唉!(顿)您老等着，等 着有人把您抬回棚里，上点药，给治好了。(顿)怎么 说?他们没管你!(顿)二哥!他们把你活埋啦。 (顿)你还没死，他们就动手把你埋啦!(愤极立起) 谁他妈不是一样的人，下得了这种毒手，真的吗?真 的吗?(顿)狼心狗肺，狠毒没有人心的小王八蛋! (咬牙)别忙，总有报应的时候，雷打火烧，天诛地灭! (喊)你们屈死的，这样不中用，就不会去讨命么?

呜呜号哭，一时又起，声音孤直，半晌始息。

赵 大 (面色惊慌)二哥!……我……您怪我么!(气馁)我 倒是下手来着，(赖)可是将军的命令，教把受伤太 重，差不多不中用的，都扔在坑里!(别转头去，似有 愧悔)你说的话，我全都记得啊!(追想前情，缓说)

当时您瞧着三十五十个人，同下一坑，别说棺材，连 芦席片儿都没有!您挂着眼泪，跟我磕头求告：说是 您身上三处中枪，血流的太多，不知还能治得好治不 好；多怕是活的分儿少，死的分儿多啦，可是嘴里这 口气不断，心里总存着一点指望，也许可以治好，保 留得这条老命；要我把您搁开一边，且不埋在坑里， 只瞧您自己的运气，倘若不免一死，哪怕露尸沙场， 雨打风吹，狗拖狼咬，决不怨我；万一遇救不死，挨回 老家，一家子一辈子都念姓赵的活命之恩；咱们跟着 一个主子当差，在一个营里吃粮，要我念着往常的交 情，高抬贵手，也不枉为朋友一场。二哥!姓赵的听 了你的话，心里好不惨伤，实在不忍哪!(恳切申说， 惟恐不信)二哥!谁不知道将军的军法厉害，将军命 令，不论是谁，不准私情；就是自家的弟兄们，伤重 了，跟敌人一样，都得快埋，姓赵的没有法子呀!(两 手拦隔，侧身躲避)二哥!且慢动手，您听我说，还不 明白么?就是治得好，您也不能够再扛枪，再打仗 啦，麻麻烦烦，把您救回来，也是白费偕!将军算定 了，你们是没用啦，完啦，反正是一死，爽爽快快，早 一点儿不好么?二哥!您怨命吧，姓赵的是旁人呀! (着急)你说我已经答应救你，为的是瞧见了你身上 带着八十多块钞票，才起了歹心，把你活埋，简直是 图财害命呀!这是哪儿的话!(老羞成怒)滚开吧! 不听将军的命令，来听你的话，我自己的脑袋，都不 要了么!赵阎王走啦，你们敢怎么样吧!(满面杀 气，冷笑)赵阎王就是这个脾气，翻脸不认得朋友!

只听得远远近近，呜呜鬼哭，一阵阵断顿不续，若有

无限怨怒。

赵 大 (盛怒)住嘴!住嘴!教你知道厉害!(对树放枪。) 立时万声俱寂。

赵 大 (得意，傻笑)一群贱骨头!这一枪把他们制住了， (定了一会，便觉神志清楚了许多，那鼓声也近了) 咦!我耽搁些什么,后面有人打着鼓追赶，放着路不 走，糊里糊涂的，在这里瞎放枪，糟蹋枪子。(急速举 步，但看见树不免胆寒)咳!怕的什么!林子里，那 些都是树木，还会有别的东西么!(走入。)

(民国十一年长辛店)

**——闭** **幕**

**第** **四** **幕**

此时月亮从乌云中透了出来，眼前境界，历历清 楚。这段林子，却不见有许多大树，靠近有一干两 干，倒在地上，远望一丛，皆是矮树。

赵 大 (跌跌跄跄奔入，扶着一段横木，便躺下来，在地上呻 唤)哼!哼!(勉强坐起)啶啶!我的脚啊，(两手把 脚搬近身旁)穿着这个鞋，我可一步真走不了啦! (脱了半天，才慢慢将两只棉鞋褪下)胀得这样紧法， 你瞧多么肿呀!(伸直脚)嗳呀!(望林生叹)怎么还 在林子里?早就该出去啦!(担心)走了又走，像是

过了不少个时辰啦! 铜鼓声似乎响些。

赵 大 你听呀!倒霉的铜鼓，又打起来了。(摇头)这声音 是近了点儿呢还是远啦!也听不出来!(又自己宽 慰)怕什么,离着一大段路哩，哪儿就能赶上么!(身 子往后一靠，略为安闲，仰着头看月亮)好呀!月亮 出来，可以找个道儿走，不会再瞎碰瞎撞，绊着跌着 啦。(转念)这一夜怎么这样长啊，天总不肯亮，(四 顾)有了太阳，我才知道哪一面是东，哪一面是北呀! (苦笑)赵阎王本来在营里，当着好好儿的差，一下子 竟弄得在荒林里逃命! …… (低头不语。)

一 团鬼火，绿阴阴地从矮树堆里钻出来，闪烁不定。 赵 大 (摸袋)钱!还好都在。(意足)命里该是我的，总是

我的!(掏出钱)要不是为着你， …… (哽咽不能成 声，一会又说)好了!可以享福寻乐了，拼着性命干 一回，算没有白干!(想起枪打营长的事，心里惶恐) 记着点儿，这钱是怎样得来的，也得行点好事才好! (指一卷钞票)先花几百块，换买一块小小的麦田，自 己的力气，挣换出吃的、穿的、喝的来，良心无亏，从 此安分守己，做一个好人吧!(又指一卷)再花几百 块钱，修盖娘娘庙，挂个新匾，初一十五，烧香上供， 有罪赦罪，有冤解冤，保着平安无事!(又指一卷)这 几百块钱，有亲戚朋友，穷的、老的，或是天灾人祸逼 得无法的，我一生辛苦，样样尝到，哪能袖手旁观。 (又指一卷)这几百块钱，修桥铺路，夏天汤药，冬天 稀粥，也不枉了我姓赵的出门二十多年，今天发了财 回来。

只听得铛郎郎地响，一团黑影，跟着那鬼火游出来，近 前一看，却是一个人影，左手拿一只碗，右手掷骰子。

赵 大 (抬头看见)我说是谁?是王狗子呀，好久不见，我真 念着您哩!他们还说您当了革命党的奸细，给大帅 将军枪毙啦，这见着您，我心里喜得什么似的，干么 不说话呀!

王狗子将碗放在地上，只顾掷骰子，又做手势，似乎 邀赵大入局。

赵 大 (勃然大怒)我把你这个下贱不要脸的狗东西，当初 姓赵的本是做了好人，当初，我省吃省穿，攒聚下来 几十两饷钱，打算退伍回乡，及早改行，是你王狗子， 连骗带哄，遨我跟你耍钱，把我的钱都赢了去，我是 无可如何，才从新当兵，混一口饭吃，思前想后，就是 你这个坏蛋，赶络着我再向这下流里走……走 …… 走到今天!(抓着钞票，朝王狗子晃了几晃，却立刻 塞入怀里)今天姓赵的，又发了财，又打算回家行好， 你王狗子，又起了欺骗歹心，又来邀我耍钱么?(拔 出枪来)狗子呀!我已经要过你一次命啦，你逼着

我，非再要你的命不可么? 铛郎郎骰子声。

赵 大 去你的吧!(一枪打去，万景都灭。)

(民国五年春)

**—** **闭** **幕**

**第** **五** **幕**

山势至此，陡起成为小冈，过冈子去，无数峰岚， 都密密盖着树木，那冈子上，却是平坦坦光地，约有

百十尺围圆。

赵 大 ( 一 路喊来)好热呀!好热呀!好热!(走到冈子上， 四面一望，忽然四肢僵直，双目紧闭，将身子左右旋 转，举动木笨，是不由自主的样子，少停张开眼向远 远了望，指手画脚，说出许多话来，都是呓语)烟! (指一处)黑烟直往上冒，(往后退缩)起了火啦!(再 指)好大火!不远不远。(侧耳)什么?哭。娘儿们 的声音!好些娘儿们哭哩!(立在石头上张望，吃 惊)啊呀!这么许多姑娘媳妇们，四处乱跑。(咽了 一口)兵老爷在后边追着。(目不转睛)啃!……啃! ……喻!(哭声)……一个年轻的姑娘，冲这头跑，给 他们抓住啦。(很细心看)那不就是王三姐儿么,剃 头王师父的妹子，(发急)他们把她按倒在地。三个， 三位兵老爷，都堆在她的身上了。(两手掩着眼睛) 喔……喔……喔!

铜鼓声如雨点一般，打得甚急。

赵 大 (仍是昏迷不醒)不好了，兵老爷来啦!冲着我们的 房子来啦!(摇手)不!不!这是我的家!我不愿意 走呀!(干笑)我这么大年纪，又老又丑，还怕什么! (催旁人)玉姐儿，你，你快跑!快!快跑呀!(吃惊) 不行啦，兵老爷都到了门口，跑不出去啦!(着急)玉 姐儿快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你还是死了吧! (叹息)年轻的小闺女，长得这样美，……(踯脚)快! 快……打窗户里跳出去!那不是窗户么!(屏息而 待)好了，好了，(反而自慰)我的女孩儿总算保住了 ……她死啦。(掩面啜泣。)

又一阵铜鼓声。

赵 大 兵老爷，你进来要什么?……开箱子干么?……咱 们穷苦人家，没有值钱的东西 …… (厉声)把皮袄给 我留下! ……兵爷，我不敢!(改口)你把这衣服留 下赏我吧! ……只有一件綢衣，还是做新媳妇的时 候，我婆给我的，……别弄脏，藏着给玉姐儿陪嫁哩。 ……别拿走! ……听老人家一句话吧! ……六十多 岁的人，说话决不会错呀! ……走吧走吧!财主家 里去，可怜穷人，放过他们吧!干嘛点火?……不是 要放火!天哼， ……白烟往上直冒， 一下子就穿顶 了。……咱们穷人，碍着你们什么啦，这样狠心毒手 啊! … … 兵爷!没有人，铺底下没有藏着人! … … (陪笑)我就有这么一个小子……他实在是骇坏啦， 这孩子不会害人……饶了他吧……别打他，那枪把 多么重呀! …… (发急)别把枪尖儿指着他，这个式 儿不好 …… (跪下)求求你，求求你，我跟诸位跪下 啦! ……有福有量的兵老爷……还是杀我吧!诸位 别 …… (大叫)哨! ……哨……啃! ……我的孩子也 死了!死了!死 … … (大笑)好热呀! … … (脱去衣 服)火愈烧愈大，也罢!……火神菩萨收了老婆子去 吧!我还要活着干什么!(拥身一跳，倒在地上，乱 喊乱滚。)

又有一阵铜鼓声。

赵 大 (渐渐静下来，躺着不动，忽地翻身坐起，自己莫名其 妙)我这是做些什么呀!(看了一转)还在林子里? (指脱下来的衣服)咦，把衣服、钞票，满地乱扔!(仍 旧穿上。)

**又是一阵铜鼓声，只见状似人形的黑物，一个一个现** **出来，接连有几十个。**

赵 大 你是谁! ……都是烧死的冤鬼呀! ……那不是三个 年轻俏皮的姑娘，怎么浑身黑的，眼睛鼻子都没有? ……还有老头儿……还有小小子 …… (大骇，往后退 缩)几千个弟兄们放火的，怎么单来找我一个人!

(拔枪)瞧我好欺负呀!(连击两枪，万景都寂。) (民国前 一 年南京)

**——闭幕**

**第** **六** **幕**

仍在冈子上。

赵 大 (伏在地上求祷)老天爷!救救俺吧!我一辈子无恶 不作，早就该报应，早就该死，念我从没有存心故意

毒害他人，老天爷，我本不愿意做坏事啊! 铜鼓声不绝于耳。

赵 大 (跪直伸诉)那次见男女老少，在火里滚跌叫唤，我向 弟兄求情，他们说，不放火不能抢劫，做事得斩草除 根；我心里不忍，想回营不干，弟兄们把刀架在我颈 上，说同过河，同下水，发财在一块儿，倒霉也在一块 儿，大家动手，不许一个人单做好人，先杀背群的；我 没有法子，只好依从，到后来做溜了手，才胡作胡为

的呀!

铜鼓声。

赵 大 (磕头)那狗子是我乡亲，流落在外，我拿钱替他治 病，又代他找着差使，这东西恩将仇报，反而骰子里 灌铅，诈骗了我的银子，你想有一点血气儿的人，谁 还能甘心忍受，我才蒙报他是革命党，原为教他吃苦 几时，出口冤气，谁知审出来真凭实据，他真是奸细， 给营长枪毙了呢!营长升官，我心里悔得了不得，五 百两赏银， 一文不要，老天爷!你也瞧见的呀!(磕 头)我赵大不能算是顶坏，多一半是冤枉的，老天爷! 可怜开恩吧!

渐渐明朗，现出衙门，居中一官，翎顶袍褂，据案高 坐，十数衙役，横眉怒目，侍立两侧，笔架签筒，夹棍 竹板，色色齐备，便是前清时审判公堂。

一妇人朝上跪着，那官儿颠头播脑，问了许多话。妇 人只是摇头。官儿想了一想，和颜悦色，指着赵大又 问。妇人仍是摇头。官儿拍案怒问。妇人只顾摇 头。官儿无法，命差役将妇人带过一边。

又一老者跪上堂来。官儿照旧问了许多话。老者摇 头。官儿削切开导。老者固执不从，仍是摇头。官 儿厉色，拔出一把签，指指赵大，那老者叩了一个头， 跪着摇头。官儿大怒，指挥左右，将老者上了夹棍， 老者痛得昏绝了去。

赵 大 ( 骇得手足无措，口里只叫)老天爷!

喷了一口冷水，那老者渐渐醒转。官儿指着赵大，又 问。那老者回过头，望了一眼，叹了口气，很像不得 已的样子，勉强点了点头。官儿大喜。

赵 大 青天大老爷!冤枉啊!

带上那妇人来又问。妇人仍是摇头。官儿大怒，掷

下一签，衙役等将妇人按住鞭背。 赵 大 啊呀!大老爷!

那妇人被鞭得一丝两气，官儿指着赵大再问，便连忙 点头称是。官儿大喜。

赵 大 青天大老爷，冤枉啊!

那衙役等，将着竹片夹棍，恶狠狠地望着他。

赵 大 (爬前跪下，叩头求告)青天大老爷!冤枉啊!(说了 许多遍，官儿全未听见)老爷别把小的当做凶手，小 的没有杀人呀!老爷!他们是打昏了，瞎指胡说，小 的是冤枉的呀!

衙役将夹棍扔在当地。

赵 大 老爷开恩!小的打不得啦!腿骨都夹碎啦，青天大 老爷!

衙役摩拳擦掌，即待动手。

赵 大 (抬头问天)天老爷!这叫做公道，这叫做讲理么? 咱们没钱没势的老百姓，遇着这群(悲愤填胸)豺狼， 还想活命么!(激烈)可是姓赵的，不能容容易易就 死了，我得先杀几个人，(立誓)诸位神道老天爷，只 此一次，永不再犯；我赵大往别处躲仇避祸，从此以 后，要做一个好人。(拔出枪，指着官)狗官听着，现 在是民国，有王法的，你还要冤枉我么?(一枪打去， 万景俱灭。)

(光绪三十二年)

**——闭幕**

**第** **三** **节**

**第** **七** **幕**

林中，赵阁王前遇活埋被害诸冤鬼处。鼓声更 近 了 。

赵 大 (筋倦力疲，步履艰难)这可怎么着!(跌倒在地)五 个枪子儿，都使完啦，天还不亮!(爬起想走，又跌在 地)给他们拿住吧，我真不在乎啦!(抱着头哭)我怎 么会有今天，当初……(坐起思量往事，无限凄伤)咱 们也是本分人家，种田过活，老爹死下来，留下一所 房子、一块地，我养着老娘，对河邻居刘家的小姑娘， 叫小金子，(爱深难忘，提起名字，犹觉恋恋)咱们俩 自小在一块儿长大的，小金子说给我做了媳妇，指望 不久过门，娘儿三个，有吃有穿，短不了和和睦睦，有 几天好日子。(长叹)谁知那个年头，来了一个鬼子， 说咱们拜祖宗敬神道，全不对，死了还得下地狱受 罪。那鬼子尽教着村里人吃洋教，说鬼子话，拜洋菩 萨，他妈的又要盖洋教堂。这可坏啦，我说俺自个儿 的地，怎不让种呢，原来村里的王老虎，欺着俺跟妈 是孤寡，没人帮助，把咱的地偷占着卖给鬼子啦，盖 上洋庙，大红砖房，王老虎发了几百吊钱的财，咱们

一个大钱没见，鬼子势力大着哩，哪儿去讲理啊，妈 一急病死啦!我的小金子，她……也……死 …… 了! 好鬼子!好鬼子!(抱头又哭。)

树后走出两个人：一个深目黄须，胡服手杖；一个肥 头大腹，宽袖长袍。那洋人虎视熊盼，四处指点；那 洋奴胁肩谄笑，一路奉承。

那洋人戏取棍子，在赵大头上轻轻敲了两下。 赵 大 (跳起骂道)什么东西!

洋人昂着头，睁着眼，反而有气。

赵 大 (见是洋人，骇得慌了手脚，连忙跪下)洋老爷，洋大

人!别打!别打!洋大人!(叩头。) 洋人十分得意，慢慢走开。

赵 大 咳!咱们都不是人!(爬起来，恨说)好厉害的鬼子， 县里老爷都怕他，府里老爷怕他，道里老爷怕他，抚 台大人怕他，都怕他，北京皇帝万岁爷也怕鬼子，好 呀!(声泪俱下)穷人不怕他，别把咱们穷人太赶急 了，总有二天反起来，拿鬼子一个个斩尽杀绝，报仇 雪恨，(站在一块石头上，侧目看看洋人、洋奴，忽然 一阵狂笑，眼红声酷)我说是谁!原来是王老虎啊! 你害得我好，你害得我好，啊啊!也有走到赵阎王手

里来的时候，(狂笑)今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洋奴向洋人打恭作揖，那洋人便走前来护着他。

赵 大 (正要抓住仇人，被洋人恃蛮拦阻，真是忍无可忍)怎

么说?王老虎拜过洋菩萨，就可以白欺负人么? 洋奴在洋人背后，有揶揄之色。

赵 大 (字字沉着，国人同痛)鬼子!你听我说!你到俺村 里来，甘言笑脸，说为是行善救苦，咱们老实心眼，受

你哄骗，把你当做朋友，礼貌相待。哪知你这个东 西，口是心非，结交了坏人匪类，欺负良善，尽讲究损 人利己，胡行胡为；你的势力大啦，咱们斗不过你，今 天你财也发啦，田地拿过去啦，什么都是你的理，什 么都是你占便宜啦，咱们呢，丑丢尽啦，不是人，应该 倒楣的啦，永世比不上你洋大人，连猪狗都不如啦! 姓赵的有田有地，母子两个，过的安安乐乐的日子， 好鬼子，你搅得咱们家破人亡啊!你真把姓赵的，当 做个不要脸怕死贪生没有心肝的王八蛋，不敢把鬼 子怎么样么?(一股怒气，上冲牛斗)我……我 ……

我……(举起手来，却待行凶。) 洋人霍地竖起那棍子。

赵 大 (积威之下，到底不敢，十分委屈，只好往肚里咽，那 只举起的手，慢慢缩回来)有……什么 ……法 …… 子， ……鬼子手里有棍子!(无可如何，但怨毒愈 甚。)

洋人也有些担心，提棍防着。

赵 大 (不顾死活，跳起喝道)没有你们这群毛子，姓赵的何 至如此!还我那块地，还我小金子，不杀你，死也不 能甘心!(拔枪，三放不响)枪也欺负我!(掷枪在 地)老子不要啦，你们有枪，老子不怕，老子有金钟 罩，铅子打不进，给我一根木棍，给我一根木棍。(拾 树枝在手)姓赵的一辈子不肯吃亏，杀大毛子，杀二 毛子，杀三毛子。(将棍乱击，万景都灭。)

(庚子)

**—** **—** **闭** **幕**

**第** **八** **幕**

林中，赵大遇见王狗子处。铜鼓声更近了。

只见密密层层，立着许多人，大半衣服破烂，状 如乞丐，几个红布缠头，绣衣画面，如戏上扮的二郎 神、三太子、孙悟空、猪八戒、秦叔宝、武松、黄天霸等 等，有的拿着枪刀，有的拿着钯锹扁担。红旗大书乾 字，另有许多旗帜，写的是“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 和神团”,“杀大毛子，杀二毛子，杀三毛子”,“姜太公 在此”,“月光老师在此”等字。

赵 大 (伏地诵咒)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叩 头三十六)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 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伏地不动。少时白 沫满口，跃起，指挥众人，操棍舞跳，口里叫喊，与铜 鼓相应。)

**第** **九** **幕**

铜鼓声打成一片，少刻住了。

小马领着一队，老李做响导，已追到赵大入林子 处。

小马同老李向内张望，众人藏伏在树背石后，持 枪守待，如临大敌。

**老** **李** 就是这个林子!

小马(很不高兴)好家伙，足足走了三十多里地!(擦汗。) 老 李 (在地上寻看，得意说)打这儿进去的，准没错儿。

小 马 (不信)由你说!

老 李 (举起枯枝)树枝儿，没有人打火点着，自己会烧起来 么 ?

众人都回过来看。

小 马 (无话可答，但心里不愿)你可不能说他还在里头吧! 老 李 (冷)跑不了!

小 马 他先到三个时辰。这早晚许在林子那一边啦!

老 李 (冷)说不定，不认得路。走不出去，瞎钻瞎撞，就许 在里头转上一辈子的圈子。

小 马 真他妈当的倒霉差，大冬天，在被窝里睡着还冷，到 荒地里来喝西北风么!拿住赵大，追回贼来，明天是 营里弟兄大伙儿都关饷，咱们就该白辛苦的!

老 李 营长不说，拿不住赵大，这一个月欠饷，就算没了么?

小 马 不是为这几两银子，我还不来哩! 老 李 (冷)拿得住!

小 马 他早是高飞远走了! 老 李 ((冷)在里头。

小 马 好吧!就算在里头吧!他在暗处，咱们在亮处，他拿

着枪等着，谁不知道赵阎王是百发百中呀!

老李语塞，众人咱见，赶快将身伏下。

**老** **李** (冷)等着!等着!等着!太阳快出来啦!东面发亮 啦!

忽听得林中有物作声甚厉，众人回身注视。 小 马 (走进)小心着!小心着!

又听得赵大在内，直着喉咙，忘命狂喊。

小马是他!是他!正是赵大， 一个人舞着跳着，疯疯癫癫 的，(大喜)手里枪也没有，舞着根树枝儿。(将手一 招，许多兵都跟着冲进去了。)

老 李 (跟到树边，忽又一个转念，不走进去)原来如此啊! 营长简直都推在赵大身上，小马这些混蛋，也会信 他，(暗笑)我不明白，赵大这一枪，怎么单打不死他，

腿上小小的伤，那会致命么? 林中枪声连发。

老 李 (默然，少顷长叹)完了!这是你眼睛不认得人，对着

恶虎凶狼也要尽忠报国，才有今天的下场! 小 马 ( 走 出 来 ) 拿 住 了 ! 拿 住 了 !

军队凯旋回来，几个兵抬进赵大，放在亮处。

老 李 (解开赵大的衣服，摸着胸口，摇摇头)咳!(随手拾

起一卷钞票)这么许多钱，准有几千块。 小马 来!交给我，我带回去。

老李一包包递给他，众人看了眼红。

老 李 (在赵大腰里，摸着一包东西，似乎是几卷钞票，不觉 诧异)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忙将赵大身体翻 转，脱去他上身军褂)还有!都在口袋里，(对小马) 你连这件褂子拿去吧!

小马(接了褂子，高兴)老李!全靠是你!没你，咱们怎么 也不会知道赵大走林子这条路。你回到营里，营长 准肯开恩，这趟将功赎罪定了!

老 李 (听了怫然，深知营长虽允放他做响导，但抢劫饷银， 本是他起意的，恐难免罪责，幸而他心里已另有主 意，便点了点头，故意望着赵大叹气道)也是咱们多 年的朋友，三次在一块儿出差打仗，他死得好惨呀!

小 马 (似乎有些感动)也是他运气不好?

老 李 诸位先走一步，(指赵大)等我掘个坑，把赵大哥埋 了 。

众人惨然。

老 李 (感慨)谁都许有这么一天! 众人听了，都不言语。

小 马 走吧!营长还候着哩!

小马领了众人，打着鼓走了。

老 李 (不觉真生感触)赵大哥!大哥!(悲痛)阎王爷，你 也总算死得不含糊啦!弟兄们排着队打着鼓的送 你!(弯下去，代他整理衣服)营长待你好么?营里 这么些人，就是你心眼儿真实，就是你傻!(指点着 数说一番，又是怪他，又是怜他)你啊!你做好人心 太坏，做坏人心太好，好人坏人，都做不到家，我瞧你 东奔西走，到处惹祸，一辈子也没有过了一天的好日 子，(含泪)今天还是老李来埋你!(顿)老李求你帮 个忙，行不行，腰里的钞票洋钱，借给我做盘缠吧! (不忍动手，停了一刻，终将赵大腰里系着的手巾包 解下来，取出钞票，尽数放在自己怀里，即将手巾包 了赵大的头)赵大哥你死了没鬼便罢，假如有灵，就 保佑着我过林子回老家吧!(拉着赵大，又回头看看 天光)天也快亮啦!(走入林子去了。)

**——闭幕**

**名优之死**

田 汉



人 物

刘振声——名老生。

刘凤仙——坤角青衣。 刘芸仙——坤角老生。 萧郁兰——坤角花旦。 左宝奎——小丑。

杨大爷——当地流氓化的绅士。 王梅庵——小报记者。

何景明——新闻记者。

阿蓉——刘凤仙的跟包。 阿福——刘振声的跟包。

经 理 琴 师 其 他

**时** **间：**现 代 **地** **点** **：**上 海

**第** **一** **幕**

大京班后台。

名角儿扮戏的特别戏房。

〔名丑左宝奎扮好《乌龙院》里的张文远，坐在刘老板 的大镜子前面，故意地仔细端详。

〔萧郁兰， 一位新来的坤角花旦，扮好阎惜姣也坐在 镜子前面跟左宝奎闲谈。

**左宝奎** (把面部化妆斟酌了好 一会)今晚也不知怎么回事， 老扮不好。

**萧郁兰** (一 面理着头上的珠翠)得了。扮得再好也是个小花 脸儿。

**左宝奎** (仍是一 面匀粉)别瞧我是个小花脸儿，在阎惜姣的 眼睛里面，还是个大大的小白脸儿呢。

**萧郁兰** 这 才 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左宝奎** 不，不是“出西施”,是“出张文远”。(彼此大笑)这是 咱们唱戏的挺公道的地方，人家自以为是漂亮人物， 够得上骗人家老婆的，咱们在戏台上偏叫他去丑。

**萧郁兰** (微笑)不过左老板也只好在戏台上骗骗人家的老婆 罢了。

左宝奎 那不就成了吗。人总得安分，像我这样的平凡人，能 够在后台跟萧小姐这样的聪明姑娘聊聊天，就够幸 福的了。

萧郁兰 同我?我有什么好?我看你同她才谈得起劲呢。 左宝奎 别瞎说了，“她”是谁?

萧郁兰 (努一努嘴)你听!

〔内刘凤仙唱《玉堂春》中一段〔二六〕:“打发公子回 原郡，悲悲切切转回楼门。公子立誓不再娶，玉堂春 到院我誓不接人。”接着台下叫“好”之声，和许多怪 声。

左宝奎 (悟)哦，凤仙儿啊。 萧郁兰 可不是吗?

左宝奎 (鄙笑)那种没有良心的女人，我同她谈得起劲儿?

萧郁兰 (低声)怎么说她没有良心?

左宝奎 你不知道她跟刘老板的关系?

萧郁兰 我才来半个多月嘛。 左宝奎 我告你吧。 … …

〔后台经理匆匆上。 经 理 老板来了没有?

左宝奎 还没有来。

经 理 老板从不误场的，今天怎么啦。

左宝奎 是啊，平常总是老早就来了的，今天许是有了什么事

吧 。

经 理 (顿足)这怎么办!《玉堂春》就要下了。

左宝奎 叫前台码后点儿吧。他一会儿准到的，误不了。 〔 经 理 下 。

萧郁兰 (女性的好奇心，低声)你说，她怎么没有良心?

**左宝奎** (低声)我对你说了，你可别告诉人家。 **萧郁兰** 那自然哪。

**左宝奎** 谁相信你。叫一个女人守秘密，好比叫孙悟空守蟠 桃园，非坏事不可。你得发誓。

**萧郁兰** 那么,你且听了。 **左宝奎** (戏味)大姐请讲。

**萧郁兰** 左老板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要是告诉了人家，天把

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

**左宝奎** 哈，哈，你倒唱起《坐宫》来了。

**萧郁兰** 好，这一下可真发誓了。我若告诉了人家，到下一辈

子再变女人。 **左宝奎** 还再唱花旦。

**萧郁兰** 左老板也再唱小花脸儿跟我配戏。

**左宝奎** 得了，我下一辈子再唱小花脸儿可受不了。 ……老 实告诉你吧。你猜凤仙儿先前是干什么的。

**萧郁兰** 我怎么知道。

左宝奎 她呀，她是从小就卖给人家当小丫头的。时常给她 太太打得满屋子转。有一回她失手打碎了她太太的 一个玉钏子，一想这可没有命了，才逃到外面来。她 又没有亲戚朋友可找，就躲在人家屋子后头哭。这 给刘老板看见了，可怜她，把她收留在家里，替她出 钱请师父叫她学戏，老板也亲自指点她，跟她置行 头，在她身上真没有少花心血。

**萧郁兰** 那么现在鼎鼎大名的刘凤仙是刘老板给一手提拔出 来的了。

**左宝奎** 可不是。

**萧郁兰** 这么说起来，凤仙儿得大大地报答刘老板才对啊。

**左宝奎** 可不是。从前这孩子对刘老板倒还好，近来可越不 成话了。

〔内刘凤仙唱《玉堂春》中的一段：“皮氏一见变了脸， 她说犯妇害官人，约同乡邻共地保，拉拉扯扯到公 庭。”

〔台下彩声和怪声叫好之声不绝。 **萧郁兰** 凤仙儿的人缘可真不坏。

**左宝奎** 咳，论聪明，论扮相，谁不说是一块好料，可是这年头 就容不了好东西。 ……老板最讲究戏德，戏品，巴巴 地望她做个好角儿，哪知道她偏不在玩意儿上用功 夫，专在交际上用工夫。因此外行越欢迎，内行就越 看不顺眼儿了。 ……这还不算，你看见那老坐在右 边楼上第一个包厢里的那个戴尖顶儿帽的没有?

**萧郁兰** (想一想)是不是那姓杨的? **左宝奎** 你怎么认识他?

**萧郁兰** 昨天他还同一个报馆里的记者问我要照片儿呢。

**左宝奎** 你得当心，那真是个坏蛋，社会上有了这种人就像家

里有一窝小耗子似的，什么好东西不给破坏完。 **萧郁兰** 他今晚又来了吗?

**左宝奎** 怎么没有来，他每晚都不告假，有许多真想看咱们的 戏的，不是没有钱，就是没有工夫，偏偏他有的是钱， 有的是工夫。

萧郁兰 我看他每逢凤仙儿上，他就坐在那儿看戏，凤仙儿一 下，他就溜到后台来了。难道还想打凤仙儿的坏主 意吗?

**左宝奎** 不是打她的坏主意，莫非真爱她的艺术? **萧郁兰** 他岂不知凤仙儿是刘老板的。

左宝奎 这年头讲的是霸道，只要是自己喜爱的，管他是谁 的?不过这个也不能全怪人家，只怪自个儿不好。 (笑望萧郁兰)像咱们萧小姐这样的正派姑娘，人家

能勾引得坏吗?

**萧郁兰** (笑了)那倒很难说。

〔刘振声的跟包阿福上。

**左宝奎** (对阿福)阿福，老板来了吗? **阿** **福** 来了。(预备脸水等)

〔内刘凤仙唱《玉堂春》中的一段：“王公子一家多和 顺，奴与他露水夫妻有的什么情?”

〔接着有人怪声叫“好嘛”。 〔经理疾上。

经 理 老板还没有来吗? 阿 福 来了，来了。

经 理 (拭汗)真把我给急死了，再不来可真要误了。 左宝奎 还不要紧，叫前台再码后点儿。

〔经理下。

〔刘振声，一代名优，抑郁执拗之态可掬，便服上。

**左宝奎** 哦呀，老板来了。

**刘振声** (略拱手)辛苦，辛苦。 **左宝奎**

辛苦，辛苦。

**萧郁兰**

〔刘振声就坐，吸烟后，徐徐洗面化妆。

**左宝奎**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他们催了好几趟了。 **刘振声** 家里来了几个老朋友。前面谁的戏?

**左宝奎** 凤仙儿的《玉堂春》,早就要下了。您没有来，才叫他 们码后 。

**刘振声** 唔。(穿上彩裤，着上靴)阿福，撂头。

〔阿福给刘振声撂水纱，戴上网巾等 ……

**刘振声** (一面扮戏，慨然对左宝奎)我也许不久要上烟台去。 **左宝奎** 为什么?

**刘振声** 今天有一个朋友从烟台来邀角儿，我说我去。 **左宝奎** (惊)您怎么到那样的小地方去?

**刘振声** 那个地方虽小，可是懂得我的倒很多。再说，我也想 走动一下。 ……

**左宝奎** (同情)您走动 一下我也赞成，凤仙儿呢?当然跟您 一块儿去哪?

**刘振声** ( 一 面扮戏，默然有顷)谁管得着人家呢。 〔左宝奎、萧郁兰相视默然。

〔内刘凤仙白：“大人哪。……[二六]:王公子好比采 花蜂，想当初花开多茂盛，他好比蜜蜂儿飞来飞去采 花心，到如今朝风暮雨摧残尽，为何不见蜜蜂行?” 〔内小生白：“快快出院去吧。”

〔内刘凤仙白：“是。悲切切哭出了都察院 …… ” **左宝奎** 风仙儿快下了。

〔内刘风仙唱：“看他把我怎样行。”

〔刘凤仙着《玉堂春》戏装上。 **左宝奎** 辛苦，辛苦。

**刘凤仙** 辛苦，辛苦。今天可真倒霉。弦子调门打得那么高， 把我的嗓子都给逼哑了，后台还老是码后码后的。

啃，先生您可来了。 **刘振声** (点头)来了。

**刘凤仙** 怎么来得这么晚哪，家里有什么事吗? **刘振声** 来了几个朋友。

刘凤仙 永康给我送衣服来了没有? 刘振声 没有。(扮得差不多好了) 刘凤仙 阿蓉回头去催 一催。(卸妆) 阿 蓉 (替刘凤仙卸妆)是。

〔杨大爷，一头戴尖头儿帽的绅士，同一小报记者王 梅庵由右上。

杨大爷 (对王梅庵)你到后台来过没有? 王梅庵 没 有 。

杨大爷 到后台来玩比在前台看戏有趣得多。 〔左宝奎将上场，恰与杨大爷相撞。

杨大爷 啊，左老板!(握手) 左宝奎 呀，杨大爷，老没有见。

杨大爷 你这坏蛋，不是昨晚还见过的吗?

左宝奎 哦，对，咱们昨晚还见过的哩。这些日子我不知怎么 了，老是头昏脑胀的。难得杨大爷每晚都来捧我。

阿福，给杨大爷倒茶。

〔内声：“左老板快上了。”

左宝奎 请坐，请坐，我一会儿就来陪您。(带着笑匆匆下场)

杨大爷 (望着他下场，回头向王梅庵)这个坏蛋，他当我每晚 是来捧他的。

王梅庵 哈哈。这样的误会是常常有的。

杨大爷 (忽见刘振声，有些惶愧，赶忙招呼)啊，刘老板。您 好?

刘振声 (冷然敷衍)好，您好?请坐。

杨大爷 (介绍王梅庵)这位王先生，是《春申日报》的。 刘振声 (略起身)哦，请坐。

杨大爷 这是刘老板。(四顾寻刘凤仙)

〔萧郁兰默坐等候上场。

**杨大爷** (见萧郁兰)哦，萧小姐，您可好? **萧郁兰** (微笑)我好，杨大爷您好?

**杨大爷** 好。(给王梅庵介绍)这位就是萧郁兰萧小姐。 **王梅庵** 哦。(招呼)

**杨大爷** 萧小姐虽是唱花旦的，可是后台都恭维她是个女圣

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她睬都不睬哩。哈哈!

**王梅庵** 真乃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萧郁兰** (笑)哪儿啊。我是个蠢孩子，什么话也谈不上来，您 那多原谅。

杨大爷 别客气了。瞧您多会说话。哈哈。萧小姐，在北京 的时候我也常看你的戏，那时候你的名字叫玉兰，怎 么这会儿又改了郁兰了呢?

萧郁兰 从前有爸爸有妈妈的时候心里挺痛快的，所以叫玉 兰；这会儿单剩了我一个出门在外，心里老是挺别 扭，挺郁闷的，所以就改了郁兰了。

杨大爷 这用得着什么郁闷呢?像萧小姐这样的姑娘到哪儿 都是受欢迎的。还是叫玉兰的好。我挺喜欢这名 字。(用手指写在掌心)玉兰。(向掌心一吻)

**萧郁兰** (鄙视地微笑)怕不够味儿吧。 **杨大爷** 够味儿极了。

〔王梅庵、萧郁兰皆笑。

〔刘凤仙换好旗袍由屏风后面转出来。 **萧郁兰** 够味儿的在后头呢。

〔内丑白：“大姐，开门来。”

**萧郁兰** (忙念戏词)来了 … … 。(向杨大爷等)您坐会儿。 (一笑匆下)

**刘凤仙** 啃。杨大爷，您刚来的吗?

杨大爷 ( 狼狈)啊，凤仙!我们来了一会儿了。 … … 我给你 介绍，这位是《春申日报》的王先生。(对王梅庵)这 就是刚才演《玉堂春》的——你叫好把嗓子都给叫哑

了的刘小姐。 **刘凤仙** 哦，请坐。

**杨大爷** 王先生一向仰慕你的艺术，几次要我带他来看你。 **刘凤仙** 不敢当。

王梅庵 刘小姐的色艺我们一向是很仰幕的。昨天我还在报 上发表一篇介绍您的文章。您的玩意儿可真棒，有

些读者还提议要给您封王哩。

**刘凤仙** 啃，那怎么敢当，都是您捧得好。

**杨大爷** 是呀，前回你那张照片就是在王先生的报上登出来

的 。

**刘凤仙** 谢谢。

**王梅庵** 可惜是本装的，而且小了一些，最好请刘小姐再给我 一张大一点儿的戏装。

**刘凤仙** 有。家里有。《汾河湾》的，《御碑亭》的全有。杨大

爷常到我家的，回头请杨大爷交给您得了。

〔刘振声一面化妆，一面嫉怒的表情。 **杨大爷** 对，你找我吧。

**王梅庵** 好。不过顶好是《玉堂春》的。 **刘凤仙** 那倒没有。

**杨大爷** 不要紧啊，回头我带她去拍几张得了。总归关于凤 仙儿的事都包在我身上。

**刘振声** (忍无可忍，以拳击桌)什么东西!

**杨大爷** (推开王梅庵，怒目对刘振声)你骂谁?

**刘振声** (不欲启釁，最后的隐忍)我骂别人，不关你的事。 **杨大爷** 说话可得清楚一点。

**刘振声** 没有什么清楚不清楚，谁不是东西，我就骂的是谁。 **杨大爷** (瞪眼)好!(四目对射)

〔内旦白：“三郎随我来。” 〔丑：“来了。”

〔萧郁兰、左宝奎同下场，就是说同回扮戏的房里。 **萧郁兰** (打量一下)怎么哪?

**左宝奎** 嗳呀，杨大爷，我不是说一会儿就来陪您的吗?怎么 生我这么大的气呢?

**萧郁兰** 老板，望着他干吗!快上呀! 〔众人内白：“退堂了。”

**刘振声** (由憤怒回复到他的艺术的世界)列位，少陪了。 ( 下 )

〔刘振声内唱《乌龙院》[二簧平板〕:“大老爷打罢了 退堂鼓，衙前来了宋公明。”

**——幕落**

**第** **二** **幕**

午后二时。

刘振声之家，刘凤仙居室，锦帐低垂。

〔刘振声之另一女弟子刘芸仙由右门轻轻登场，至榻 前略掀帐子，唤刘凤仙起床。

**刘芸仙** 姐姐，姐姐，起来呀。

**刘凤仙** (在床上闭着眼睛答应)唔。

**刘芸仙** 起来呀，先生叫你起来吊嗓呀。

**刘凤仙** 唔，就起来了。(可是动也不动) **刘芸仙** 怎么又不起来呢?时候真不早了。 **刘凤仙** (带愠)晓得了。

〔刘芸仙只好暂下。

〔帐子里面的刘凤仙仍无起意。

〔一会儿刘芸仙又轻轻走至榻前。

刘芸仙 姐姐，姐姐，起来呀，怎么还没有起来呢?

刘凤仙 (刚入好梦，被其叫醒)尽在这里叫什么!好容易睡 一会儿又给你吵醒了。

**刘芸仙** 先生要我来催你的呀。

**刘凤仙** 催，催什么命!一会儿不就起来啦?

**刘芸仙** 一会儿一会儿的，洗脸水都凉了。

刘凤仙 凉了不好再打。 刘芸仙 我哪有工夫。

刘凤仙 你没有工夫，谁有工夫?人家每天黑更半夜地回来， 教你打盆洗脸水都没工夫?——

刘芸仙 (忍气换水)好，水打好哪，快起来吧，姐姐。张先生 等了好一会儿了，见你没有起来，他找间壁左老板去 了 。

刘凤仙 好，别冤鬼似的在这里吵了，我就起来了。

〔刘芸仙见叫也没有用，废然再退。 〔帐子里的刘凤仙仍无起意。

〔一会儿刘老板自己上来了。刘芸仙跟在后面。

**刘振声** (走到榻前，略掀帐子，慈母似的)凤仙，凤仙!起来 呀 。

〔刘凤仙不语。

**刘振声** (略推刘凤仙)凤仙，凤仙!该起来了。快三点了。 **刘凤仙** 唔哦。先生，我一会儿就起来。

**刘振声** 就起来?咳，这“就”字是最坏事的。 **刘凤仙** (孩子似的)昨晚睡得太晚了。

**刘振声** 谁不睡得晚?我也是三点才睡，可是凭怎样睡得晚， 早上十点总得起来的。

**刘凤仙** 谁都像您?胡老板他们起得比我还晚呢。

**刘振声** 所以我说我们戏班里的习惯太坏了。再说，胡老板 原本是每天一早就练功的，好些年不间断，所以功夫 扎实，后来有了嗜好才起得晚了，因此功夫也回去 了，嗓子也差了。你又不抽大烟，干吗单学他起得晚 呢?

**刘凤仙** (撒娇地)先生，我也学学他抽大烟好不好?(作抽烟 声 )

**刘振声** 好，那么一来你就有出息了。快起来，再不起来我要 掀被窝了。

**刘凤仙** 嗡 …… (一翻身，又向里面睡去了)

〔刘振声离了她，坐到床边茶几椅上。刘芸仙给他点 上香烟，桌钟敲三点。

**刘振声** (喝了一口茶，对帐子里)凤仙，听，三点了。再隔几

个钟头，昨晚排的戏就得上了。快起来走一走吧。 **刘凤仙** 那样的新戏马马虎虎得了。

刘振声 马马虎虎?凤仙儿……新戏跟我们开路，更不应该 马虎，晓得吗?(有许多话想说又不愿意说似的，但 终于这么吐出来一部分)你还是听我的话，爱重咱们 的玩意儿吧。学咱们这一行，玩意儿就是性命。别 因为有了一点小名气就把自己的命根子给毁了。玩 意儿真好，人家总会知道的，把玩意儿丢生了，名气 越大越加不受用，你看多少有名的角儿不都是这样 垮了的吗? ……人总得有德行。怎么叫有德行呢?

就是越有名气越用功，我望你有名气，可更望你用 功 。

**刘凤仙** 难道我没有用过功么?

**刘振声** 你自然用过功，你从前真是个有心眼儿的孩子，真不 枉我教你一场，我望你成功比望我自己还要切，所以 责备你就不能不严。凤仙，你比从前变多了。从前 不管是下雨下雪，天还没亮，你就起来跟妹妹一块儿 去喊嗓子，练功，现在你睡到这时候还不起来；从前 你听我的话，现在你好像觉得我的话都是害你的了，

你不知道那些恭维你的话才真是害你的哩。

**刘凤仙** (不服)我知道了。 **刘振声** 但愿你知道才好。

〔琴师携琴上。

**刘振声** 啊，张先生你来了。

**琴** **师**来了，我到左老板那边坐了一会儿。 **刘振声** 左老板在家吗?

**琴** **师**在家。

**刘振声** 我当他到会里去了呢。他们不是组织了一个丑行联 合会，今天开会吗?

**琴** **师** 不，改了明天了。 **刘振声** 这个我倒很赞成。

**琴** **师** 听说占行也要组织联合会了。

**刘振声** 这办法很好，从前咱们唱戏的靠大人先生们保护，可 他们总是嘴里说得好，骨子里看不起咱们，吃咱们 的。现在该咱们自己联合起来保护自己了。

**琴** **师** 是呀，就是我们搞场面的现在也组织会了。

**刘振声** 场面也有会了吗?那好。 ……凤仙，快起来吧。张 先生来了。

**刘凤仙** (在被内)唔。

**琴** **师** 我来了两趟了。我以为大小姐这会儿该起来了，怎 么还歇着吗?哈哈。

**刘振声** 昨晚唱完了又接着排戏，睡得晚了些。

**刘凤仙** (掀帐笑窥)啊呀，张先生这么早就来了吗?

**琴** **师** 哎呀，大小姐，还早呢，都快吃晚饭了。 **刘振声** 快起来吊一吊吧。

**刘凤仙** 好，这就起来了。(一面披衣，揉眼)人家还没有睡够

呢。叫妹妹先吊吧。张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去洗洗 脸就来。(着拖鞋匆匆由右门下)

〔琴师调好琴。

刘振声 那么芸仙，你吊吊吧。 刘芸仙 好 。

琴 师 (一面弄琴)那么唱什么呢? ……

刘振声 就把昨天学的《昭关》后段吊一吊吧。 琴 师 (奏弦)好，来呀。

刘芸仙 (唱)一事无成两鬓斑 …… 刘振声 口劲还不坏。

〔刘凤仙已洗好脸，上来。 〔刘芸仙停。

**刘凤仙** 唱呀。

〔刘芸仙继续唱完。

刘振声 还不错。不过尖团字还得分清楚一些。比方“马到 长江”的“江”字就没有念好。(对刘凤仙)这一下该 你了。

**琴** **师** 来个什么呢?

**刘凤仙**，还是《汾河湾》吧。

**琴** **师** 哪一段?

刘凤仙 唱四句好哪。

〔琴师拉[西皮原板〕。

刘凤仙 (唱)儿的父投军无音信，全仗着儿打雁奉养娘亲，将 弓袋和鱼膘付儿拿定，不等待红日落儿要早早回程。

**琴** **师** 今儿个嗓子满好呀。

**刘振声** 像她这个年纪是应该好的。可是嗓子这玩艺儿好比 爱闹别扭的牲口，你要不每天遛遛它，它就不听使

唤，越大了越这样。 〔阿福上。

**阿** **福** 老板，陈老板来找您来了。

刘振声 哦。那么张先生你多多指点她们吧。(下) **琴** **师** 好，您别客气。那么大小姐再吊一吊?

**刘凤仙** 好，妹妹再吊吧。(望望衣镜里)瞧我披头散发的。 (下)

琴 师 把前儿教你的《法门寺》温一温，怎么样，二姑娘?

刘芸仙 头里起吗?

琴 师 “郿坞县”起吧。

刘芸仙 (唱)郿坞县在马上神魂不定。 ……

琴 师 这儿这样唱。(订正一句)

刘芸仙 (再唱)可怜我七品官不如黎民。 琴 师 对，唱下去。

刘芸仙 (唱到)叫衙役将人犯与爷 ……

〔这时刘凤仙从妆阁走出来。

刘凤仙 (匆匆地，对刘芸仙)妹妹，你快到永康去一趟，问问 那鬼裁缝，我的旗袍倒是什么时候做好。他倒是还

要不要我照顾他生意。快去。好妹妹。 刘芸仙 我不去。他不是说过明天就得吗?

**刘凤仙** 我知道，去催催他，要他给赶一赶，说姐姐今天要。 **刘芸仙** 等一天有什么要紧，我不去。

**刘凤仙** 你不去!姐姐帮过你多少忙，要你跑这几步路也不

干?我看你这孩子给先生宠得要上天了。 **刘芸仙** 瞧我不是在吊嗓吗?

**刘凤仙** 得了，你成角儿还早哩。忙在这一时半刻的?

**刘芸仙** 一会儿就上戏了，要旗袍有啥用?你也忙在这一时

半刻的?

**刘凤仙** 唉，气死我了，你这不要脸的家伙竟敢顶起我来了。

**刘芸仙** 谁顶你?本来嘛，今天你又不出门，要新旗袍干嘛 呀?

**刘凤仙** 你怎么知道我不出门?你居然替我作起主来了，真

是不要脸的东西! **刘芸仙** 哼!看谁不要脸!

**琴** **师** 好，得了，得了，别闹了。二姑娘今天打住，明天再吊

吧。千万别为小事伤了姊妹的和气。 **刘芸仙** 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

**刘凤仙** 那么是我不对了，我得罪了你了?

**琴** **师** 好了，好了，这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请你们吊噪。

好了，我走了，我五点还有点事。真是，你们姊妹俩 好好的闹什么呢?从前我们弟兄两个在一块的时候 也老爱闹，好像这世界上就多了他一样，现在剩下我 一个人，想要找一个兄弟说说话也没有了。

**刘凤仙** 您说的是，可是，她太不听话了，她太没出息了! **刘芸仙** 哼，你听话?你有出息?

**刘凤仙** 不要脸的东西! **刘芸仙** 你要脸?

**琴** **师** 好了，好了，别闹了，都是我的不好，我去了就好了。

大小姐回头园子里见。二姑娘回见。 **刘凤仙** 回见。

〔 琴 师 下 。

〔刘凤仙送琴师至门口，阖上门，回头很凶恶地走近 刘芸仙。

刘凤仙 你这鬼东西，你敢说我不要脸。我什么地方不要脸?

你说说。(揪她耳朵) 〔刘芸仙大哭。

刘凤仙 瞧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人家还没有打着你，你就哭起 来了。让先生听见了好栽我的不是，对不对?年纪

这么小，心倒好险啊。 刘芸仙 可没有你那么险。

刘凤仙 我什么地方险?什么地方险? 〔外面敲门声。

**刘凤仙** (对刘芸仙)快出去看谁来了! 〔刘芸仙匆匆退场。

〔刘凤仙急忙对镜略整衣鬓。 〔刘芸仙鼓着嘴进来。

**刘凤仙** (回头)谁来了?

**刘芸仙** 还不是那个坏蛋来了。

〔杨大爷很熟识地不待请，早进来了。 **杨大爷** 凤仙。

**刘凤仙** 哦，您来了，杨大爷。 **杨大爷** 刚起来吗?

**刘凤仙** 起来了老半天了。您请坐吧。

**杨大爷** (坐)啊呀，二小姐有什么不舒服吗? **刘凤仙** 她呀，生气了。

**杨大爷** 跟谁生气?该不是生了我的气吧。啊，我又忘了给

你买朱古力糖，该打该打。

**刘芸仙** 谁爱吃你的，还朱古力，羊古力哩。

**杨大爷** 对，明天晚上没有戏，我请姐姐跟你去看回力球。 **刘芸仙** 我不要看回力球。

**杨大爷** 那么后天咱们上丽娥丽妲，好不好?

刘凤仙 客人来了，怎么不倒茶啊?

〔刘芸仙倒了 一杯茶，使气地往桌子上一放。

刘凤仙 怎么啦!要你上永康，你不高兴，要你倒茶，也不高 兴吗?回头你可高兴吃饭?

刘芸仙 我可没有吃你的饭!我吃的是先生的饭。

刘凤仙 先生的饭就是我的饭! 刘芸仙 哼，这我倒不晓得。

刘凤仙 (对杨大爷)您看这孩子有什么用?真把我给气死

了 。

**杨大爷** 真是，二小姐，年纪小脾气倒不小呢。 **刘芸仙** 我脾气小不小不关你的事!

**杨大爷** 姑娘们脾气太大了容易老啊，二小姐。

**刘凤仙** 杨大爷别和这没有出息的噜嗦了。您今天打哪儿来 的?

**杨大爷** 我是打家里来“专诚拜谒”的。 **刘凤仙** 不见得吧。

**杨大爷** 你去问阿土，我每天离了你这里就回到家里；离了家 里就到你这里来了。

**刘凤仙**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呢?

杨大爷 前天在后台，《春申日报》的老王不是问你要《玉堂 春》的戏照吗?今天我陪你到光艺去拍那么一张，好 不好?

**刘凤仙** 我就等着您哩。行头跟头面我叫阿蓉早给预备好

了 。

**杨大爷** 拍完《玉堂春》,我们也来一张吧。就是这个打扮吗?

**刘凤仙** 在永康做了一件新旗袍，要明天才得。我叫芸仙去 催一催，她不去，我们刚才还吵嘴哩。

**杨大爷** 没关系，做得了再拍嘛。 **刘凤仙** 就去吗?

**杨大爷** 就去呀。我的新车子也开来了。

**刘凤仙** 哦，待一会儿，喝点酒去吧。我们家里有好酒。 **杨大爷** 有好酒?你爱喝酒吗?

**刘凤仙** 您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先生不许喝。说喝酒坏 嗓子，唱戏的人坏了嗓子就是坏了命根子。尤其是 我们唱青衣的，嗓子坏了人家想捧也没法儿捧了，对 不对?

杨大爷 对呀。那么刘老板喝酒吗?他好像也是不喝的。去 年有一回我跪着劝他，他还不喝哩。(望刘芸仙)那 么莫非你们二小姐倒是个酒仙吗?难怪她脾气这么 大 了 。

**刘芸仙** 瞎说!谁要喝酒。

**杨大爷** 那么,你们家哪来的好酒呢?人家送给你们的吗?

**刘凤仙** 不，是我买了预备送给人家的。芸仙，把我橱子里那 瓶洋酒给我拿来，先让杨大爷尝，是不是好酒。

**刘芸仙** 咱们家哪有酒?

**刘凤仙** 我昨天买的。

**刘芸仙** 我不晓得。姐姐，你自己拿去吧。

**刘凤仙** 唔，好。现在不和你闹。(自己很快地从橱里拿出一 瓶酒来)这不是酒!真是不会做事的丫头。 ……

〔刘芸仙一句话要出口却收回了。

**刘凤仙** 杨大爷您看看是不是好酒?

**杨大爷** (接瓶一看)哦呀，正是我最爱喝的威斯忌!你哪里 买来的?

刘凤仙 那晚在舞场，我见您顶爱喝这种酒，昨天我上百货公

司就顺便买了这一瓶，想送给您。我也不知道是怎 么个称呼，只记得酒的颜色和瓶子的装潢。没有买 错吗?

**杨大爷** (喝了一杯)不错，不错，正是这种酒，凤仙，你真聪

明。(再喝一杯)啊，凤，你不但聪明而且多情。 **刘芸仙** (学着)不但多情，而且是个大浑蛋!

**杨大爷** 哈哈，二小姐的嘴可真是不含糊。来来来，喝一杯，

咱们和气和气吧。 **刘芸仙** 谁跟你和气?

**刘凤仙** 好了，咱们走吧。别和这孩子生气了。她是先生的 爱臣，谁也惹不起她的。

〔刘芸仙要说什么了，但 ……

**刘凤仙** 我们先到园子里去吧。头面和衣裳都在那儿呢。 **杨大爷** 好，叫车子转一转就得了。

**刘凤仙** 哦，杨大爷，您看我这件大衣做得好不好?

**杨大爷** 这就是前回做的那件吗?好极了。颜色太漂亮了。 **刘凤仙** 可是先生不大喜欢 ……

**杨大爷** (低声鬼脸)那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就成。(替她穿上 大衣)好，走了。

刘凤仙 等一等。(重复理 一 理秀发)好，走吧。(走至门口回 头见刘芸仙怒视，急带笑向她)好妹妹，别这么吹胡 子瞪眼的了，多难看呀。

**刘芸仙** 我不要好看。

**刘凤仙** 这有什么意思呢?姐姐平日不是对你挺好吗?我问 你，妹妹，回头先生回来了，你对他说我上哪儿去了?

**刘芸仙** 我说你坐那个大坏蛋的车一块儿走了。

**刘凤仙** 好，你真那么说我可饶不了你。好妹妹，别淘气了。

姐姐回头替你做一件挺挺好看的衣裳，你可别告诉 先生说我同杨大爷出去了，你就说我到永康去试旗 袍样子去了，好不好?

〔刘芸仙低头不答。

**刘凤仙** 好妹妹，听话呀，回头我带些好东西你吃。姐是最疼 你的，不是吗?

**杨大爷** (在门口)风仙，走呀。

**刘凤仙** (对杨大爷)就来了。(回头)妹妹，别忘了。 〔刘凤仙下场。

〔刘芸仙望着他们出去，叹了一声气。替刘凤仙叠被 窝。刘振声匆匆登场，见帐子内叠被的以为是刘凤 仙。

**刘振声** 凤仙!凤仙!(见不是，问)你姐姐呢? **刘芸仙** 姐姐——出去了。

刘振声 (也没有留神，随便坐下)又出去了吗?陈太太想找 她呢。陈老板家里的孩子今天满周岁，请我们去吃 晚饭。她上哪儿去了?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吗?

**刘芸仙** (含糊地)唔 … … **刘振声** 倒杯茶来。

**刘芸仙** 好。(取桌上杯倒去酒，换上茶)

**刘振声** (一饮而尽，忽感异味)唔?怎么有酒味呀? 〔刘芸仙不语。

刘振声 (见威斯忌瓶)这酒哪来的?你们在家里瞒着我喝酒 吗?

**刘芸仙** 我—一我不喝。我——我从没有喝过酒，先生。

**刘振声** 那么你姐姐喝酒?她什么时侯学会喝酒的?怎么不 告诉我?

**刘芸仙** 姐姐——也——也不喝。

**刘振声** 那么谁喝酒来着?左老板来过吗? **刘芸仙** 不，没有来过。

**刘振声** 那么——谁来过了?

〔刘芸仙不语。 **刘振声** 这酒是谁买的? **刘芸仙** 姐姐买的。

**刘振声** 她自己不喝，买给谁的。

〔刘芸仙不语。

**刘振声** 她一个人出去的吗? **刘芸仙** 不 。

**刘振声** 那么同谁出去的? 〔刘芸仙不语。

刘振声 (沉痛地)芸仙!我辛辛苦苦把你姐姐拉扯大，教她 走上玩意儿的正路。好容易她翅膀硬了，她就离开 正路，也离开我了，不对我说实话了。你——我把你 也辛辛苦苦领到今天，你还没有成名，还用得着我，

难道说，你——你也不肯对我说实话了吗? 〔刘芸仙悲从中来 ……

刘振声 凭你说，我把你们领大是想拿你们卖钱吗?是想靠 你们养活我吗?都不是啊。我没有儿女，我只想多 培养出几个有天分的，看重玩意儿的孩子，只想在这 世界上得一两个实心的徒弟。这个想头也不算是太 过分吧。怎么临了，连你这孩子都骗起我来了吗?

**刘芸仙** 先生，我怎么敢骗您?不过我不想您晓得这些事，晓 得了您心里要难过的呀。

**刘振声** 你只说，这酒是姐姐买给谁的?

**刘芸仙** 这是她买给那时常来的那坏蛋的。

**刘振声** 唔。……那么,她是同那姓杨的出去了。 **刘芸仙** 坐他的汽车一块出去的，说是去照相。

**刘振声** 她还说了些什么没有? **刘芸仙** 她要我别告诉先生。

**刘振声** (悲声)是呀，你本不该告诉我的呀，你本应该瞒着我 的呀。(狂笑)哈哈哈!(将威斯忌瓶对着口喝)

**刘芸仙** (急上前跪，拉刘振声手哭)先生……

**——幕落**

**第** **三** **幕**

大京班后台。

〔左宝奎正扮《打渔杀家》里的大教师，对镜戏做打架

的 姿 势 。

〔新闻记者何景明上，从后捏住他的手，他动也不能 动 了 。

**何景明** 怎么这一点本事也没有?

**左宝奎** 有本事就不做“大教师”了，您老。——哦呀，何先

生!请坐，请坐。怎么老没有到后台来玩儿。

**何景明** 这一晌报馆里的事忙，前些日子到广州去了一趟。

… … 刘老板呢? … … **左宝奎** 他刚上，一会儿就下了。

**何景明** 他得罪了谁?怎么我在火车上见有人在报上骂他 呢?

**左宝奎** 您看见哪一个报骂他?

**何景明** 这种无聊的小报多得很，我也记不起名字了。 **左宝奎** 是怎么骂的?

**何景明** 说刘老板现在的玩意儿不比从前了，又不肯卖力气。



**左宝奎** 你以为他骂得对不对?

**何景明** 我是知道刘老板的，不用说了。

左宝奎 何先生，咱们都是刘老板的好朋友，不是我说句袒护 他的话，骂刘老板脾气不好，可以；骂他运气不好，更 可以；可不能说他的玩意儿不好。说他不卖力气吗， 那更加冤枉，我挺佩服刘老板的地方就在这一点，挺 替他值不得的地方也在这一点。 ——他对玩意儿太 认真了。因为认真所以他无论什么戏不肯不卖力怠 慢观众，也不肯太卖力讨好观众。别瞧他外表一点 也不火，但是骨子里他使了全身的气力，一下来里面 衣裳总是潮的。他近来身体不像从前好了，医生劝 他休息几个月，我也劝他带起凤仙儿走动走动，可是 因为他欠的债太多， 一时走不动，又因为合同的关 系，老板一定不放他走，所以他总是带着病上台， 一 上台他又是一样地卖力，像今天这样他还唱双出哩。 我劝他说：“老板你有病，马马虎虎过了场就得了，犯 不上这样卖命。”他说：“宝奎，咱们吃的是台上的饭， 玩意儿可比性命更要紧啊!”像他这样把玩意儿看得 比性命还要紧的人，外边还要骂他不卖力，他要不要 气得病上加病呢?

**何景明** 可是捧凤仙儿的好像很不少哇。

**左宝奎** 可不是。谁不愿台下人缘好啊，老板也挺希望凤仙 儿成名的，可是她 一 成名就跟臭肉 一样给苍蝇叮上 了。老板被这事都气病了哩。

**何景明** 我好久不到后台来，究竟怎么一回事?难道报上说 凤仙同一个什么姓杨的——

**左宝奎** (急止之)嘘。

〔刘凤仙同杨大爷上。

**刘凤仙** 啃，左老板，辛苦辛苦。 **左宝奎** 辛苦辛苦，你打哪儿来? **刘凤仙** 家里来。

**左宝奎** 咖啡馆里来吧。

**刘凤仙** 别瞎说了，先生上了吗?

**左宝奎** 上了。(见杨大爷，故作惊状)哦，杨大爷，老没见，您 好呵?

**杨大爷** 这坏蛋!前天不是还见过的吗?

**左宝奎** 对，咱们前天还见过的哩，只有一天没有见，怎么好 像长远没有见似的，这真叫“一 日不见，如隔三秋”。 杨大爷，您昨天怎么不来。您每晚来捧我，昨儿个特 为着您演了一出《化子拾金》,您没有来，您猜怎么

着?我演得简直不得劲儿了。您昨天上哪儿去了? **杨大爷** (得意地)昨天我同她上吴淞去了。

**刘凤仙** (扯杨大爷)没有的事。昨天不是待在家里吗? **杨大爷** (含糊)哦，不错，待在家里的。

**何景明** (一直望着他们，低声问左宝奎)难道那……是真的 吗?

**左宝奎** 咳，何先生，世界上的事在我们小丑的眼睛里面看起 来，也没有什么真，也没有什么假。

〔内生唱《打渔杀家》的[摇板〕:“他本江湖二豪家，大 战辽寇也有他，蟒袍玉带不愿挂，弟兄双双走天 涯…… 。”

**何景明** 刘老板的味儿真够，他好像改了词儿了。

**左宝奎** 是啊，他时常把一些不合适的词儿给改了，台底下年 轻的观众很欢迎，守旧的先生们就不大赞成。坏蛋

们就利用这些不明白的老先生们来反对他，说他不 守规矩，破坏老戏。

**何景明** 是啊，听说还有人恐吓过他，有这事吗?

**左宝奎** 怎么没有，还说他跟进步分子有来往，要拿手枪对付 他哩。可是老板没有向他们低头。

**何景明** 行。刘老板总算一条硬汉子。告诉他不要害怕，支 持他的人也多着哩。

**左宝奎** 是啊，老板也时常接到年轻人的信，他给我看过好几 封 ……

〔内旦唱：“昔日子期访伯牙，爹爹交游也不差。一叶 渔舟往前驾……"生唱：“猛抬头!晚江上一片红 霞。”

**左宝奎** 老板要下了。

**杨大爷** (对刘凤仙)你得赶快扮戏了。 **刘凤仙** 是吓。阿蓉打水来。

**杨大爷** (接过阿土送来的晚报。得意地指给刘凤仙看)瞧， 戏照登出来了。念念这篇特写，你简直快红得发紫 了 。

**刘凤仙** (媚笑)还不是您捧的吗?

**杨大爷** 这也是你的运气好，碰上了我。

**左宝奎** 对呀，凤仙儿要不是碰上了杨大爷，这会子恐怕还在 那儿当小丫头，挨太太的揍呢。

**刘凤仙** (生气)左老板这是什么话!这个前后眼儿非罚你不

可 。

**左宝奎** 罚，该罚，该罚。(拿出四毛钱来)阿福，快去买点什 么东西来。

**阿** **福** 买什么东西好呢?

**杨大爷** 两毛钱良乡，两毛钱长生果。

〔萧郁兰扮桂英扶刘振声扮萧恩上。阿福下。 **刘凤仙** 啃，先生，辛苦辛苦。

〔刘振声点点头。

**萧郁兰** 老爷子休息会儿吧。刚才圆场的时候我担心您会摔 倒的。

**刘振声** 郁兰，谢谢你照顾。(一面接过阿蓉的手巾拭汗)

**萧郁兰** (笑着)客气什么呀，女儿不应照顾爸爸吗? **刘振声** (有感)你不讨厌我这个爸爸?

**萧郁兰** 哪儿啊，能跟您配戏我太光荣了。快休息会儿，回头 还有一出重头戏哩，(扶他坐)老爷子您有病，以后别

再演双出了。我去换行头去。(她下去了) **何景明** 刘老板，久违了。辛苦，辛苦。(伸手)

**刘振声** (如发见亲人似的急握手)哦，久违了!好久没有见， 我当您也把我忘了哩。

**何景明** 哪有的事。您近来怎么样?听说您身体不大好。 **刘振声** 还好。谢谢您关心。

**何景明** 您得保重保重。 ……要是能够休息的话，简直就到 什么地方休息几个月吧。我陪你上青岛去，好不好?

**刘振声** 何先生您知道咱们学上了这个玩意儿的， 一辈子就 没有过休息的时候，好像命中注定了--—他非得唱 到死的那天不可!

何景明 您别把人生老朝着悲观的方面想。会有一天这世界 变了，唱玩意儿的也翻了身，该唱的时候尽情地唱， 该休息的时侯舒舒坦坦地休息。

**刘振声** 真有那么一天吗? **何景明** 真会有的。

**刘振声**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可是现在这日子怎么过下去

呢 ?

〔此时杨大爷一直挨着刘凤仙细语。 〔左宝奎一直不安。

**杨大爷** (好像在商量衣料)你还是要件红的呢?浅绿的呢?

**刘凤仙** 是料子不是?还是粉红的吧。可是我又喜欢那小蓝 花儿的。

**杨大爷** 那么,回头我叫泰丰给你送几匹花绸来随便你拣得

了 。

〔刘振声愤然作色。

**何景明** (对刘振声)您上次的信上不是说要上烟台去吗?

**刘振声** 一时还走不动。(但听得杨大爷的话气极了，意殊不 属，以拳击桌。)

**左宝奎** (见机)杨大爷，谢老板在找您呢!(推去) **杨大爷** 那么,我一会儿就来了。(由左下场)

〔内白：“晓得了，有请师父。” 〔管场：“左老板上了。”

〔左宝奎急下，在内白：“好吃，好喝，好睡觉，听说相 打我先跑。徒弟们什么事? …… "

**何景明** 我好久没有看见你的戏了。今天很巧，碰上你的双 出好戏。

**刘振声** 看看戏吧。阿蓉带何先生到前台去，关照案目一声。 **何景明** 那么回头见。

**刘振声** (点头)回见。 〔何景明下。

〔刘振声与刘凤仙对看。

**刘振声** (愤怒的沉默)忘恩负义的东西!出卖自己的东西!

**刘凤仙** 我怎么出卖了自己了? **刘振声** 你自己想一想。

〔刘凤仙哭。

〔杨大爷匆匆上场。

**杨大爷** (独骂)左宝奎这个坏蛋，有什么谢老板找我!(急到 刘凤仙前，见她哭)凤仙，你怎么哭?你为什么哭?

(望望刘振声)难道谁还敢欺负你吗? 〔刘凤仙愈哭。

**杨大爷** 你说什么人敢欺负你?哪一个杂种敢欺负你? **刘凤仙** 没有人欺负我，是我自己心里难受。

**杨大爷** 刚才好好的，谁让你心里难受来着，快说!

**刘振声** (击桌)什么东西! **杨大爷** (勃然)哈!你骂谁?

**刘振声** 我骂你!

**杨大爷** 你认得我吗?

**刘振声** 我认得你，你是浑蛋，你是孬种，你是我们梨园行的 敌人!

**杨大爷** 你敢骂我!你……(伸出手杖要打刘振声)

**刘振声** 我不但是骂你，我，我还要揍你。(气极了，抢过手 杖，很熟练地给他一推)

**杨大爷** (摔在地下)好。你敢打我……好。……

〔内四小教师白：“此话怎讲?”大教师白：“凑胆子 走。”

〔左宝奎听得声音匆匆上，后台闻声者同上。拉住两 人。

**杨大爷** (再起要打)好，你敢打我。 ……大不了一个臭唱戏 的，好大的狗胆。看你还敢在我们这码头混。

·175 ·



左宝奎 (急劝止)有话好说，怎么动手动脚的，老板快上了， 我们台上的人，犯不着和人家争台下的事，还是爱重 自己的玩意儿吧，好的玩意儿是压不下的!

**刘振声** 好。(凝凝神，立归平静，勉强登场)

**杨大爷** 好。好的玩意儿是压不下的。(欲下)

〔刘凤仙拉着杨大爷的袖，杨大爷将刘凤仙一甩，急 步下场。

**左宝奎** 真是怎么闹的。 〔大家紧张。

〔内刘振声唱：“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 **左宝奎** 凤仙!你真能够离开你的先生吗?

**刘凤仙** (自捶其胸)我不是人了，我不是人了。 〔内唱：“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左宝奎** (注意听刘振声的唱腔)嗳呀，刘老板的嗓子气坏了。 **刘凤仙** (担心)怎么办!?

〔内刘振声唱：“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于我。他劝我，把 打鱼的事一旦丢却，我本当，不打鱼，家中闲坐。怎 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 …… "

**左宝奎** 好 。

〔大家很担心地听，仍有许多人叫好。大家安心。 〔刘振声唱到“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 …… ” 嗓子忽哑。

〔台底下有人叫，倒彩连起。“好呀!”“通!”“滚下 去!"之声。

〔内声：“嗳呀，不得了，刘老板倒了。” 〔后台的人都一齐拥到前台。

〔一时大家把面如白纸的刘振声扶到后台他的戏房。

|  |  |
| --- | --- |
| **刘凤仙** | 先生，先生! |
| **左宝奎** | 老板，老板! |
| **经** **理** | 刘老板，刘老板! |
| **众** **人** | 刘老板，刘老板! 〔何景明急上。 |
| 何景明 | 刘老板呢? … … (见刘振声)刘老板，振声!振声!  〔内闹声大起：“打死那喊倒彩的人!”“哪来的混帐东 西!”"打死这批坏蛋!"  〔经理急奔下。 |
| **何景明** | 振声!挣扎呀!挣扎呀!你犯得着这样牺牲吗? 〔萧郁兰戏装赶来。 |
| **萧郁兰** | 老爷子，老爷子，你怎么啦?怕他们干吗?咱们跟那 些坏蛋干到底。挣扎呀!挣扎呀!  〔刘振声慢慢有些转动。 |
| **刘凤仙** | (哭)先生!先生!只要你转来，我以后随你把我怎 么样!先生呀。 - -  〔刘振声略睁眼睛望着大众，及见刘凤仙不觉泪下。 |
| **左宝奎** |  |
|  | 好了，好了。 |
| **何景明** |  |
| 众 人 | 好了，好了，气转过来了。  〔经理又奔上。挤进来看的更多。“怎么样了?”"怎 么样了?”“好了，好了。” |
| **杨大爷** | (悄步上见刘振声，得意地)刘老板，你好呀。你可认 得我? |
| **刘振声** | 我认得你，我们唱戏的饶不了你!(挣起举拳头欲击 之，但心脏已弱，不能支持，倒下了)  〔萧郁兰盛怒地走近杨大爷，抓住他的胸襟。 |

**杨大爷** **萧郁兰**

**群** **众** **杨大爷**

**左宝奎**

**刘凤仙** **左宝奎**

**何景明** **左宝奎** **刘凤仙**

**杨大爷**

阿 福

**刘凤仙** **杨大爷**

阿 福

萧小姐，别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你这流氓头!你这丁员外!(打了 他一个巴掌)

打呀，打呀!

怎么,你敢打人，你这小娼妇!抓到巡捕房去!(与 萧郁兰互相抓着，同下)

老板，老板，你怎么样了?何先生你是懂得医道的， 你快来摸一摸脉吧!

〔何景明握着刘振声手腕，一直不响。 (同声)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暂时紧张的沉默。猛然地叫出来)振声!难道你一 代名优就这样下场吗?

老板，老板呀!难道我们活在台上的也要死在台上 吗?你瞑目吧，我们跟那些鬼东西没有完!

(良心发现地哭出来)先生呀!只要你醒转来，我什 么事都依你。我一定听你的话，你你……你难道不 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吗?先生呀!

〔杨大爷又悄悄上来，走近刘凤仙。

凤仙，走吧，(低声)车子在后面弄堂口。 〔阿福匆匆买花生米上。

(见状呆然，问)刘老板怎么样了? 〔众人不答。

(不理，仍握刘振声)先生啊，先生啊。 凤仙，走啊。

(明白过来，无限气愤地走近杨大爷)怎么,是你把老 板给气死了!?

杨大爷 把他气死了怎么样?你也想进巡捕房吗?

〔阿福举起花生米、良乡栗子向杨大爷掷去。

〔全后台的人站起来向着杨大爷。杨大爷溜下。

刘凤仙 (一直不理会别人，摇着刘振声，伏在他身上哭)先 生，先生，先生啊!你转过来吧!

**——幕落** **·剧终**

**琳** **丽**

白 薇



**人** **物**

琳丽

璃丽

琴澜

时神

死神

紫蔷薇

演剧旅行团 猩猩(三个)

**地** **点：**东亚某都会

**布** **景：**第 一 幕冬景之花园

第二幕古寺之前(梦境)

第三幕澄空下之旷野(梦境) **时** **间：**现代(三幕是一晚间的事)

**第一幕冬景之花园**

景

冬青树丛竹山茶花之林 浓阴深暗暗的。

正面竹林下横着一条长凳。 右隅短亭中粗桌凳各一张。 傍亭的大树上悬着电灯。

背景一带幽林纡曲地。 视线远处黑森森

幕开，光景深黑不辨。 但闻女子哀歌声。

歌

月儿月儿怎不亮?

许是牧童无心吹起的魔笛声， 深深伤着你心肠?

许是见着诗人手摘紫堇与红蔷，

踏过彩云堆，沿着石阶来，

你愉快的心房涌上珊瑚血， 黑云幕后，羞羞默默在梳妆?

春光嫩暖，花儿娇娇开，

致命伤的罂茎，心田亩亩栽。 情热的丝帕灭不了燎原火， 轻风腾起的哀歌掠我飞过。 月儿啊，望你快出来!

我狂恋最后的心和泪，

等着踏你清辉步步吟来的爱人，

向他那丝丝的青发和乌黑的曼陀上洒。

月儿哟，恋之憧憬的女神! 你心花迷了薄红梦，

不管别人心儿碎了柔肠痛。

琼宫奏出欢乐歌，

漫天的黑云重复重。 重重黑云惊泪落，

爱人呀!你今夜的影儿何渺漠!

血潮染红我活活的火山胸，

血泪流瞎我爱看美魔的眸瞳。 悲运呀，可叹的悲运!

狂风捲去了我鲜美的生命。

谁看猛烈的恋火，燃爆我柔和的肝肠! 谁叹我爱情的珍珠，纷纷零落!

(森森的暗黑中，清丽的月光，忽然投下，照见神色清 癃高瘦如竹的青年女子琳丽。黑衣美发，娇愁可掬 的慢慢踯躅林中。暂时静寂一会后，比前稍低的调 子平静的又唱。)

月儿哟，我神秘的姐姐! 莫向我掀你银箔的帐帷， 莫得意你瑶床的秘味。

我虽没有嫦娥一双嫩嫩的皓腕，

绿眼该看出我是爱神心上的红玫瑰。 纤手快掩你银箔的帐帷!

娇步快藏你红情的妩媚! 世人赞你的光明，

你凉人肌骨的光明，

也要藉我的情炎，温热。

(月光忽而隐去，琳丽将树上的电灯开起。满园呈带 蓝色的美光。)

琳 丽 今晚的天气到怪暖和， 好像小阳春似地，

我想你一定会来哟。

我不看到你哩，我是多么难过啊!

我若是饱饱地看了你，

我心上又是如何的寂寞!

(抚着亭子叹息。) **乌鸦声** 呱 ! 呱 ! 呱 !

**琳** **丽** 你若是还真心爱我，我对你说： 等得你招手“来!来!”

我只能给你遥遥地看我的背影向你摇手 “我是留不住的孤云哟，再会吧!”

(自胸中抽出相片亲了又亲。)

假使我为你死了，

你会流不尽的悲泪吧， 你何必故意苦我来!

**乌鸦声** 呱 ! 呱 … …

琳 丽 我好像醉倒桃李园中的诗疯子 又像喃喃草上的泥美人，

醉迷迷，醉迷迷，颠倒在你的心田里。(停) 呀，不可思议!

我为什么看了一闪的星光，

竟会跑出我虚无的母亲的胎里来呢。

我要过多少虚无的沧桑， 没有感着人间是红的。

万物是绿的， 宇宙是黄的。

我自己是紫的?白的?还是青的? 第一是我自己没有了哟，

尽寻总寻不出我的心来。 -\_- … 怕莫是一切都是透明的浑沌的，

我自己也是又透明又浑沌的一个不成东西的东西。 说不透彻啊，话真难说得狠!

记得我震动不能自主的手， 连饭都吃在鼻子里，

裙子当作斗蓬披 ……

对于一切都感不着的我， 怎么又要吃饭穿衣呢 ……

为什么缘故我竟跑进虚无的母亲胎里来了。 我不冷也不温不动也不静的虚无的母亲!

可还记得-- 记得很明白。

从虚无的母亲胎里引我出来的就是你! 从荒凉的古井中救活我来的也是你!

所以，没有一切的我心上又有了你哩。

(尽吻相片。旋将相片紧抱着微笑。) 呀，怪事!怪事!

我不是很决心很决心的吗!

是我真正最爱了的人，

我决不拖下他来做恋人， 怎么一阵子我简直 ……

我的魂魄都完完全全地消在他身上了? 好像我是他绝对独有的物件一样了。

可笑!我是那样的无用么? … …

凭我怎样反抗它也终归无用。 真可笑!(排徊沉思)

我以前的心情呢? 还记得出，

还能够唱得来：

唱

最寂寞的人，是最不平凡的人啊。

人哟，你莫恋! 落恋你会平凡。

落恋你会平凡， 恋一成功，

是生命的临终。

落恋你会平凡， 你一生只求恋!

惟求恋能奏出真而美的生之和弦。

你一生只求恋!

浑身流丽的光华 ……

乌鸦声 呱 ! 呱 ! 呱 呱 ! 呱 ! 呱 ! 呱 呱 ! … … 呱呱呱!呱呱呱 … …

(乌鸦三四只大声高叫嘈杂不过。

**琳** **丽** (抬头慢慢地走，贪心望着树上。)

嗤!嗤!嗤嗤!(拾起石头向树上投。) 你们莫在二十世纪音乐的夜光中，

弄你们渐锈蚀了的舌头! 莫把这神秘的绿园，

给你们的破铜锣似的喉咙叫坏它! 毕竟飞去了，也叫我开心些。

**乌鸦声** 呱……(凄凄的拖长尾音) **琳** **丽** 这到有点哀瑟瑟的音律!

我沉痛又沉痛的一瓢赤血， 却又叫你扬起。

(镗的一声，把林灯关了，漆黑。)

唱 漫天飞翔的孤鹜!

何为迷离在紫色的绢幕?

惟紫色的绢幕， 是美灵之花都?

乌鸦声 呱……呱 … … (格外的清脆) 186·

**琳** **丽** 乌鸦呀!乌鸦呀! 可懂得你的意思了!

你一声清曲，把我的自慢心喊跑了。 你们先前的高呱呱急呱呱，

无非是取笑我的歌儿不好，

我又何尝有一分允许我的歌儿是歌儿呢?!

妙!妙在你知道我灵魂里面这点深刻的懊恼! **乌鸦声** 呱 …… (微微的)

(静寂一会，琳丽忽然扬起沉痛的叹息声，微微的一 丝月光，忽从树顶漏下。)

**琳** **丽** (穿貂皮外套，戴着很美的灰色帽子，低头思索，慢步

踏过，消去。)

(月光强照，光景瞭然。琳丽坐在竹林下的凳上，同 前一样叹息。)

璃 丽 姐姐!这么冷的晚上，

你又是躲在这里- (从树中走出) 琳 丽 你来了么?(立起)

璃 丽 来了好多时候，

在你的主人家那边说了一顿话来的。 她们都往青年会庆祝圣诞去了，

你不去吗?去看看也好。 **琳** **丽** 女子青年会也叫我去，

教会里也打电话叫我去。

这晌为圣诞节真忙杀人!

今晚想躲一躲。(一同坐下)

璃 丽 今晚青年会有很多西洋人的独唱。 日本人的音乐和跳舞也有趣相，

我很想去看一看，

你和我一块儿去不好吗?

琳 丽 世上没有比音乐还美的东西，

也没有比音乐还感人深刻的东西。 我恨从小没有学得音乐，

你是专门音乐的

你想去，你一个人快去吧。

莫弄晏了时候!(懒懒的闭了眼睛) 璃 丽 你不是爱死了听音乐的吗?

今晚又出鬼了 …… (好奇的眼光凝视她) 哦，莫尽垂着你的倦眼!(拍她)

你要睡么?(反语)

月光要揪住你在这里的哩。(起身走) 好美的月亮啊!(停住)

琳 丽 今晚的月亮好像是为你出的，

你 一 来月亮就出来了。(徘徊) 璃 丽 哦，为我出的?

月光娘娘知道，细腻的姐姐知道。 (戏扪她的下颚。)

月儿不会为着我这个不热望她的人摆魔力。 是不是?

自然美的魅力，

好像能够沉醉你的心魂似的。 琳 丽 我现在可不是从前那样了。

不含人性美的自然美， 我好像睬都不要睬它。

除非微风细雨中落花的黄昏时节，

还能引起我去赏玩赏玩。 **璃** **丽** 看海上的落日呢?

晓风里坐船赏荷花呢?

琳 丽 攒不得我的心进。(爽朗的音调) **璃** **丽** 攒得你的心进的只有你的恋人。

他是你的最美的天地， 他是你的艺术的全身，

他是流尽你的眼泪你都不觉得痛心的。 你刚才不是在这里悲啼啼的么?

你有多少泪水?(逼视到地的眉上) 我看你会死在爱上哟。

痴人!坐下来!(同坐)

听我说!眼泪是没有价值的， 犹如病人的汗水。

你最好是打破梦想的幻花吧!

像我是终身一滴眼泪也没得流，

心里充满着晴光，只有快乐的分儿。

**琳** **丽** 我何能比得你呢。 **璃** **丽** 莫说!

我又何能及得你咧。 你越弄越乖了!

不过我想，无论是谁，求来求去是为求得一个幸福。 像你一个人冷静静地闭起门悲哭，

三天不说两句话， 真是叫人难解咯!

**琳** **丽** 有时侯我只想把窗户都关起来， 半点光线也不给它射进，

让我一个人黑漆漆地默想就好。 璃 丽 假如有个人骗你说：

“你的爱人看你来了”

或是说：“你爱人在黄昏里奏提琴哩”

就是牢狱似的铁窗子，你怕都要毁了攒出来看他哩。 (热情地望她)

我可不懂得吗?

说来说去是说着他， 想死想活是想着他。

你无非是想寻出一所幽静嫩绿的绿园来， 给你俩永远在那韶光底下过生活。

可是姐姐啊!

在这荒凉的沙漠上，

尤其是在目下的中国，

有谁是你这绿园的知音者?

更有谁是你这绿园主人的伴侣呢? 琳 丽 平辈的青年男女们，

都是同一个时代造成的。

谁能武断这时候的山川灵秀之气，

只诞生如花的美女，

就不诞生比雪还清的男子呢。 璃 丽 呀!这时候的中国 ……你，我，

做梦也不容易做到很理想的对象啊!

(不快的样子摇头，头渐垂下，琳丽慢步走入树中， 璃丽以冷严的脸孔瞧她。)

琳 丽 (从消去的树下出来。) 你还不去吗，迟了哟。

**璃** **丽** 我不要去了。(冷调) 今晚就在你这里睡。

**琳** **丽** (很淡淡的。)

随你。

只是我的被褥已踏踹了两个大洞。 你不要是一脚踢出我的牙血。

**璃** **丽** 我同你抱成一头睡。(立起娇抱着她。)

**琳** **丽** 好，你不和你学校寄宿舍的舍监说一声么? **璃** **丽** 缓下打个电话给她就是。

(开起树上的电灯，惊望琳丽。) 姐姐!我怕看你脸上深深的忧郁。

(不安相握她。)

你有什么不得了的失意事么? 姐姐!你听我说!

在这怪丑的人群中， 若是太不注意，

我们自己的芳香和异彩，

会被残酷的压重机压成粉末的哩。 琳 丽 我的眼睛不是黑云母石的，

怎么会那样辨不清楚。 (眼睛炯炯地出神。) (二人一晌无言。)

璃 丽 哈哈!(怪笑直直的坐下) **琳** **丽** (不愉快相。)

你笑什么?

**璃** **丽** 我猜出你这种秘密的衷曲来了。 哈哈!哈哈哈 … …

你往日的高调呢!

往日我常叫你拿些金丝银线织出一个你理想的爱人 来，

如今你竟得到你理想的人儿了。 恭喜你!恭喜你啊!

(讥诮似的连点着头。)

琳 丽 (歪着目光对她。)

莫只管你的舌头动得好!

**璃** **丽** (斜靠着凳背骄傲的表情。)

真算不到，

*你为什么一下子就爱得他那么深呢?*



琳 丽 没有理由说的。 可以说的——

就是他合了我幻想美的调子。(坐下) 璃 丽 那他是你绝对的爱人了，哈哈!(高笑)

琳 丽 那怕你笑破了肚壁…… 璃 丽 当然的。(语调平静)

那是当然的道理。

(起来正正地坐着。)

那么我要问你： 你看他爱你么?

他是能像你爱他那样的爱，爱你么?

你看他是你真要爱的人么? 琳 丽 我不管那些。

璃 丽 哦，姐姐!你只任你育目的感情!

假使盲目的感情叫你下地狱，你又怎么样? 琳 丽 地狱?天堂?

呀，我脑筋里有什么!

就是地狱天堂，不也是人生的旅路逃不脱的么? **璃** **丽** 不要唱高调!

我觉得你也应该拿点精神，

把对象分晰分晰。 琳 丽 你这是什么话!

爱了的人，还能分晰吗? **璃** **丽** 怎么不能分晰，脑筋呢?

琳 丽 爱人面前的脑筋，是被麻醉药麻了的， 只觉得他通身都是美的，

甚至连他身旁的空气，

都是一种另外清爽的神味。

(柔柔的两度眼望地下。) 璃 丽 你不要在我面前耍神秘吧!

**琳** **丽** 信不信随你。 **璃** **丽** 感情鬼!

你莫太放弃了你的眼睛，

莫忘记用你的眼睛看看你自己! 你听!(踌躇似的，少默)

你再伤心也要听我说呀，

我不知道多少替你担着心呢。(叹) **琳** **丽** 说来!

**璃** **丽** 要耐烦听哟! 头一层 ：

你的处女的百合花的时节，

已被无情的风雨摧残了。 (二人同声太息。)

这话我知道你是很痛心很痛心的，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谁提起的，

我也知道你为着这个缘故，

你把你自己的价值减少了七八分了。 琳 丽 哟哟，那里的话!

我嫩青青的心情，

不是和处女桌上未开放的白玫瑰花一般姣艳的么?

(不耐烦相) 璃 丽 可不是么?

别人那里知道你的!

他们只知道就事论事罢了。 况且知识的妖魔，

已经烙印在你的面庞上。 你如今的美，

好像风雨中的病杨柳，

凉月下的愁芙蓉了。(略停)

再说到你的脾气，

就是初秋的青柿子， 还没有你那种涩味。

只怕诗人对你还会生些爱怜。 然而你脉脉的清愁，

谁也对你不会生出怎样热烈的恋爱。 说到你的恋人，

他是平和的春风里未曾开放的香花蕾。 他是能在清浅的银河中，

为牛郎织女的婚筵拿花圈的天之骄子。 你常说与奇葩初胎一般的男子交际，

空气都要纯洁些，

你连不替你的对象想一想吗? (陡然停住，长间。)

琳 丽 我想得水晶一样的透明， 我决不想同他恋的。

璃 丽 只是你啼泣出来的血泪， 点点还是深刻的恋迹。

琳 丽 任谁都不明白我复杂的胸襟， 请你莫多说吧!

璃 丽 我当然有说话的自由，

且等我说完。 第二层：

他那副派头，使人怪讨厌的。 不知道是用心很深的假疯子， 还是未来派的狂人?

琳 丽 呸!莫向我卖弄你的批评的天才!

一个人的性格，不是这么容易批评得来的。

(突然离了坐处，曲腰抚着树干，很不快的表情。)

**璃** **丽** (柔和地向她面前走来。)

我看了人家为爱护自己的爱人呕气， 真是无上的快乐!(轻轻拍她的肩)

琳 丽 你知道?我正是爱了他那多样多色的狂气哩。 他有多角多形的魔才 ……

璃 丽 我并不是那样嫌恶怪人的人。

不过他那种使人捉摸不到的隐藏， 我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

琳 丽 我爱的人，只要我自己喜欢就够了，

还有说吧，你?(向她平静的微笑) **璃** **丽** (微笑答她，慢声慢语地。)

第 三 层 ：

我看他对于女性的接触， 是最有多方面的野心的。

你看他的鼻子眼睛嘴唇，勾进不耸出的样子， 就看得出他是一个有多么重的利己心的人。

他只会得爱惜自己， 什么爱人不爱人，

亏你真胆大的去爱他，

揭开你赤裸裸的心送给他 …… 你爱!你尽管称你的意爱吧! 他并不爱你咧。

据你说，他是非常爱你。

哦!那么也不过是世间的极普通的，

绝不是把你看做一个不得了的绝对的对象。

(偷偷地看她，冷默二会，琳丽回步林中，眼睛望 地。)

不待说，男子的心上是没有绝对的爱人的，

好像无论怎样的一个女性，都可以爱一爱的： 譬如看见这个女子的眼睛美，

就爱了她的眼睛去爱她；

同时看到那个女子的嘴唇美， 又想去和她接吻；

听了这个女子的声带美， 就跟着她的声浪逐去；

遇见那个女子的肉色美，

便随着她的裙脚去嗅。 越是俏皮的男子，

同时他心上的爱人会坐满一大堆。 那些倒不去管他。

只要他是从心上爱起来的就是一瞬间也值得。 但是，姐姐!他却不曾真心地爱过你!

你为他心痛发狂，

你问他的心痛过不?

你写那么多凄凄恻恻的信给他， 他回你的信么?

你想死想病地想他来看看你， 他愿来么?

你何必为他眼泪洒洒地? 更何必为他魂飞魄落地? 你一定要爱他才得生么?

假使天不生他呢?

假使你不认识他呢?

你的心魂真甘心给不爱你的人乱踢乱蹂吗?(问) (往扶抱凳上愁绝的琳丽。)

姐姐!你快把他丢了吧!

如丢破草鞋一样的丢了他。

你要拿出你平日的勇气来呀! 不然 …… (踌躇)

你索性一回美梦做死也好。 热烈地死在他的怀抱里。

姐姐?(摇她)

你到底是如何的?

还是拿出勇气来吧!

**琳** **丽** (撑起正坐，气咽咽地。)

勇 ……气?呀!我正为……着要发表我的勇气。 璃 丽 你发表它看看!

为你自己计，

为中国男女两性的争斗开大纪元计， 你不要死，

死是无力的弱者。

琳 丽 ( 凄凄的颤动起来。)

璃 丽 啊呀!啊呀!你做什么?

不是陡然发了病吗? **琳** **丽** (软软的倒下。) **璃** **丽** (扶抱她。)

又是气痛病发了吗?

真是不得了!(抱她在她的身上) 急成这样的!(长叹)

你何苦来!何苦来!

给你主人家看见你这个光景，

她们还以为你是碰着了这花园里的花神。 **琳** **丽** (凄怆的样子，自妹怀中拉起，哽咽声。)

呀，璃丽!

我毕竟是弱呢，

但是对于爱的弱哟，

我心里多少活跳跳的智识欲和艺术癖， 但只要一想起他来，

连我的心都没有了。 (紧握璃丽，狂泣。)

**璃** **丽** (冷看她一会，现出感动的样子。)

你是不是急想看你爱人去?

你好像非去看不可似的。 你索性快去吧!

没有钱么?

我拿电车钱给你，

喂!五角钱。(拿钱放在她手里)

**琳** **丽** (看看手上的钱，收了。抬头惨笑一下。) 哈哈!待我下个命令看，

(立起用手巾拭泪，强笑。) 我要我不悲，就不悲了吧。

**璃** **丽** (指着她的眉毛笑她。) 姐姐!你真爱他!

我到今天才看出你的痴情来了。 你的爱人，真是那么可爱么?

琳 丽 我刚对你说过，

一想着他，连我的心都没有了， 还要问我做什么?

璃 丽 你以前不是对于一切都感觉虚无的吗? 对于一切都感觉虚无的你，

怎么会这样血与泪的执着起来呢?

琳 丽 如果不是混混沌沌在世上过活的人，

无论是谁，生命之花，不会只开一度的。

被残酷的运命摧折了的生命之花， 不能随情热的天使再生的吗?

所以我在今年的冬天，

只觉得是莺啼燕语的春天。

不论是一朵小花，或是一株小草， 或是森森的树木，

好像都活跳跳地向我微笑。

我自己也好像变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还有什么过去的通书挂在我的脑背后呢?

在虚无的母亲胎里久睡过的我， 更得了个绝大绝大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

人生只有“情”是靠得住的，

所以我这回特别地执着我的爱。 (高歌乱舞。)

璃 丽 姐姐!莫发疯!

要看你的爱人就快去看吧!

**琳** **丽** (自若的歌舞，歪倒倒的样子。)

**璃** **丽** (拉住她。)

姐姐!

琳 丽 你进去!

璃 丽 姐姐!(愁视她) 爱疯了不值得的。

琳 丽 我爱他!(推开她)

**璃** **丽** (默悄悄的退去。)

**琳** **丽** (望她退去，抱头沉思一会，回走林间，深叹，独 语。)

假若他今晚还不来， 明晚会没有月亮了。

明晚的月亮迟迟地还是会有的， 明晚爱月的人恐怕会不在了。

(攀着树枝出神。) 哟哟!去，去，去!

今晚去呢，明晚去?

乘着沉寂的夜光去哟!

哦，惨淡的旧生活，我和你诀别了!

我决不留恋你， 我也不再恨你。

你于我仿佛是犯人身上的一把铁锁。 铁锁!我掷你到天外去!

(做解缚掷物状。) 我将任我的情热，

我将凭我的幻想，

向雨丝虹迹的天路一步一步地踏过去， 向曙光灿烂的朝云一层一层地泳过去。

(身子飘飘的踏往踏来。)

(琴澜卷发漫垂耳鬓，衣帽绀青一色，手摇薄薄的 曼陀，潇洒地自左林踱出。)

琴 澜 啊，琳丽!

琳 丽 (惊的 一 跳。)

琴 澜 (走进中央笑向琳丽。) 我爱的琳丽!

琳 丽 (静静地立起似喜非喜似悲非悲。但现温雅的表 情，默默地望他。后又故意装出冷淡相。)

琴 澜 (若有情若无情的。)

你发了我的气吧，

总等我不来? 琳 丽 (娇默。)

**琴** **澜** 今早我接到你的信，

虽是打了几回主意要来看你，

总提不起我这比石头还笨重的两只脚。 (间，没有多少表情。)

日中时候又接到你两封信，

午后又接到一封，

晚上一连两封快信， 你到底是为着什么?

琳 丽 (娇默。)

**琴** **澜** (带恼带笑的望她。) 你恼我到了绝顶么?

一句话也不愿意和我说么?

琳 丽 (娇滴滴的连用柔和的眼光看他。)

琴 澜 (抽出纸烟吸着，走近她又离开她。)

你不必装出柔弄别人的样子来。

你要恼我，只管尽你的意!请了! (向她行个乱暴礼。)

琳 丽 (走近他，温热的表情。)

你怎么这样晚才来?

**琴** **澜** 我还以为来得太早了。 琳 丽 ·等到鸡叫才是时候吗?

(爱娇的怨色，默默地。)

**琴** **澜** 就是明晚的鸡叫才来还是早哩。 琳 丽 放弃“现在”的古怪人!(强调) 琴 澜 现在不是“现在”么?

将许多零零碎碎的“现在”, 集成一个大“现在”,

岂不是更有意义? 琳 丽 也承认你这一说。

但你无非是碰命地将“现在”去换“未来”! **琴** **澜** (极自然的风度。)

浪漫史的极致，

横竖拿不到这残酷的现实世界来。 我们的美梦，

只能向朦胧的森林中去探寻， 只能向未来的天国去访问的。

琳 丽 那我们只好赶快各乘各的幻想的白鸟车， 飞到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去。

(兴奋的表情。) 琴 澜 那不随你自己?!

一切从心想做的做出来， 就是再好没有的了。

琳 丽 ( (近前微微的抱他，琴澜无表情的样子，放了琳丽 退开。)

琴 澜 你这是做什么?

琳 丽 此刻我爱极了你，

恨不得在这热爱的高潮中， 让我们融成一块去。

**琴** **澜** (头摇几下，闷闷地。) 不要是这样!

**琳** **丽** 不该么?你不是也知道说：

“一切从心想做的做出来，是再好没有的”吗? **琴** **澜** 你这片心，我非常地感谢你!

琳 丽 多谢你的感谢!

你那里知道我的心! **琴** **澜** 知道哟。

只是我不爱说话。

我随便什么只是一个沉默。

(冷默默的坐下吸烟。) 琳 丽 什么沉默不沉默……

“死”不是第一个伟大的沉默么?

你的沉默，却是叫我发狂的导火线!

(热泪奔流。)

琴 澜 (立起，携她同坐，拿着她的手，轻吻她的发，柔脆

的音调。)

我真感谢你哟，琳丽! 感谢你这样地爱我。

琳丽!(将他抱在身旁)

你听我从心的告白好不好?

比你还爱我的人， 以前是没有的，

我确信以后也是没有的了。(停) 比你给我脑筋里更深的印象的人， 以前是没有的，

我确信以后也是没有的了。(停) 我最初纯是求你做朋友的。

因为太爱你慕你， 渐渐地恋了你，

我真是非常地恋了你啊! **琳** **丽** 我总信不过你，

恐怕你自己也不能深信吧!

**琴** **澜** 你是不会信我的啊!

我自己信得过自己就够了。 (默默玩她的衣带。)

你，你的生命灵魂，

恐怕是我热求中最理想的对象了! 是，我恋了你!

(轻轻地扑在她的怀里一会，忽睁起灼灼的眸子。) 但我爱我自己，

无我以上，是不能爱谁的。 琳 丽 无我以上，是不能爱谁的!

你惯爱拿你那个“我”“我”来作遁辞，够了!

(很敏感地用了情热的眼光瞧他两下，满脸不安的 神色跑开。轻抚树枝一会，不安的神情忽变为超然 的表情。)

**琴** **澜** (用了冷静的眼光，潜心地观察她。把烟含在口

里，柔步来琳丽前。)

怎么值得作出这个样子? **琳** **丽** 我还怪你不爱我吗?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回事!

我并没有要求过你怎么怎么。

呀，我只不知道我将来是如何的死法! (滚出大颗的泪珠，咽住。)

**琴** **澜** (轻抱着她的肩臂。)

你怎样地爱我，我很明白。

你爱我好像比爱你的生命还爱， 比爱你的艺术还爱。

你像真能为我死。

你要知道，我是如何样的感激你啊! 琳丽!琳丽!

望你怜悯我这个可怜的性格， 我是无论怎样的一个女子，

总不能永远地占住我的心的全部。 我不能叫那一个女子爱到我死，

也不能有那一个女子能叫我爱死她的。

我没有叫你这样爱的资格。 (渐渐地离开她。)

**琳** **丽** (很难过的样子，想说不说，默着，忽达观的态度。)

哼!说什么永远， 有什么永远哟!

只要有最热情最粹美的瞬间，

当然会产出我们所憧憬的永远来。 我们的悲剧，就是你对于我

没有这最情热最粹美的瞬间!(尖调) 我情热的心镜，照得你的心透。

你从没有一回痛痛快快的和我谈过， 也从没有一回痛痛快快的和我玩过， 只看见你沉郁郁的，

我知道我是不能叫你爱的，很明白很明白的。 (锐利的语调，提起双脚似风的跑。)

**琴** **澜** (两步赶上拿着她。)

明白的说给你听：我很爱你， 我爱你爱到了九十九分，

只有一分不爱你。

(优和的笑。)

我爱了你优美的灵魂， 爱了你特殊的气分，

我永远爱你这点，

我并不是仅仅地以一个女性来爱了你。

琳 丽 对了!那你不过是爱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并不是恋了我。

(流露无限的伤感，伫立。)

**琴** **澜** (顺便坐在树阴下。)

**琳** **丽** (表出全被热情支配的神韵，默默不动。)

**琴** **澜** (静看取她一会。立起。走到她的面前。) 我的心，我的魂，

总是依依恋恋地迷在你的心魂里。 你说我不恋你，

这怎么不是恋你呢? 我看是恋之又恋。

(甜蜜蜜地轻吻她一下。)

琳 丽 (带些隐约的微笑。) 那你怎么总不来看我， 也不写信给我呢?

你不想我好久不看见你，

是如何的难过，如何的寂寞哟! 琴 澜 你的难过，你的寂寞，

我很晓得。

我的难过，我的寂寞，

你是不晓得的。

(静寂的表情。)

琳 丽 (静看取他。)

我看我们还是抱着满怀的伤感早点分别的好。 琴 澜 等旅费筹措好了，我就会和你告别的哩!

琳 丽 (勉强欢笑。) 那留不住的光阴，

真会一秒一秒地逼我们生离死别的么? 琴 澜 算不定也会有再会的日子。

琳 丽 再会知道你爱情的鲜花

又开过几度了?

那得还有现在这种共同的情怀!(低头伤感) 琴 澜 谁能知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不比现在更要热烈地拥抱?

我想那时候或者会要痛吻你一场， 流出我从来对人流不出的眼泪。

(自信的样子，微妙的风情。) 琳 丽 我可不能领受，

你带着别人唇上的玫瑰风味来和我接吻。 (埋头在自己的曼陀中向前奔走。)

琴 澜 (撑手举起飘飘的曼陀追来，温柔的音调。) 你不要跑!

琳 丽 (回身向他，静静地伫立，愁绝。)

琴 澜 (向她前进，极微妙甜美的表情，默。)

琳 丽 (微微的望他两望，感情迷乱，猛投在他的怀中，双 手抱他的头凝视。随向他狂吻。)

**琴** **澜** (抱她一下，陡然现出不适意的苦闷。嘴唇微动， 郁郁不知要说什么才好似的。竖起眉毛，决然离了 她。伤感地对她立着。)

喂!你任你的感情这么奔放，又如何得了呢?!

琳 丽 我就像暴风雨中的一株梨花，

瓣瓣都散在你的面前也甘心的。

琴 澜 (冷静的样子。) 不要为自然的奴隶!

自然是很短促的瞬间。

我们如果要像一般恋人们 紧紧地拥抱起来，

恐怕我们即刻就会在我们站住的空间寻出一堆死 灰。(略停)

我还记得你曾对我说过的： “瞬间的欢乐后，

便会遗下虚无的死灰。” 你又说：“得恋的虚无，

索然无馀味。

得恋是生命的临终，……

所以我终不要和你做恋人 …… " 听你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如何地爱你。 我很想像一阵热狂的春风，

将你鲜美幽香的瓣瓣，都卷入我的怀里来。 但我看你近来，一辈子想得蠢!

写那种信 …… 说那些话 ……

我看你一天一天地平凡下来了。(豪叹) 琳 丽 那不随你看。

琴 澜 据你刚才的情形，

你不是仅仅地以一个男子来爱了我么?

人说“女子是把爱看做生命的。”

琳丽!假使你也只是把爱看做生命， 我对于你的爱，不知道要减少几百倍。 人说“女子只能供男子的玩赏的。”

琳丽!假使你也只能供男子玩赏的 一个没有色彩的女人，

我不知道要憎恶你到几万分! **琳** **丽** 那你爱错了我。

我这回只是为了爱生的

不但我本身是爱， 恐怕我死后，

我冷冰冰的那一块青石墓碑， 也只是一团晶瑩的爱。

离开爱还有什么生命?

离开爱能创造血与泪的艺术么? 人说“男子是以爱为手段的。” 原来你也是使用你的聪明，

征服女子来供你一时的满足么?

你若是那么不明白爱是人生最有色彩的活力， 我就不嫌恶你到万分么?

你也像一般男子

牺牲女子做了自己的玩具， 反而向女子来嘲笑么?

(活泼的狂态。) 哈哈!不是谈哲学，

谈多了，莫破坏了神秘。(热泪暴落) 琴 澜 爱哭的弱虫!

我不独不感谢你，

不独对于你抱绝大的失望，

而且我不知道如何地感觉死之恐怖!

**琳** **丽** (带哭的惨笑。)

再会吧，莫给你的心血都冷干净了!(点头) 琴 澜 喂!你定要我和那个朋友绝交么?

琳 丽 你自己的意思呢? 琴 澜 我不能牺牲他。

琳 丽 明白你不爱我了。 琴 澜 我爱你的未来。 琳 丽 我们的现在，

还像正落山的夕阳，

蔷薇色的光辉，只有几闪了。

未来是暗黑的血海与虚渺的苍天。 琴 澜 你的言下是说：

你何不将现在的热情煽动起来

催起我们未来的美梦美花， 痛快地做一回开了它，

做一回吹散它!

我那里不懂得那是最真最自然的，

可是我不喜欢是那样， 我非常地讨厌是那样。 你这点都不了解我，

也不想了解我，

并且连不想想爱惜你自己 —

我好像不能喜欢你了。 琳 丽 像说这种话的你，

又有那点还能叫我喜欢?(慨叹) **琴** **澜** 结局呢?

**琳** **丽** 绝交。 琴 澜 好 !

琳 丽 (极不安相从林中消去。)

琴 澜 (四望园中慢慢地回走几圈。悲叹。随手关了林 灯。月光照地。)

哈哈!到底女性是不可信的。 唉!女性!

浅薄的女性! 浅薄的女性中，

如何不能产出一个特别的女性来!

我痛感又痛感! 伤心又伤心!

(倒在凳上，低头做恼相。) 我所谓的一个特别的女性， 是我看花了眼睛，

是我错用了一些幻想造成的一个倩影。

是，浅薄的女性身上，

是不能建设何种爱的，

是不能探出何样美来的。 是，我明白了!

(双手抱在胸前，仰天长啸。)

我至今并不是爱了一个什么女子， 只是爱了我幻想上构成的那个幻影。

恋……美 …… 女子懂得么?!

女子只能知道结婚前的手段爱， 女子是不能发现永远的美爱的，

女子只能做平凡男子的肉体上的配偶， 女子是些可怜的性虫——蜉蝣，

女子是没有永远的生命的，

女子最高的魅力不过是艺术品， 女子最大的通病不能成艺术家， 女子最悲哀的是无自觉心，

女子最……

琳 丽 (突从林间跳出。) 呸!说得好!

琴 澜 你都听了么,我说的? 琳 丽 嚇,你会说!

琴 澜 不对么? 我看是的，

你应该在这沉睡的大队中间， 放出晨钟暮鼓的声响，

叫醒她们爬起来战，战，战!

但你还是一同和她们睡起在打鼾!

你在我幻想幕中的美，

一点一点都消失干净了， 一切都是你自己弄来的。

(失望的样子，悄然遁出。)

**琳** **丽** (掀起薄薄的曼陀，活泼泼地长揖。) 再会!再会!

(亭亭伫立寻思，颓坐凳上，自怜自恼地独白。) 什么都结局了么?

去了，我的爱人!

等你踽踽默默地来看我时，

恐怕紫金色的黄昏里只剩下我的骸骨了。

(抽出相片吻着。)

哦!如不能再吻你的娇唇， 咀咒我的灵魂早入地狱!

(抱相片于胸际。)

**璃** **丽** (捧茶点出，进园便开起树上的电灯，置茶托于短 亭的桌上。极活泼愉快的表情。)

姐姐!客呢? **琳** **丽** 回去了。

**璃** **丽** 这冷的晚上，

你连热茶都不叫他喝一杯就给他走吗? **琳** **丽** 他要走又有什么法子呢?

**璃** **丽** 我特为他弄了点牛奶红茶和点心来。 **琳** **丽** 我那里知道你有这份美意。

**璃** **丽** (失望相，将食品一一摆在桌上。) 你把凳子拖来!

我和你两个人吃吧!

(将食物狂吃起来。)

琳 丽 (将凳搬过来。) 坐下来吃吧!

你仍旧是一副乱暴的孩子气象。

璃 丽 (将牛奶几口吞下。)

呀，好吃，这里面摆了很浓的咖啡。

(随手再注一杯，与姐坐下。) 我看你也还没有吃饭的样子。

你家里冷火冷灶的。

琳 丽 你这些牛奶怎样弄热的呢?

**璃** **丽** (贪食着没有听着的样子。)

吒!你说什么? 你这位先生，

没有一块木炭，

米箱里没有一粒米种， 你怎样弄饭吃的呢?

我这些牛奶，还是在你主人家那边热来的。 (拼命地吃点心)

琴 澜 我又来了哟。

(从背后渡手表与琳丽。)

(姐妹陡然一惊，抬头望他。)

璃 丽 啊，来得好!(柔婉的行礼)

琴 澜 (向璃丽略打招呼，向琳丽。)

你的手表替你整好了， 我先忘记交给你。

**琳** **丽** (默默地接表，凄切中带些欢喜。呆呆地立着。)

璃 丽 (温热的表情。)

请喝杯热牛奶! (提起磁瓶。)

牛奶好呢?红茶好呢?

琴 澜 都好。(低头把杯中物两口喝下，立起便走。)

再……再会! **璃** **丽** 何必这样急呢?

(立起挽留他，流露无限的爱娇。)

**琴** **澜** (忽然眼光落在璃丽的脸上，立住。沉郁的表情，

变为欢愉的表情。退坐原处，似羞似喜地注视璃 丽。)

**琳** **丽** (平淡的样子，静观璃丽与琴澜的表情。)

璃 丽 (提起另一磁瓶又向他杯里注入。) 这是红茶。

砂糖在这里。(切点心进他) 请吃点儿点心!

可是很不好吃。

(娇美的风情，眼光不断的看他。)

琴 澜 ( 低着头带羞。) 谢谢!

**璃** **丽** 怎么不吃 一 点儿呢?

姐姐!他一定要你进才得吃的。 琳 丽 (端起点心盘进他。)

请吧!

琴 澜 (拿了薄薄的鸡蛋糕吃了一口，心魂不在的样子， 手上的东西落地。)

璃 丽 (装为不知，娇笑地在吃。) 姐姐!你也不吃了么?

琳 丽 我从来不喜欢吃点心， 你们吃吧!

璃 丽 你不吃我就不会吃的吗?

(睹气地吃，向琴澜。) 你也请点!

琴 澜 (痴痴地拿一片吃着，转望琳丽，随后仍凝视璃

丽。)

璃 丽 (机敏的，立起，笑向琴澜。)

请慢慢的再谈一下子，少陪了! (边走边回头望他，退去。)

**琴** **澜** (沉闷相，渐埋头膝中。)

琳 丽 (娇健的颜色。) 你怎么了?

琴 澜 哎，琳丽!(伸开双手向琳丽，情热的。) 我到底不能自慢了。

琳 丽 (沉默一会，很淡静的。)

我们本来没有半点什么 …… 我到死也不会怪你半分。

不过愿你听我几句话：

你是从虚无里救起我的恩人，

你是这宇宙间我唯一爱了的人， 你永远是一朵鲜艳的血色蔷薇， 开在我血潮澎湃的心上。

(徐往琴澜的身旁，以指插入他深黑的卷发中，柔 声地。)

冷啊，琴澜!你起来吧!

琴 澜 (抬头望她，沉默，随向她们坐过的凳上倒下。) 琳 丽 这外面下了冷露，

请到我房里去烘烘火好不好?

**琴** **澜** **(坐起)**

不 想 。

**琳** **丽** (娇柔悲恻的。)

这时候我多看你一分钟都好 ……

现在求你给我在你的胸上靠一下子!

(悲味的微笑向他。)

求你接个吻!(正要抱他) 琴 澜 (推开她，站起。)

已经迟了。

琳 丽 ；最后的一个。(伸手又想抱他) 琴 澜 (遮住她，跑开。)

琳 丽 好!你只不要在你闭起眼睛踏过的路上 奏起提琴洒悲泪就是了!

(声带凄咽。) **琴** **澜** 我很冷!

肚子也饿极了， 要吃东西去。

(深沉地望望她，飞跑去。)

**琳** **丽** ((痛狂的情调，向他轻微微的一笑，从反对的方向 跑去。)

— 幕 —

**第二幕古寺之前**

—

景 森林中藏着古寺

寺前正面一遍梅林， 红白绿梅盛开着。

左方参天的古树七八株， 古树下耸立小小的石塔。 右方一丛矮竹，后衬假山。

竹丛后隐见石阶，

石阶纡曲不见终处。 高处突出走栏。

寺身为前后深林隐蔽。 漆黑的两扇寺门，

半开半掩的正对梅林。

门前有石头叠成的花台，倚台可以眺望。 廊下桌椅数张。

幕开，舞台呈深红色的光线。

(清丽的歌声，从竹林边传出。红光消逝，月光交替 照下。寺门前有一黑影走动，黑影低头尽徘徊，舞台 变橙色的微光。璃丽身缠七色的薄纱，飘飘的歌舞

而出，慢舞急舞醉舞梅花前，游龙飞凤似的灵活。光 线变化无穷。寺前徘徊的琳丽，沿石阶步步走下。 光线一明一暗，琳丽轻步梅花前。)

琳 丽 是谁?(踟躇不敢进)

璃 丽 (不知她来，仍在跳舞。)

琳 丽 (大胆走进向她，光线忽明。) 哦，是你!

你怎么在这里舞呢?

**璃** **丽** (停舞。橙色的光消去，又转朦胧的光线。)

我每早每晚在这里练习， 你也是来练习的么?

琳 丽 我仿佛看见你在灿烂的霞光里面舞，

所以我疑惑你是霞神。(握她) 你披着这七色的纱在舞，(玩纱) 我又疑惑你是雨后的虹神。

你这窈窕的风韵，通神的技艺，-—

到底你是璃丽的魂呢，还是森林里的精灵? 璃 丽 你在发神经病，还是眼睛看花了!

这不明明白白是我么?

我的学校就在那里。(指着)

琳 丽 明明中国的地方， 那有音乐学校?

璃 丽 你看那不是琵琶湖畔么?(指着前面) 风景多柔媚啊!

琳 丽 做梦!(拍她)

你的学校在上野，

这又不是 不忍池畔。 璃 丽 莫瞎闹!听我说。

我 三月 在首乐学校毕了业，

高*产*大利学歌剧女优去 琳 丽 好 ! ( 鼓 掌 )

三五年后，

看你成世界舞台的活蝴蝶。

(亲热地抱她接吻。)

**璃** **丽** ( 狂跳起来横睇咒她。) 你常要这样对我么?

我不感谢你啦!我诅咒你! **琳** **丽** 怎么值得这样?(微笑)

**璃** **丽** 你这种同性恋爱，

我是不会领情的。(乱暴的对她) **琳** **丽** 该死!璃丽! … … (猛向前进)

不错! …… (停着思索) 不错，我很爱你。(洒泪)

因为你是一个很热烈的青春。 **璃** **丽** (拖纱傲步琳丽前暴躁的。)

因为我是一个青春，

你就要把我的青春吞去吗?(蹬足) **琳** **丽** (向石塔前跑，抚塔。)

你真误解我到了极点! 谁要恋你?

我只是以酷爱青春的意思酷爱你。 (悄悄藏身塔背后。)

璃 丽 也罢，但我看你嫩嫩的心情，

恐怕你的青春比我还娇嫩百倍。

琳 丽 别向我提那些!(狠狠的口调随即走出) 璃 丽 瞒我做什么!(半傲半妒的摇头向她)

你有了那么给你爱酸鼻子的恋人， 你还不娇乖乖的吗?

**琳** **丽** 你想我是什么光景?

我已经流落在夜光中了。

(悲愤的走去走来，深叹。) (舞台呈月光的光度。)

璃 丽 莫要向我又发牢骚! 琳 丽 (吟诗的口调。)

看起花儿艳艳开， 看到花儿纷纷落， 花儿清泪究谁多!?

(清姿款款的坐在假山上。)

璃 丽 你爱人毕竟不爱你了吗?(一心窥探她) 爱换一个就是。

(往假山后披了外套转来。) 世界上的男子，

我不相信真有值得我们终身敬爱的。 我们优美复杂的情调，

又有那一个男子 能够十分理解呢?

爱，恋，不外是偶然碰着看上了的人，

一时真挚地热爱他一场罢了。 爱完了又换一个就是。

姐姐!若是我也像你那么要恋爱，

我要恋三十个丢三十个。

**琳** **丽** 不错!也要看是什么人，是什么爱。 若是琴澜很爱着你，你也很爱了他， 你麻痹了的舌头，

恐怕不会吐得出这样的话来吧。 **璃** **丽** 我不像你那么不自觉，

我是没有人爱的。(斜倚山石出神) 琳 丽 莫愤慨!

只要有人给你爱，不还是一样!

(眼睛瞪瞪地望她。)

**璃** **丽** (故意低头不看她。) 我想有知识的女子，

是不会有人爱的。

男子取女子，

只是取了几分娇美和年轻。

最好是什么也不懂得的小姑娘， 过了二十几的有知识的女子，

已经失了叫人爱的魔力。

**琳** **丽** (沿着假山散步。) 像你的说法，

我们心上会成沙漠洲了。

璃 丽 对艺术的花园里去攒就是。

你以为不经一回恋爱，就不能认识艺术吗? 不一定咧。

琳 丽 人性最深妙的美，

好像只存在两性间。 璃 丽 梦想家!

: 6

·223·

在男子身上去找美，

正像到非洲的沙漠上去摸水莲花。 要知道男子的性情，

他还没有得着你的时候， 他就不怕做你的奴隶，

最会热心热意地恭维你。

啊!我的女神!我的生命! 得到了手哩，

他就不怕做破坏宇宙美的罪人了。

所以我总不相信男子，

也不想爱着那一个男子。

等得看着中意的人， 一抱就抱死他，

不给他做恋爱神圣的叛逆者。 现在，我只把我最高的情调，

发挥在我的艺术上—— 音乐，跳舞，歌剧女优。

姐姐!我是比你聪明些。

(双手抱膝，很得意的笑容。)

**琳** **丽** (斜倚她右旁的石上，冷眼地。) 哼!你说什么?

成就一个艺术家，

是要三分天才，七分金钱的。 平辈的冤家堆里，

只有你有最好的境遇， 莫摆格!

(扬起薄薄的曼陀向古寺飘飘地奔去， 一 张红纸自

衣中落下。)

**璃** **丽** (拾起纸片，大叫。) 啊，船票!船票!

**琳** **丽** (急杀的样子，飞来抢船票。)

**璃** **丽** (急把船票藏入外套袋里，叉起手来打架，两个打 成一堆。)

难怪!难怪!

我早知道你会走的。(放了她发笑。) 你那里去?(双手插在袋里。)

**琳** **丽** (阴郁的表情，夺了船票藏起。) 前面是虚渺的黑暗，

后面是虚渺的黑暗，

头上是凄风烈雨和闪电，

脚下是蛇蝎与遍山的荆棘。

妹妹!我那里去?(紧拉她的手) 流浪?讨饭?做工?当娼?

**璃** **丽** ( 同情的颜色。) 可不是么,

那一条路是好走的呢!

姐姐!学校你虽然是恨毒了，

我看你还是在日本吃官费的好。

琳 丽 官费又不是养老费，

能够尽坐起去吃得的么? **璃** **丽** 别人想吃也吃不到呢。

**琳** **丽** 学校有什么是我要学的?

**璃** **丽** 有几个是为读学校书去吃官费的呢! **琳** **丽** 那牢狱我还没有坐得够吗?

璃 丽 为维持你的生活计 …… 琳 丽 那是什么生活!

不成生活的生活 ……

消费青春破坏灵魂的生活! 吃官费叫我的生命破产了! 还说官费，

比开科取士还害死青年的官费! (昂奋的乱跑。)

**璃** **丽** 虽然是那样，

不是没有法子的事么?

金钱是有万能的权威的。 没有钱，

凭你想学什么,不是学不成么? 你想回国去，

我可以包你一定会饿死的。 琳 丽 那又怎样办呢?

璃 丽 听我说一句!

· 你最好是和阔老结婚去吧!

琳 丽 中国有那一个男子够得上做丈夫? (手攀梅花一晌不语。)

**璃** **丽** (无聊地低头，在梅花下踱来踱去。)

**琳** **丽** 但是这时候中国的女子，

家庭不给她经济的活路，

社会不给地发展的地位，

那怕你想浮出来的气焰，

比日本大地震的火焰还盛， 结局若是不给肥胖的钱袋儿

做第七第八个姨太太，

好像是讨不到一碗饭吃的。

璃 丽 所以我叫你还是吃官费的好。 琳 丽 哎哟!

声声吃官费的好，吃官费的好，

你这种声音，好像送我下葬的钟声似的。 璃 丽 你现在惟一的路，只有这一条。

。

琳 丽 (摇头长叹。)

死了!

**璃** **丽** 没有那么利害。

**琳** **丽** 学那种不愿意学的东西，

好像嫁了一个极不愿意的丈夫，

被利害婆婆每晚逼了和他同房一样的滋味。

并且我虽有官费， 官费只能够医病。

我的生活是如何困难!

我的精神是如何痛苦!

我的未来是如何危险!

病是长年四季总病不清的， 除了一笔闷气的官费外，

是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一文的。

那么可恨的学校，

为着医病，为着吃饭，

还是要吞声忍气的低头在她的下面! 这种非人的生活，

好像在有万钧重的螺旋机器的中间， 紧紧地把我压榨。

难道闷起气看到我死吗? 难道看着自己沉沦下去， 都不想想法子去援救吗?

(狂人似的乱跑。)

**琴** **澜** (愉快的笑来。)

嘿 ! 怎 么 你 们 也 ， 在 这 里

瞧!心么你们也在这王 !

昨晚失礼了!(向她们优雅的行礼) **璃** **丽** 你真来得好!(娇媚的)

我姐姐晓得发什么疯?

请你劝转她好好回来吧!

我先回去预备请你吃西餐。

(边走边流波不断地望他。)

琴 澜 (对她很冷淡的样子默望琳丽。)

琳 丽 (见他惊了一下，愁波滴滴地，脸上浮出要发又发 不出的爱娇。伸出双臂想抱他。音调很低。)

琴澜……(未及抱着倒下。)

琴 澜 ( 从黑曼陀中跌出提琴和箱子，惊抱住她。)

琳丽! … … 琳丽! … … 琳丽! … …

(把她抱在胸上。) 你晕了么……琳丽?

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旋把头仆在她的胸上，又慢慢的抬起。) 不是我伤着了你的心么?

其实我怎么也不愿意伤着你， 我却又常使你伤心!

琳丽! … … 琳丽!(深吻她) 琳 丽 哎!(微动起来)

琴 澜 你醒了么?琳丽，你醒了么? (很欢喜的轻吻她。)

**琳** **丽** (自他怀中拉起，微微的笑，慢慢摸他的肩和脸。)

这不是做梦么,琴瀾?(朦胧的) **琴** **澜** 怎么是做梦呢。

**琳** **丽** (尽摸他身上。)

哼!摸起来又有骨格， 怎么总像做梦似的。

你觉得不是在做梦么?(泣) 琴 澜 清清白白的，

你看我那些东西?(指着箱子) 琳 丽 (不关心地取帕拭泪。)

我没有再见你的日子了! 恐怕是因为我太想着你，

是要这样叫我做梦似的。(自己站起) 琴 澜 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芒 不 是 我 顺 便 这 甲 過

右不定我顺使从这里过身，

今大我会见你不到。(站在她的旁边) 琳 丽 我心里真涨啊!(愁眉)

全 天 书 合 贝 你 不 列

怕是峨眉山的石块，

都塞在我的心坎上了!

**琴** **澜** ((替她擦胸。)

怎么样?(再擦) 琳 丽 好些。

**琴** **澜** 那箱子里是什么?你猜猜看! 琳 丽 总不是送我的东西。

琴 澜 (揭开箱盖。)

你看!这是刚才在横滨制的。 (将衣拿出示她。)

这橙色绢绸的舞衣，

你不是向来很喜欢的么? 带儿飘飘的……

(渡衣给她，贪看她的表情。)

琳 丽 (接衣，很高兴的抱在胸上。)

啊!美!那白的呢? 琴 澜 这是我的。

琳 丽 是音乐家穿的么? 琴 澜 是 。

琳 丽 你怎么办起这些东西来? 琴 澜 你猜!

**琳** **丽** 想去那里开演奏会么?

我只想就在这梅林下的月光里，

把它穿起来舞 一 回看。 (活泼泼的穿衣。)

琴 澜 (跳跃在他的面前。)

把黑衣脱下它!(帮她解扣) 琳 丽 你在这里!

让我往假山背后去换一换。 (飞跑假山后。)

琴 澜 (摘了几朵梅花插在胸上。攀着梅枝尽闻，又抬头

看看月亮。)

还没有换好吗?

琳 丽 好了。(前看后顾的走出)

这好像是量了我的身材制的一样。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忽然替我做这么一件衣服来? (微笑中带感伤的表情。)

**琴** **澜** (默默地跪下，抱她的膝亲吻。)

琳丽!(热情的眸光熟视她) 我要求你 ……

我像曙光影里将开的一朵红蔷薇， 香，色，和丝丝的花纹一切献给你， 你也同样的答认我吧!

**琳** **丽** (轻轻的撒开他的手，很感伤的沉默。)

**琴** **澜** (进退维谷，满面的爱娇。)

我是如何爱你，我不能说出来。

我自己很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

琳 丽 (长叹一声，向潇洒的竹影里跑。) **琴** **澜** (一步一步跟着她。)

琳丽!莫错过了兴会!

(柔脆脆的投在她的怀中。)

琳 丽 (抱着他的头，眼光灼灼地若有深思。) 你平日不是常对我说么?

你无论如何，

总不会把你的身子卖给你爱人的? 琴 澜 我是不能在水底捉月影的，

我又为什么对你说那些话呢?

我对于你不知道有多大的希望。

我总想你成个艺术品的艺术家给我爱。 但是……琳丽!

我真太爱你了。(情热的娇笑)

太爱，所以我情愿做你永远的男人。 (紧抱她想吻。)

**琳** **丽** (脱出他的拥抱。) 闭幕了!

琴 澜 一切从心发出来的感情，是绝对的真和美。(强吻 她 )

琳 丽 你这会子又肯屈伏在自然的面前吗? 琴 澜 谁能否定自然?

否定自然又何苦要在这世界上生存? **琳** **丽** (若爱若恨的表情。)

我不爱你了，

谢谢你这份好意!

(冷望他向石阶奔驰。)

**琴** **澜** (拾起衣琴便跑。)

琳丽!我永远忘不了你!

**琳** **丽** (立在石阶的高处，大声。) 不等今天

我早已把我们的爱敲破了哩。 **琴** **澜** (惊极折回，抬头望着她。)

嘿!你这是什么话!

**琳** **丽** (随又跳上几步，歪起傲慢的头，挺身向他。) 真话。

(一线银光，射在他二人身上。)

琴 澜 (沿着石阶登上，忽然反身想退下，大颗的泪珠，坠

在曼陀上，突然两阶做一步跳上拉着琳丽。)

你，你这是几时想出来的? 琳 丽 昨晚上。(冷语调)

**琴** **澜** (很伤感的。)

你这不是把我的心敲破了吗? 你不是疑我爱了你的妹妹吗? 不错!

看她就像看了在春风里散步的春之女神。 但她只是一个浮荡的青春。

不能像你那样给我心上留一个深刻的画影。 昨晚我只是以爱青春的心爱过她。

也是因她那种青春的魅力 触动了我久沉默的心魂。 所以我今天是这种现象， 明白了吗，你?

**琳** **丽** ( 靠在寺门前的石台上，风情潇洒的，银色的光线

跟着他们。)

为你爱了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最初的恋人就是你，

但我的问题绝不关那些事。

琴 澜 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桩事来?

琳 丽 我不能看玉石的高山 一天一天地奔落 … …

(情热的眼光无处安放的样子，阔步廊下。) 琴 澜 那全是我的不好!

(掷了衣琴，亲热的笑向她。)

只怪我的感情一冷一热变化得太利害了。 但这也不全然怪我。

我一晌不懂你是故意试我这一片心。 只以为你真是那样不行了。

琳琴 **琳** 琴 琳

一时伤了我的心， 我非常悲观，

我恨了你，你知道?

(心里很爱她，脸上很含糊的睁起眼睛望她。) 昨晚我回去，

我把你历来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才明白你近来的一切，

都是故意试我的。

丽 那些信连我写的时候，

肠子都笑痛了。(带笑的样子) 试验的结果，你很满足了我的心。

澜 昨晚我通晚睡不着，

流一回眼泪又流一回眼泪， 今天替你制了这些东西，

你知道了我的心么?

(伸手想去抱她，忽又止住。) **丽** (微笑一下，轻软的调子。)

我既然下了决心 ……

澜 决心不能挽回的么?(拉她同坐) 丽 (柔媚的情调。)

纵然你恋了美女， 我恋了诗人，

日公公替我们建了一所蔷薇色的琼楼玉宇， 月娘娘替我们布置了嫣红姹紫的神秘花园， 那时候你倒在我的怀里说：

“我的爱人!我的心哟! 我永远的灵魂哟!

请你在这幸福的花园里， 暂时沉醉下快乐吧!”

我还是不能在你的花园里留一刻的。

**琴** **澜** (用心吟玩她淡淡的愁韵，热烈地抱她。) 接个吻!接个吻!(强迫她吻)

琳 丽 不行!不行!(拒绝) **琴** **澜** (乱暴地)

那我不管你， 我要爱你，

我还是要把你痛抱死去。 (猛烈地抱她求吻。)

**琳** **丽** 不行!(遮住嘴唇，挣扎开了，直向石阶跑下，琴澜在 后急追她，两人打圆圈子。)

**琴** **澜** (忽然站住，若有深感，怪默。) 呀，琳丽!

我不缠绕你了， 也不和你接吻了， 我完全和你同感。

“无限的爱美与欢愉，

要死在爱人接吻的朱唇上。” **琳** **丽** (安心的向他。)

我们还是像我们的初愿， 做朋友吧。(握他)

**琴** **澜** **好** **!**

这是我最初的心愿，也是我最后的心愿。 做朋友，在恋情以上的朋友，

(痛握她，极快活地在她卷发垂着的额上接了

一个响吻)

**琳** **丽** (平静的微笑。)

我昨晚和你分手后， 就搭火车跑出来了。 为了想去莫斯科 ……

**琴** **澜** 嘿!莫斯科。 **琳** **丽** (柔和的)

我们只有两三个月的交际，

这回恐怕是永远的分别了。 (喉咙突然咽住。)

恨天不该把我们生成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假使你是一个女子，

我无论如何总不要离开你的。

**琴** **澜** (装出慷慨的神情。)

不幸我们都是凄风惨雨中的可怜人! 我不能不离开你去南方，

你也不能不离开我去北方。 -

(双手握住她的双手，欢跳起来。) 去，去!能去就好了!

琳 丽 这一去，至少要在那里住七年。

只要不病死 ……

琴 澜 祝你成一个剧曲家! 琳 丽 (灼灼地看他。)

琴 澜 ( 不冷不热的样子，隐约有深味的爱情。)

好!无论你去那里， 我的心，我的魂和影， 总是跟着你去的。

琳 琴

丽 澜

**紫蔷薇**

**琴** **澜** **琳** **丽** **紫蔷薇**

(忙向石阶飞跑去，取了提琴衣裳来。) 听我奏曲骊歌给你听!

你合着我的曲儿舞吧!

我穿了这件衣服， 你不穿那件衣么?

我喜欢尝新鲜味儿的，就穿它一穿看。

(往塔后换了衣来。) (琴澜用意奏琴。)

(琳丽笑微微的舞蹈。)

(舞台呈淡紫色的美光，紫蔷薇通身仙女的装束， 穿白地起紫色蔷薇花的长衣，头戴紫蔷薇花冠，颈上 披着紫蔷薇花串。若云若霭的薄纱自头上披下，垂 至地面，如同孔雀展开翠尾一般。手执蔷薇花轮一 对，红白蔷薇各一，沿竹林飘逸逸地走出，向她们略 微点头，他二人惊喜，停奏罢舞，但发微笑。)

我不是天上的仙女， 也不是地下的妖精。

我是紫蔷薇——蔷薇园中未来的处女。 (放下蔷薇花轮，双方握手。)

(奇妙的表情，哑默。)

为着许多文人恨了爱神太落现实，

美神就在蔷薇园里一株白蔷薇树下， 用她的想像和热血，

抱着花蕾露宿了一晚。 隔了三年，

我就在那株蔷薇树下自自然然的动起来了。

琴 琳 琴 琳 琴

**琴** **澜**

琳 丽 紫蔷薇

澜 丽 澜 丽 澜

披着这片纱，

能看出宇宙人生最美最奇妙的秘密。 (取下身上的纱，递给他们。)

(貌俱惊诧，含笑受纱。)

请披上!

琴澜披在左肩， 琳丽披在右肩。

(帮他们披好，自己立在他们的面前作指挥者的样 子。)

两个人的肩头并拢来!(二人并肩) 把手掩起左眼睛!(二人遮眼)

右眼睛也暂时闭起!(整顿他们的姿势) 一，二，三!打开右眼往那边看!

(自己退在旁边)。 看见些甚么?

啊!块块破碎了的灰色地球，

从乌黑的海面上渐渐地沉下去…… 啊!看见一些飙起的青烟，

好像混着霓裳羽衣在舞! (手指着空中。)

那不是一阵阵的兰花香么? 啊!美人的血肉!

不错!不错!

红焰青烟里，坠下许多琅琅的珠玉哩。 哎呀呀!(跳动)

阿房宫倒下的瓦砾，还没有那么多!

我快去拾些来!

(将要提步跑时，紫蔷薇把他拉拢。) **琳** **丽** 你看!(拍他)

快看!(猛拍他)

那一对人，啊!又一对!

他们的房屋倒了，还抱着在那里舞哩! 她又黑又大的眼睛，桃花色的衣服，

娇笑得好吧?

看，看!又出了一个裸体的美人! 她真美丽极了!

她的画室倒了，

快，快，快!快去救起她! (手舞足路地，急杀相。)

琴 澜 莫吵!你看的那有我的好。 埃及女王的宫殿里 ……

咄!咄!不能比。

琼楼玉宇 …… (疯子似的)

**紫蔷薇** 不许说!好好的站拢!(拖拢他们)

肩头离开，甚么都看不见了。 再把左眼睛打开!

琳 丽 那旋风卷起核桃似的是甚么,几大堆?

被凶恶的天狗在那里吃。 琴 澜 不是男子的眼睛么?

琳 丽 那里!你看那个人的闪动的眼睛!

那瞳孔上不是映了一个美男子的形像么? 琴 澜 不错!只有那一个是发出女子的香味来的。 琳 丽 呀，我怕!那里的海啸声，虎叫声!

琴 澜 是上帝的妃子奏出的琵琶哟。

琳 丽 那一群一群穿了大红衣哭来的是甚么? **紫蔷薇** 死刑之前的上帝和他的家族。

(吹唱的玄乐起。) 琳 丽 抱了一边乌黑的地球

低起头在中央的，我知道了，一定是上帝。 其余那些吹的唱的弹的是甚么人呢?

**紫蔷薇** 那都是上帝的老婆和恋人。 **琴** **澜** (右脚向前猛踢。)

啊!天国葬在烈火里了! 琳 丽 那穿黑色的舞衣

抱着琵琶独自弹来的是谁呢? **琴** **澜** 那是永远的处男——死神，

他是地上第一个舞蹈师。

他美吧?你喜欢他吧? 琳 丽 你比他还美。

(铛的一声。) -

琴 澜 好!死神的玉骨碰着海里的暗礁碎了! (手舞足蹈地说。)

**紫蔷薇** 你们看得这么顽皮，算了吧!

(取了他们身上的纱，搭在梅花树上。) **琴** **澜** 我还要看那些瑶台玉殿的秘密!

**紫蔷薇** 要看也是不许做声的。

好!再玩这个。(取花轮) 这对花轮儿，

蔷薇园中的美男少女都睡在这上面， 都会唱得歌儿来的。

(将两个碟大的花轮，分给他们。) (琳丽琴澜欢喜点头受着。)

**紫蔷薇** 吃了这丸药

可以听得蔷薇心上的呼息声。 把它摇起来，

会听得少女们的合唱。

(每人口里投一颗丸药。)

(琳丽琴澜吞下丸药，默立一会，一齐举起花轮，拍 拍的摇，少男少女的合唱声起，二人狂舞。舞正酣， 紫蔷薇加入舞。光彩灿烂。)

琴 澜 (罢舞，退出两三步。) 呀!跳舞是万物的核心。 我生了变化!

琳 丽 (罢舞，合唱的歌声停止。) 跳舞是生命的源泉，

我生了变化!(仰天出神)

**紫蔷薇** 快收东西!候运命替你们开路!

(将白蔷薇给琳丽，红蔷薇给琴澜。) 这是我送你们两人的。

(自梅树上取纱忙披上，琴澜拾起提琴，忽然传出 像古寺的鼓声的声响，舞台漆黑。)

那就是你们的路了。

各向各人的路上去吧!

(从暗影中消去。) 琴 澜 呀!(浩叹 一声)

奔涛恶浪正向我这里奔来! 对岸又是一些强盗!

**那样的路怎么走啊!**

琳 丽 我的路只有竹竿宽的长桥 架在暴风雨的黑夜里!

桥上蟠满了毒蛇向我吐着赤舌，

桥旁许多病鬼，对我狠狠的张着眼睛!

(鼓声冬的一响，琳声声音哀婉。) 啊，琴澜!

把你的红蔷薇丢给我! 琴 澜 喂!接到了吗?

(远来的金笛一声，暗黑中见他们的影子，从不同 的方向消去。乌黑的舞台，现出一线月光。时神死 神从竹林里走出，边走边说。)

死 神 你不信可以试她，

等她出来的时候，我们躲起来看她，

看她到底是不是越要爱的时候越会想死。 时 神 人类拼命去努力的，

无非是为了求快乐求幸福。 何必故意去求些玄妙的美， 弄得不能即也不能离，

不能生也不能死，

那是如何的苦痛呢。(坐假山上) 死 神 她那种爱上加爱，花上出花的爱，

你是不能知道那种滋味的。

因为你是为一般人做工夫的。 时 神 除一般人认为美的是的，

其他别种异端我不要管它。

死 神 哈哈!你若是有蜜蜂的舌头，

你会偷偷地乘着曙光，

往她的纱罗帐子的相思梦里 偷尝她那不可思议的甜蜜哩。

(坐他旁边。)

时 神 像她那种异端的恋爱， 是启示绝灭的罪魁。

**死** **神** 呀!绝灭正是我求而不得的一个美梦! **时** **神** 你惯爱说那种忍心的话，

上帝创造的文明，

都要给你毁灭，你的功绩就伟大了不成?! 死 神 越创造，创造些

比猛兽还猛烈千倍的猛兽。 越文明，文明到

比暴风雨的黑夜还黑暗的世界。 上帝的劳苦，究竟有甚么意义?

时 神 上帝是不愿人类为恶的

那只怪得人类肮脏的头脑。

死神 上帝既然是一个主宰，创造万有，

怎么不替人类创造些干净的头脑呢? 时 神 人类是有血有肉的，

不免要执着本能的快乐。

死 神 真正晓得执着本能的快乐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首美诗。

只怕是他不晓得执着本能， 反被本能执着他了。

被本能执着的人，

那就只有低级的嗜好和无力的颓废，

糟蹋人类极短促的生命，

不能叫人类发现一点异彩， 那是何等悲哀!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幕下， 只是一团暗淡的乌云。

我总希望世界的末日快到。 时 神 世界末日，是一堂腥臭哟!

那时候你清洁的怀里， 会成一座肮脏的尸山，

死 神 所以我真说不出我的恐怖! 我只诅咒人类赶快绝灭。

绝灭本不是我的本意，

我希望绝灭后，能有美的人类， 再来建设美的宇宙。

时 神 通通都死光了，你也要免职呢。 死 神 拜菩萨!

我巴不得早免职一 日早好一 日，

不免职做不得人，会一生求不着爱了。 死是最无意义的事咧!

那怕是绝代的美人，

一死了就会不知道爱的。

时 神 等人类死灭了，你才跑起来做人，

不仍然是找不着爱么?

死 神 有许多的豫言者说：

“当宇宙破灭最后的一声时， 会有一个裸体的美女，

挺身在颤栗哀号的万人面前，

放出小星点点。

那些小星一落地就变成幼女幼男来。 她们把地球的黄褐色的老皮剥掉，

便占领嫩青色的地球。

(清丽的歌声自寺内传出。) **时** **神** 她来了。(一同立起静听)

**死** **神** 请止住她几分钟!(振衣狂舞) **时** **神** 你这样的年纪，

为甚么还这样高兴舞起来呢? **死** **神** 为着要我的生机活动起来。

女子的歌声愈唱得美， 我更舞得舒服。

**时** **神** 你真想转生了么? **死** **神** 生有甚么可贵?

况且人生是值不得感谢的。 但为着很美很美的爱，

偶然生一下子，

到是一回很有趣味的事。

(琳丽披发，身着寝衣，低声唱出寺门。死神时神 藏匿假山背后，琳丽沿石阶慢步走到阶段中，坐下凄 然流泪，自胸上取出相片亲吻。一丝银色的光线，射 着她的全身。)

琳 丽 琴澜!假使我还能见得你到， 恐怕我立刻就会快乐的死去。

(抱相片发痴。哀歌一声，倒仆栏杆上。) **时** **神** (两步做一步地跑上石阶扶她。)

**琳** **丽** (大骇一跳，猛推开他，睁起惊骇的眼睛，步步退至

寺门前。)

**时** **神** (温和的向她微笑。) 我是谁，你不知道?

琳 丽 怕!可怕!(骇杀的样子向内跑) 时 神 我是时间的神，

原是你叫我来的。

你听我劝你一句话： 你万万不要死!

你爱人三年后，一定会来找你的。 琳 丽 (带喜带愁的怀疑相。)

真吗?

时 神 你看!(翻开一本簿子指示她) 是他用他自己的心血，

在我这里圈的字。 **琳** **丽** (抱簿子于胸上。)

呀，也罢!(将簿子还给时神) 纵然他三年后定会来找我，

也不过是替我灵魂上添些波澜。 死 神 (威风凛凛地走上。)

怎么样，虚伪者?

琳 丽 怎么叫我虚伪者呢?

死 神 你总喜欢抱着我的毒杯，

却不肯一 口饮尽我的毒杯。 综合你的性情，

是个眩惑扮装的虚伪者。 你若是不虚伪，

早就该喝下我这一杯美酒死去了。

(庞然坐在廊下大椅上。)

琳 丽 (默想一下，与时神并坐死神右旁。)

听我如何想出死的花样，

总寻不出死有多大的滋味， 所以我还觉得你太扁小。

死 神 但你却很赞美我的伟大，

所以你爱到极点的时候，只想死。 爱死，是爱的无上的伟大。

爱死好像是你的爱的惟一的结局。 你每天醉心忘魄地

将你的身子飘浮在爱的高潮中，

叫我老身奔波，好像你的一匹走狗。 今天到底要问你一个结局。

**琳** **丽** **结局吗?**

结局我却要把你放在临终的床上。

(边说边沿廊消去。)

**死** **神** **哈哈!那好极了!**

能赐我生的才能叫我死， 我可以生起来了!

(媚起眼睛，看她去。) 时 神 (正直而老实的样子。)

莫调情!

这么顽皮的人，

我们以后不管她就是了，去吧!

死 神 我不知道我对她有多大的憧憬!(忧郁相) 时 神 甚么憧憬呢?

死 神 第 一 ，别人的恋爱都是为人生而恋爱的。

·247·



她的恋爱是为恋爱而恋爱的。

时 神 她的苦恼，就是太不顾幸福与快乐了， 你偏赏识她!

**死** **神** 她就是怪爱爬上苦树探取她的美花。 其次她一爱就要爱死的那种狂气，

我很喜欢!

爱死是很容易的事情，

超过爱死的苦痛到不容易。 你看她百回要为着爱死，

偏偏不依她的激情自杀，

那就可以看出她的灵魂的曙光了。 **时** **神** 你莫总把悲痛的粮食对她贡献!

她虽串不拢流成碧池的泪珠给我们看， 她虽拿不出浮在爱涛上的情花给我们看，

但看她那么迷失在死的道旁， 也彀我心酸了!

何不及她爱的星光辉辉地 及她爱的热潮奔腾地

听她死了不到有趣吗?

死的全权都在你的手上。

**死** **神** 说实在话，

听她死了，我没有在地上彷徨的兴致了。 时 神 你这么上了年纪，

还向年轻轻的女子吊膀子么? 死 神 胡说!(蹬足立起)

我老实地爱着她……(徘徊廊下) 时 神 哈哈!(一副怪神气瞧着他)

琳 丽 (穿淡湖色的美衣，淡静地走出。)

你们怎么还没有回去呢?(下石阶)

时 神 (须眉扬扬的往她面前。) 在等着你。

死 神 (朗目秀齿，秘密的微笑。)

好，一块儿去吧!

**琳** **丽** 我不是同你们去的。

(流露若隐若现的娇情，傲然驰下，银丝的光辉照着 她。)

**死** **神** 你对于这没有甚么可以感谢的世界， 还是同别人一般恋恋不舍的吗?

琳 丽 除了在这没有甚么可以感谢的世界上， 歌哭地踱来踱去，

难道另外还有个梦幻的琉璃世界么?(下阶) **时** **神** 那你平静地生活在这世上就好了

再不要尽把我们叫来叫去! 琳 丽 咄!我几时叫过你们?

时间的陈旧，死的威权，

在我透明的脑袋里，是没有半点观念的。

(眼高心旷地下阶，忽然失足将倒的样子。)

**死** **神** (飞步驰下，又手在她的胸部，随即惊跳起来，将手

乱摇。)

哎哟!哎哟!

时 神 做甚么?(忙驰下)

死 神 我的手好像插在烫水壶里一般， 她的胸口比火山还要热哩!

(伸手尽吹，将身上的宝钏取出，放在被烫的手

上。)

琳 丽 (莫名其妙地走近他看他的手。) 时 神 让我试试看!

死 神 你来不得!(叉手阻他)

恐怕她滚热的血潮，要把你的手溶掉。 时 神 连死神都受不住的酷热，

那到是个甚么怪? 我到要试一试。

(轻轻伸手到她的胸上，琳丽拒绝他，时神收了手， 突然摸他一下，高跳狂奔的样子。)

哎哟哟!我的手像被炮火打脱了!

死 神 快把这钏儿放在烫伤了的处所!(递钏给他) 你不是有病么!(向琳丽)

给我摸摸你的头!(摸她的头) 啊，比冰山还要冷得利害!

维持你在这冷酷的世界的， 只有你心上的一朵红蔷薇， 哦，琳丽!我很懂得你了。

**琳** **丽** (疑疑惑惑地看着他，一语不发地走。)

**死** **神** (急忙取下假面具及黑衣，现出美青年，跳舞琳丽 前，猛抱她。)

琳丽!你是曙光中的一株红蔷薇， 鲜鲜的开在我寂寞的心田上了。

**琳** **丽** (拼命地反抗。) 放我!放我!

死 神 我爱你!(柔情地紧抱她)

我深深地爱了你!(媚媚的望着她)

我们都是创造未来的， 未来的女神哟!

(想在她的唇上接吻)

琳 丽 (拼命地避开他，扯衣掩着脸。) 死 神 (眼睛灼灼地望她。)

我这么爱得你心痛， 你美丽的唇上，

给我吻一吻都不可以吗?

**琳** **丽** **混** **账** **!**

不值得我流悲泪的人， 谁能吻我的唇!

**死** **神** (勉强要吻她，剧烈地扭成一堆。) **琳** **丽** 时神!快来救我!

**时** **神** (早睁起嫉妒的眼睛，滑稽的样子笑看着。)

滚开!恶汉!(狠狠地拖开死神) **死** **神** 不要你管!(从他手上取回宝钏) 琳 丽 (乘机逃脱。)

**死** **神** (拦住她。微温的巧笑)

我是这世上最理解你最爱你的。 我愿我和我这件宝贝通献给你。

这宝钏儿是把我生来凝结在五官上的 八颗珍珠镶成的。

(急抱着她，将钏儿轻轻地戴在她的手上，敏 捷地吻了她，掩住她的口，抬头狂叫。)

嗳啃!我的五脏六腑好像火烧一样! 你心上喷出的火真大!

怕会将我活活地烧死。

(烧痛的样子，擦胸又摸嘴唇。) 琳 丽 (乱挣乱扭的急杀相。)

**死** **神** (痛楚地再吻她。) 嗄 ! 痛 ! 真 痛 !

但是我愿意痛。

(乱暴地狂吻。)

琳丽(骇得无魂的样子，用力挣开他，把他推下石阶。将 钏儿对他掷下。钏儿老然两段。狼狈地窜入寺内。)

**死** **神** (狂喜到绝顶，痴痴地乱摆，痴迷迷地狂笑。) 哈哈!哈哈哈! … …

时 神 (挺起肚子，向死神摇头取笑，指着地下的宝钏。)

你生命的宝贝破坏了哟。 死 神 (狂舞继以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

(歪歪斜斜地倒地死去。) 时神(蹲地探他，尽摇他。)

喂!喂!怎么了?

(翻他两翻，惊极。)

哦，了不得!(看身上的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午前二时零三分钟，死神崩驾。

(舞台乌黑，一丝微光射在寺门，琳丽黑衣，身上围 着厚厚的绒毡，手拿革包，坐在寺门槛上瞌睡着， 忽然惊起号呼，绒毡革包坠下。)

呀!怕!可怕!

(张手，睁起惊惧的眼睛，乱跑两步，静立。扯出手 巾拭汗。很有神气的笑容。)

我出来看野景，如何一下子就睡去了! 真是怪可怕的梦啊!

我睡得不好，常要做这样可怕的梦的。 这寺里到底是住的甚么人?

我房子的隔壁到底是养了些甚么怪禽兽? 总是怪叫怪响的，

骇得我不敢在房子里睡。 真是受罪啊!

(拾起革包，带愁的平和相，眺望。) 哦!东方浮白了，不是快要天亮了么? 不是，不是，树上玲珑的花朵是雪花哩! 院子里的雪这么厚了，

我明早七点半钟就要到火车站搭车的。

脚上穿的一双珠花翠玉的破皮鞋， 怎么能走那一尺厚的雪路呢!

(低头看脚。) 我是运命的战士： 孤另另地漂出， 赤条条的一身，

横竖不怕是明天死今天生， 管它那些做甚!

占住我的房间的妹妹哟!

你知道我今夜在那里?

琴澜!情热的美梦错过了。 我生死漂流都为着你啊!

漂出的第一晚，梦梦糊糊地将过去了， 梦见你送给我的舞衣。

这枯景静色的古寺门前，

梦里会看出是江南的春季的天气。 只有做梦是我精神上的乐园啊!

再寻梦去吧。(抱起绒毡)

门外冷得很，

明早天亮就要起来，

那怕我的房子是个虎穴， 也是要进去睡一睡的。

(走进寺内，掩了寺门。)

— — 幕 — —

**第三幕澄空下之旷野与天幕**

景

景分二层：

前景是天幕，

天幕大不能见全身， 但见下部。

后面幕壁遮住澄空。

黑暗的幕中横设皮床一。

床侧置粗凳和演说台各一， 演剧团的行李，

乱嘈嘈地堆在左右隅。 中空广有跳舞练习场。

左右数口通出入。 后景在天幕外，

比前景高二三尺。

一遍蔚蓝色的澄空，

清辉宜人的月光照着。

依稀的树景从上依依垂下。

枝叶疏疏的桂花树横竖中央。 遍地青黄草，

落叶萧萧如蝶翔。

清寂寂的秋风响。 幕开

但见前景的天幕内呈暮色，黑昏昏。 音乐演奏的声浪遥遥传来。

天幕中的电灯亮。

**琴** **澜** (穿的音乐家的衣服，嬉嬉自左出，自壁上取提琴

试奏。)

再次就是我们出场的了，

你试唱一回吧! 我们把音节调好。

**璃** **丽** ( (倒卧行李堆中，用薄毡盖着，默。) **琴** **澜** 你快站起来唱呀!

这场是你的独唱哩， 我伴奏的还不要紧。

璃 丽 我今晚怎么也没有音乐的兴致。

琴 澜 只是别人不喝你的彩，莫怪我就是。

璃 丽 我这沙漠样的人生，

还希望别人喝什么彩!

琴 澜 (丢了提琴，往行李堆中拖她。)

哎呀!衣服也没有换， 你怎么来得及呢!

快，快点唱吧!(温情地抱她的肩) 今晚你是初次出演哩。

并且有许多音乐家来听的，

你快唱吧!(拍拍她，拿起提琴又奏) **璃** **丽** (淡素的衣裳，美发。)

我往公园里玩去。(悄悄地从右手去) **琴** **澜** (急杀的样子，趋前扭住她。)

你的信用要紧。

**璃** **丽** 不关你事，随我!(反抗他，又要走) 琴 澜 你这晌怎么总不和我共鸣了?

璃 ' 丽 仅仅拿一点外排场，

我们一对子站在音乐坛上，

那就是共鸣了吗? 琴 澜 艺术的共鸣 … …

璃 丽 (兴奋地跳起来，高声。) 我想到东方的天亮，

你就想着西方的天黑。

我要在你怀里唱个歌儿，

你就想是听着幽灵的哭声， 这么半点爱都没有了，

一切的生命都沉在海底下去了，

艺术的共鸣，

还从那里说起?!

**琴** **澜** (闷气相，悄悄退后。) 散文的啦!

璃 丽 岂止是散文的，

你简直是打算的 ……

只是拖下别人来方便你。(猛垂头) (远方的音乐，越奏得雅丽。)

琴 澜听!这回完了就是你的了。(排徊) 璃 丽 (静愁愁地抱胸仰天微笑。)

呀!她们现在奏的

就是我两年前演的Faust 里面的曲儿了。 那是我的生命的大纪念，

也是我一生够怀恋的感伤曲了! 记得么?(向琴澜笑出悲泪)

我在新加坡那回演过Faust 后 ， 你热烈得狂人似的求我爱。

做了许多恋诗送我，

把南洋种种的美鲜花，

差不多都选择尽了，选来送我，

每天来看我三四回，

还要早一封晚一封信， 称赞我天女似的。

(无心地坐在床上)

最初我表面上还是拒绝你的时候，

你哭得死往活来， 跪在我面前求我： “我的生命哟!

我的女神哟! 你爱我吧!

求你爱我!

你是我的心脏， 你是我的勇气，

我没有你是不能生存的 …… " 琴 澜 ( 不好意思的样子。)

好了!好了!

**璃** **丽** (低起头继续地说。)

“你是我世界上惟一的爱人了，女神!

求你爱我这个可怜的人吧! 我痛爱你，

我尊敬你，

我什么都能为你牺牲 …… ”

你忘记了你向我的这些要求么?

(横眼冷看他。)

我悔当时不答应你就好了。

不答应你就没有今日的悲哀。

琴 澜 不答应我，你就白白地恋我一生， 不，你迟早会找起我来恋的。

璃 丽 你头上没有生出那么多的花样，

要爱我的人，多得很哩。

琴 澜 你又不爱别人单单爱了我?

并且你一生只是爱了我一个人。

璃 丽 你说这话越发要提起我的火来。 (愤然站起，睁起大黑的眼睛。)

原来我是送给你糟踏的么? 我尊严的女性，

被你糟踏到什么样式了?!

我和我的灵魂，都被你杀了哩。

(狂泣，忽然镇定，取了mandalin 乱弹。)

琴 瀾 (平和的样子，慢慢地来她面前。)

你到底出不出席? 璃 丽 你这么不通情!

当你悲哀要命的时候，

你还能提起笔来作歌曲么?(暴弹) 琴 澜 我不懂你到底为了什么原因

值得这样兴奋? 璃 丽 卖笑妇可爱，

船夫的女人可爱，

扮妖精的妖女也可爱，

慧星座的花王女优你更爱 …… 琴 澜 呀，我真叹息你不了解我!

(无意味的样子，退走。)

璃 丽 总而言之，我不应该生脑筋!

若是我没有脑筋，

无论给那个男子不把我当人待， 我都凭他。

(极端兴奋，丢了mandalin乱舞。)

琴 澜 (急得不要命的抱她。) 你也要爱惜下你的生命!

**璃** **丽** **生** **命** **?**

我还有什么生命!

女子是以爱为生命的， 离爱什么生命也没有了。 男子呢，把爱看作赌博。

当他兴高采烈

想赢得你的时候， 啊，我的女神!

啊，我的生命!

看来似乎很真情的。 一旦得到了手咧，

欲望满足了咧，

便把女子当猫狗了。

琴 澜 若是一生只为一个爱去燃烧， 岂不是会烧死去?

人生要做的事业多得很，

我们不能不向艺术去发展我们的精神。 譬如我把我的全心沉没在音乐和歌剧里， 那就是我把人生的趣味更丰富起来了，

并不是把爱忘了，

不过不能不冷静一点儿。 璃 丽 你何不痛痛快快地直说?

若是一生只为一个爱去尽燃烧， 岂不是会平凡下去?

爱一个爱厌了又爱新鲜的去， 和新鲜的爱人第一回的接吻， 意味都要特别的不同些。

并且要今天爱红莲， 明天爱百合，

才得会有人生，才得会有艺术。 (振衣狂舞，鬓发垂下。)

**琴** **澜** (急捉住她，冷静的。) 你既然知道是这样，

又还发什么狂?

璃 丽 女子生来是给男子

登艺术天堂的楼梯的?

你利用我把你做了楼梯，

还要牺牲我来做柴烧不成!

我在春风里面娇生惯养了的花儿， 那能受得住你比霜雪还冷的残酷?!

琴 澜 那你把我当做个大恶魔看就是了，

只是也不尽是我的罪恶。

一面你也要认些罪，

一面只怪上帝不应该生男女。 纵生男女，

也不应该弄些灵肉的分别。 **璃** **丽** (手指着他，痛快地。)

亏你配当艺术家!

青春，美，恶魔，艺术…… 离开肉，灵是什么?

琴 澜 (眼光灼灼地跳在她的面前。) 青春!

乐园的女王! 你饶赦我!

我是特殊的恶魔! 我是你的罪人!

但我不是有心造罪恶的。 怪只怪我可怜的运命! 我可怜的运命，

叫我无论对于那个女子， 总是造罪恶的。

(悲泣，极苦痛的表情。) 你的模样又那么可爱，

确确实实地给我百分的沉醉过，

但那又确确实实地是瞬间的恋情。 其实我永远的爱情，

九十九分钟爱在你的姐姐。

我一生的灵魂的伴侣， 也只有你的姐姐。

**璃** **丽** (意外的惊愕，放意悲伤。)

呀，人类要绝灭了!

(仆倒地下，舞台乌黑。间。)

琳 丽 (薄衣破裙，风吹裙带飘飘地。蓬蓬漆发散乱肩

上，憔悴的神情。瞎子一样，慢步摸出。一丝微光照 着她，走至中央，砰然倒在地下。暂时一动，一会，凄 测的音调。)

嗳，嗳哼!冷啊!

(轻轻地爬起又坐不起，后仍撑住坐着。) 唉!肚子饿得很!

(伏地睡觉。)

**紫蔷薇** (仓卒走入，舞台呈淡紫色光，扶起琳丽，和霭的。)

怎么是这样子?

**琳** **丽** (慢慢立起，战战栗栗的哑然流泪。)

**紫蔷薇** (携她坐皮床上。)

你怕冷么? **琳** **丽** 冷得很。

这是什么地方?(哑然四望)

**紫蔷薇** 是你的家。(将床上的被毡替她围上) **琳** **丽** 我死无墓，生无家，

怎么我会有起家来? **紫蔷薇** 无家的人，家正多呢。

你漂泊冷落的道路上

不论是山洞是庙宇， 

那处不是你的家哩。

**琳** **丽** 这样说来，

连你的心上，也是我的家了。 **紫蔷薇** 那不随你。

**琳** **丽** (猛然战栗。)

**紫蔷薇** 你到底为了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琳** **丽** 我已被艺术座撵了出来 …… (咽住) **紫蔷薇** 你很饿了吧，

把这果子吃下去!

(投赤杏似的果子于她口中。)

琳 丽 (吃了果子，深叹一声，放出苏姓的颜色。) 我记得……我在东亚 ……

穷得家家不许我住。 后来饭也没有吃，

身体又病得利害。

怕是乘在飞鸟的翼上，

怕是潜伏在骆驼的肝上， 远远地流到莫斯科了。

啊，莫斯科! ……

我热望的莫斯科我毕竟到了。

我在艺术座干了点背景部的事情， 在我那悲惨的生活中，

作了些不称意的剧本， (渐有活气。)

想战开一条希望的路。

只要不病死， 我一边当工人

终要战开一条希望的路。

晓得是什么人，

偏要把我的职务弄掉! 凑巧又发了病，

别人把我赶出房子来，

叫我天天夜夜在风雨中流落! 那真是我的生命之敌了，

晓得是什么人? **紫蔷薇** 是运命哟。

**琳** **丽** 呀，运命!

它的脸是黑的呢还是红的? 它的心是刀口铸成的么?

它的脑是鸦片烟质淘成的么? (深思相，握了双拳，流泪。)

**紫蔷薇** 怎么是这般恐怖? **琳** **丽** (白起眼睛。)

呀，我记出来了! 我失掉了灵魂!

快!快!替我快找回来!

(狂乱地推紫蔷薇。) 失掉好几天了，

我锁起没有开放的美花蕾， 都还藏在那里面。

(发狂的样子，倒在床上。)

**紫蔷薇** (边招呼她睡，边取出一颗丸药。)

喂!吃了这颗丸药，你可以安心睡一下子。 (交丸药给她吃。)

我替你找回灵魂来，

并替你拿衣服去。

(让琳丽独睡天幕中，退出。)

(紫光消，呈稀薄的月光模样。)

**白衣青年女优** (自左方出，在行李堆中翻寻。) 我的箱子呢?

翻了一晌提箱到台中。 **绿衣青年女优** 谁在这里?

**白** **衣** 是我。

**绿** **衣** 你在找什么?

**白** **衣** 找我的衬衣。你呢? 绿 衣 我来找跳舞鞋的。

(往行李堆中去。)

**白** **衣** (找出了衣裳，提着箱子自床边过。) 谁睡在床上?

绿 衣 此刻个个都出演去了， 还有谁睡在这里呢。

白 衣 你来看!- - … - -

绿 衣 (拿着鞋子，执手电灯来床前照看。) 这不是我们里面的人，

不知道是那里的花子，还是强盗?

可怕!(做恐惧相，后退。) 白 衣 她好像是睡着了。

等我绑起她来看。(缚她) 绿 衣 (近着照她，尽看。)

啊，这是我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同学。

她在学校里，总不爱上学，常要落第的， 她不知道怎么流落到这里来了?

白 衣 等我叫醒她来，(推她) 起来哟!你起来哟! 怪哩，总不动!

绿 衣 自己不发奋，

做了天下的流氓，可耻!

焉知她不是来偷东西，故意装睡的?

怕她伤害我们!(走) 我们快叫几个男子来。

(息了手电灯，二人黑暗中奔跑声。) (舞台乌黑，即时呈紫光。)

**紫蔷薇** (拿了琳丽的橙色蔷薇花舞衣，和花轮及另外蔷薇

一束走上。) 起来换衣!

**琳** **丽** (起来，泥醉似的。) 灵魂呢?

**紫蔷薇** 找去了。(将舞衣替她换上，将花轮花束给她) **琳** **丽** (无感觉似的接花轮花束。)

有没有希望?

**紫蔷薇** 再等一刻就会找来吧。

**琳** **.** **丽** (梦中朦胧相，走不稳的样子。) 我去找。

**紫蔷薇** 你要静在这里等候，(拉住她)

再过一刻，你摇这花轮， 看有没有消息。

你快睡下吧!(推她睡)

**琳** **丽** (痴痴的睡下，衣裙垂床缘下，成孔雀尾形。)

**紫蔷薇** (替她调好衣裙，放花轮花束于她胸上。)

**你要安静些睡!**

要静得看破万物都是流动的原形质， 看破你是无色无形只有哀惋的歌声。

那时候使你发微笑的， 是你心上的蔷薇—— 便是你的灵魂回来了。 你摇起这花轮来，

就可以看见你的灵魂在彼岸。 睡好吧!

花束花轮都放在你的胸上了。(拍拍她)

(远方的音乐微微的传来。) 你千万不要为别人惊动!

那怕是海啸天翻地裂，

那怕是暴风闪电激雷鸣。 琳 丽 你听着音乐吗?

还是我心上的幻想曲? **紫蔷薇** 是附近的剧场在奏乐。

琳 丽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拉起)

会有剧场!(微笑) 我可以睡么?

**紫蔷薇** 放心!这是演剧旅行团的天幕。 他们正在开演中，此刻是空着的。

你好好睡下!(又叉她睡下) 我去了，(为她调好衣裙)

缓下再来叫你。

你衔着这颗珍珠!(投珠于她的口中) 这是巴比伦宫里千年老贝里面取出的

含着它万象都在沉默中静观得到。 切莫吐出!

吐出一切都会失败。

(紫蔷薇与紫光消去，漆黑。)

(远方的音乐大振。间一会，幕壁上显出一颗大 星，星光射在床上。琳丽惊自胸上抽出相片，尽看尽 微笑，天真浪漫地接吻。幕中忽充满嫩绿的美光，琳 丽举起花轮慢慢地摇，少女少男的合唱声起。星光 消后，幕壁卷开，壁后七色机轮回旋开展，现出蔚蓝 色，一遍澄空和旷野。夜色朦胧中青年歌人自远来， 默默地坐在横斜在地上的桂花树枝上。少女合唱声 止。桂干中发出幼女的呼声："琴澜!琴澜!"琴澜惊

看后背。琳丽但痴痴地望着他，幕壁忽然合着，琳丽 同样的睡起。星光仍是射在床上，人声起，星光消 逝。)

(女优母女出。母约四十来岁，风格崇高的美人，

女约二十岁，极娇美玲珑。) 母 亲 最后一幕，你要出力演哩! 美 女 (优雅的娇笑声。)

我能演得好也未可知。

七月间我在北京演Sappho, 我不是很成功的吗?

若是我再把这回的Cleopatola演成功， 我要成一个名闻世界的女优了。

母 亲 若是你成了 一个世界的女优， 那我为你苦了十几年也甘心， 你暂且睡一会儿养养神吧!

**(领女往床前。)**

呀!谁睡在这里了?

(拿出手电灯照看床上。)

**美** **女** **莫名其妙!**

人呢?神呢?还是梦呢?

**母** **亲** **看她的神韵相貌，**

不是舞台监督的爱人么? 她惯爱偷闲睡觉的。

**美** **女** **妈妈痴了!**

舞台监督的爱人是什么人! 这是怎样优美的一个女子。 啊!妈妈!这不是雪情吗?

去年在上海，不是看过她演“沈钟”的么? 母 亲 月倩!不错!(细看琳丽)

只是比去年瘦一点儿。

美 女 听说她在莫斯科艺术座。

我们这两天演她译的“Antony” 同 “Cleopatola”

再两天又要演她的创作“睡仙”, 恐怕她是特为来看的。

母 亲 莫斯科到这里没有多远的路，

她一定是来看的。 美 女 恐怕她是疲乏了!

让她静静地睡吧。(摸她胸上的花)

我们去告诉监督去。(轻轻的转身走) 母 亲 可是你没有睡得。

美 女 发现了这桩事，我还能睡吗?(一同退去)

琳 丽 (轻摇花轮，少女歌声微起。后幕内的少女歌声相 应和，幕壁同前一样的渐渐展开。)

琴 澜 (立在蔚蓝色的澄空下，拼命地摇花轮。美丽的光 线射在他的身上，忽然放下花轮，合唱声止。自桂树 下取了提琴，演奏悲曲。)

琳 丽 ( 笑微微的坐起，愁默默地听了 一会。跳下床来，

合着Violin 声狂舞。显出欢愉的微笑。舞酣，喜极 高跃，将花束投给琴澜。)

琴 澜 (接花束，抱着，笑嘻嘻地吻花瓣，旋放下花，痛看 琳丽两眼，仍是狂奏提琴。)

琳 丽 (又飘飘逸逸的狂舞。琴澜急将花束投她胸上。 琳丽抱花流泪。娇脆欲绝的样子，痛伤一会，边吻花 边慢慢地绕台走至桂树旁的琴澜前。轻点头，脸上 浮出微笑。伸手想握琴澜，又咬了朱唇将手收住，婷 婷伫立相望一会，媚眼柔声地。)

你从那里来的? 琴 澜 (深默。)

琳 丽 我这晌忽然不知道你那里去了。 因为我流落了七天，

雨打风吹，

绢衣都吹得一块一块的破了。 又冷又饿又头晕，

不知怎么的就跌在池子里。 等得从水里爬上来，

你已经不在我心里了。(愁惨的) 哦，你回来了!

(伸出双手想抱他，花束落地，忽然呆呆的要倒下

的样子。)

琴 澜 (即扶抱她的肩。二人含愁不语地相望。)

琳 丽 (娇绝的音调。)

你看如何是好呢?(拾起花束) **琴** **澜** (低头沉默半晌，没有表情。) 琳 丽 再会!(挥泪而退)

(琴澜冷望她走，舞台上的光线凄暗暗的。幕壁轮 转关起，天幕内漆黑，只听得陆陆续续的足音，充满 舞台似的。人影不辨，但闻不断的喧哗声。)

男 声 怎么是这般黑漆漆的? 男 声 喂，谁把电灯开起!

粗男声 究竟是什么人?

强盗么?

男 声 美人么?

女 声 啊!怪冷。 男 声 怕是鬼怪!

女 声 月华姐!你看见是个怎样的人? 女 声 叫花子似的。

男 声 哎呀!电灯怎么不来? 男 声 停电。

男 声 洋蜡烛呢? 男 声 没有。

男 声 倒霉! 男 声 碰鬼!

粗男声 为什么不拉她丢下来? 男 声 黑漆的看不见。

粗男声 等我来!摸总摸得着的。

**众人喧闹声** 冷得很，

冷气阻住了我们走不进。 啊，怕是妖怪!妖怪!

(众人乱动声起。)

**粗男声** 咄!怕什么?莫退步! **男** **声** 站不住。

(脚步杂踏声。)

**男** **声** 啊!肃静些!肃静些!

**粗男声** 畜生!鬼总不会吃人的。

**母亲声** 哎呀，你们怎么这般吵起来! 女 声 光景古怪。

母 亲 我方才看见是一个仙女似的女子。 男 声 狐狸精吧!

(众人哄然大笑。)

**母** **亲** **肃静!**

(远来谈话声。) 舞台监督来了。

(美女口唱歌声，偕监督与琴澜嘻嘻笑笑地走出， 电灯明，照见台上的男女优半数是粉白黛绿扮的埃 及女王Cleopatola亡国时的宫廷装束。众人渐分两 边站立，奇奇怪怪的望着琳丽。琳丽仍是同先一个 样子睡觉。)

或 人 啊，怪美啦!

美 女 (领监督到床前。)

先前正是这样子，你看是谁?

监 督 等我认真来看看。 美 女 我看是雪情。

监 督 有点儿像。

美 男 是雪情?让我来看看。

(好奇的神气，快步向前。)

上礼拜我们演她的创作“虹影”, 她还有信来，

说她一定要来看我们演她的“睡仙”, 并且要看我扮演诗人。

(活泼的跳至床前，手搭美女肩上。) 呀，不是!不是!

监 督 你当然认得清白。 **美** **男** 不待说，

她演“沈钟”和“Sappho”, 都是我和她做对子。

监 督 这到底是谁呢?

诸位都来看看，看有谁认识她的?

美 男 月倩!叫她和你做朋友好不好? (贪心望着琳丽。) -—

(众人围拢来看。)

**琴** **澜** (很嘹亮沉痛的调子。) 诸位!这是我的剧了!

(俯叩琳丽。) 琳丽!琳丽!

美 男 是什么怪?总不动呢。 监 督 (试摸她。)

死了!

**琴** **澜** (跪在床前，凄声凄息地悲哭。随手抚她胸上的蔷 薇。)

**琳丽!你怎么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不是来找我的吗?**

你是不怕怎样的远路， 会冒险来找我的。

(无意自她胸上探出相片。手很颤动，即把相片抱 在胸上。)

哦，琳丽! 你死了吗?

你与我永别了吗?

哦，琳丽!你往日常说：

“我们是绝对没有未来的。” 验了呀!(俯伏床缘痛哭)

早晓得是这样 ……

我不应该尽把你放在未来的天国里 …… 我不应该拒绝你现实的情热。

呀! …… (突抱她胸上的花束狂泣)

璃 丽 (华服脸罩缀有真珠的面纱出，惊望台面，直趋床前， 怪惊叹，双手抚琳丽，默默无语。)

美 女 (优雅温和地抚慰琴澜。)

**琴** **澜** (苍白的脸色，搔首哀哀泣诉。)

啊，这相片!(出示相片)

这是我二十几那年照的相，

我和她初交的时候送给她的。

我和她分别有五年了， 听说她每天每晚，

无论是做工读书创作睡觉，

总是抱着我这张相片。 若是相片能够感灵，

定会被她抱成精了。

亏她空空地抱了五年， 她竟悲剧的死了。

(痛哭乱摇琳丽。)

琳丽!琳丽!

我爱不死的琳丽!

如你真丢我去了……(狂哭后倒)

(俳优们忙扶着他，璃丽又急又怜的扶着他。) 或 人 怎么了?

美 女 没有发晕吧?

(众人挤成一堆惊看琴澜。)

美 男 快灌他一点酒吃。(飞步自左方出) **璃** **丽** 琴澜!琴澜!

(抱他的头叹息。) 监 督 快把他背到房里去。

谁去叫医生来! 或 人 花上出花了啦!

美 男 喂!酒来了。(拿着酒瓶酒杯飞跑进来。) 月倩!你端杯。

(美男美女热心地灌他的酒。) 琴 澜 嗳!……谢谢!

监 督 啊!你好了吗?(亲切地抚他) (众人欢喜的退开。)

或 女 (守着枕边，四处探试琳丽。) 还活着呢。

琴 澜 呀，还活着吗!(狂喜急要抱琳丽，璃丽阻止他。琴

澜仆在枕旁。) 啊，琳丽!

你转来了吗?你还热呢。

你的心是那么猛烈地跳动， 你脸上有玫瑰的鲜红，

你不是喝醉了酒吗?

你又是发了病吗?

醒来!醒来!你醒来看看我吧! (尽摇她。)

琳丽!你不是恨了我吗? 是，你一定恨了我。

三年过了我不去找你 …… 你是如何的恨我啊!

呀!琳丽!琳丽!琳丽! (抱她将要吻。)

**监** **督** (自后抱着琴澜。) 你这不行的!

你莫要这样悲伤! 我们来想法子。 谁去叫医生来!

美 男 不如快送她到病院里去。 粗 男 好!我来抬，

或 男 我来帮你。(二人试抬床) 监 督 就连床快抬去!

(舞台呈紫光，紫蔷薇不戴冠不披纱，温静地走出， 向众人微微点头。)

**紫蔷薇** 诸位!真是万分对不起! 借用了诸位这张床，

给一个漂泊的女子睡了。

得罪!得罪!(亲热地执琳丽的手) 起来!

**琳** **丽** ( 轻轻地撑起，含着多情的媚态。) 众 人 (哄然嬉笑，种种的怪表情。)

或 人 这么仙女似的一位女子， 怎么会宿处都没有一个，

你会领她到这又脏又破的地方来睡呢?

紫蔷薇 诸位不觉得那些高楼大厦，

大概是被肮脏的人占住了吗? 到是越仙人似的人，

连遮蔽风雨的一席地都没有了。 (笑向琳丽。)

站起来，去了!

**琳** **丽** (立起，神秘的沉默。)

**琴** **澜** (伸手去握她。)

**紫蔷薇** (止住他。) 这是时候吗?

琳 丽 (朦胧的样子，娇愁愁的望着琴澜，启口将要说

话。)

**紫蔷薇** (急忙掩住她的口，温柔地。)

还太早哩。

(拿起花束花轮向琴澜。) 你快去外面替她预备车子!

**琴** **澜** (点头嬉嬉地退去。)

璃 丽 姐姐!别人传你在莫斯科的消息，

十人九样，总没有一句叫我放得心下的。

今天见你这么好， 才叫我安心了。

你肯不肯就在彗星座做个演员? 紫蔷薇 她哭断了声带的喉头，

如今是用宝石接起的， 还不能发声。

**琳** **丽** (默默地握她。)

**紫蔷薇** (柔和地携琳丽，向众人行礼。) 再会!

众 人 再会!再会!

琳 丽 (优雅地向众人行礼。眼睛不瞬地望着璃丽。)

(幕壁展开，现出穿白云衣，头戴星冠的影子。像 貌酷似琴澜，仿仿佛佛地伴着琳丽的右肩并走。紫 蔷薇琳丽影子一同退去。众人一大部分随出。紫光 消，幕壁合着，残留台上的人，懒洋洋的样子，坐的靠 的倒着的。)

**红衣女** 那是什么道理?

怎么我们尽叫都叫她不醒， 偏是给她的同伴

一声就把她叫醒了。 **披发男** 那种光景，

我们好像是理解不来的。(倒卧行李堆上) **红衣女** 那音乐家那么爱她，

又怎么不同她 一 块儿去呢? 或 女 有了那个蔷薇的妖魔，

还能给人间成全什么好事。 **或** **男** 不论是妖魔是舞女，

都怪好看的咧!(撩起脚乱摇) 破脸男 她们两个如果不是妖怪，

我愿在紫罗兰的软枕上， 把她们两个都爱起来。

**披发男** ((奋臂坐起。) 那你的死，

是要挂起你的脑袋在街上示众的， 不要脸的东西!

**破脸男** 我只要同美人接得吻到，

那怕刑法把我用油煎火熬， 我怕吧!?

(突飞红衣女前。)

你看我抱起你的未婚夫人看看!

(猛抱红衣女接吻，女大变颜色。)

**披发男** (扬起花花彩彩的衣裳急夺回女子，睁起大黑圈的

眼睛视破脸男。) 畜生!

**破脸男** **谁是商生!**

你侮辱了我的女神!

(一脚踢倒披发男，抱女在他的怀中。) 你怕我不晓得你的奸计。

你恃你是银行行长的儿子， 张起你毒蛇般的齿牙，

咬破我的心肝，

还要叫无情的刑法来处治我——

这是必报之仇!

**(放女，突然揪住披发男的头发，掷下地尽打。)**

(舞台监督率众人自右回来。)

**监** **督** **啊呀，啊呀!**

· 这是做什么?

(众人集拢来看。)

破脸男 暂且放你 …… (急自左奔出) **披发男** (爬起忍痛拭眼睛。)

是打起好玩的。

**(琴澜痛极的样子，美男璃丽扶他上，疯疯癫癫地**

倒在床上，众人的眼睛集注于他。)

**琴** **澜** (撑起狂叫。)

啊，幻影!幻影! 监 督 怎么是这般骚乱?

琴 澜 我为什么好好地会看见一颗星儿 和紫色的云雾随着琳丽走哩!

监 督 不都看见的么?

众 人 看见了，看见了哟!

琴 澜 你们没有看得见的道理。 啊，琳丽!

你为着爱我，

你不怕艰难，孤魂独魄地漂流出去， 你的行为是如何的艰难啊!

因你的艰难的行为，

就成就了你的美 …… (眼睛灼灼地望天) 啊，恋!人生!

美呀!但是苦痛呀!

不能说我连不知道你的苦痛，

却有谁知道我的苦痛呢?(痛绝相) 谁替我拿Violin 来 ?

或 人 呢 ! Violin

**琴** **澜** ( 接Violin。狂奏，停止。) 真是我心上的蔷薇只有你， 那怕是夜莺娇巧的歌声，

不能夺去我这片心；

那怕是月儿清艳的情调， 也不能诱惑我的魂。

(悲叹，低头踱来踱去。)

但是人生是很长的旅行，

琳丽!我久已是你的罪人了。 你饶恕我吗?

你还愿我去看你吧?

(眼泪淋淋，兴奋地抛了提琴，颓坐床上，急促的声 调。)

璃丽!

**璃** **丽** (柔和地往他面前，取下脸纱。) 做什么?响，做什么?

(琴澜望她一眼，双手抱头纳闷。)

(众人惊心地热望璃丽，璃丽莫名其妙的样子望着 他。)

监 督 (走近璃丽，恭敬地行礼。)

你就是璃丽女士么?

璃 丽 (微点头，柔和地。) 是的。

监  **璃** **监**

督

**丽** **督**

久仰!我跑到尊寓去访了你两次， 都没有碰着，

所以没有介绍，失礼了! 我真失礼得很!

(登上演说台向众人介绍璃丽。)

诸位!这就是璃丽女士。(互相行礼) 她的事诸位或许有知道的。

她是从小就留学法兰西， 后来留学日本，

再后又留学意大利，

是专门研究音乐跳舞和歌剧女优的。 近年在南洋演歌剧。

这次偕提琴家琴澜

来俄国研究音乐和跳舞的。 听了我们在这里演剧旅行， 所以昨天才加入我们座里。 今晚本有她的独唱，

因为有点伤风，没有出席。 不料在这里竟得会着，

我们真是欢喜!

**男子的歌声** 莺歌啼开了新生的曙光，

欢悦涌上我的心房!

是何处的微风送来的芳香?

哦!带露的蔷薇， 开在我胸膛上!

(众人惊望后面。)

监 督 咄!是谁疯了，在这里唱歌?

莫瞎吵!

(推他自己身旁的青年。) 你替我赶他出去!

**歌** **声** (边唱边走)

你嫣然肥嫩的玉容，

映着琉璃色的衣裳，

你醉魂消魄的魔力哟!

虽雄心的帝王，

将为你舍掉冠裳。 女神哟!

莫留恋你幽灵的墓影， 来听我情热的心歌! 待我采来三色堇花，

答赠你迷惑的秋波。

青 年 (从人群中挤进来。) 到头赶出去了。

琴 澜 (疯子一样，抱了提琴慌忙地跑。) 璃 丽 你那里去?

琴 澜 找琳丽去。

美 男你怎么找得她到呢!

她们的车子走得那么快， 我一口气都还没有吐完， 她们就到了对岸处女似的 嫩绿的杨柳道上了。

那怕你是个飞鸟， 也会追她不着哩。

琴 澜 但是我此刻非她的热情，不能破除我的苦恼；

非她柔韵的心怀，不能苏生我的灵魂。 (抑郁地握美男手。)

**璃** **丽** (不快的笑容。) 琴澜!我呢?

琴 澜 (冷严的样子。) 你是你，

你的事要问我么?

璃 丽 (奋激地跳到他的面前) 如你不是疯了……

(咬牙切齿地用力揪住他。)

**琴** **澜** (狼狈的样子。)

欣我尽向我 你着的

你 吴 尽 问 我 法 你 风 看 的 腕 刀 !

**璃** **丽** (豪爽地。)

你莫总把芳香艳丽的幸福， 看作幽灵的影子!

人生除了坚确地执着以外， 还有什么真理?

**琴** **澜** (怒眼灼灼地。)

全是你执着的魔力，

领我认识了破灭的深渊! **璃** **丽** (悲痛又慌张的样子。)

你丢我去了么?

你去我跟你去。(挽他，埋头在他的怀中) 琴 澜 罢了!罢了!(撒开她)

你这样我恨不得就披起袈裟做和尚去! 璃 丽 看你跑到琳丽堇色的心房里去做和尚。

琴 澜 你知道我的心?!

我现在怕了女子，

我从此是一个和尚。

璃 丽 啐!哄鬼!(骚痛要哭的样子) 琴 澜 艺术家只能孤独的。

一有了对象，就会一天一天地平凡。 (柔和地抚她。)

你好好地去发挥你的艺术! **璃** **丽** (昂奋地，大声。)

我最恨了离开人生来说艺术!

我是一天没有爱人伴着就不得天黑的， 一夜没有爱人伴着，也不得天亮的，

我是不能离开你一天的。

**琴** **澜** (很苦闷的表情，立她面前，伸手要握她。) 那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再会!

(勉强握她一握，亡命似的跑去。)

璃 丽 (撑手招他。) 请等一等!

我还说一句。(琴澜回头)

请你替你的儿子找到父亲才走! **琴** **澜** (急把头垂下，郁郁的呆立着。) 璃 丽 男子是天赐他的逍遥，

把儿子丢在女子的肚里就跑了。

叫女子做私生儿的不要脸皮的母亲， 责任痛苦都叫女子担任。

我璃丽没有你那么聪明伶俐， 就是讨饭，

也要养活我的艺术的产物。 只怕……

(跳起足，痛快淋漓地说着。忽然发晕倒后。)

**琴** **澜** (急把提琴丢下，随抱着她。) 璃丽!璃丽!请你饶恕我!

我不去了哟，璃丽!(亲吻她)

(璃丽的腰身横在他的臂上，软软的像死去的样

子。众人惊极，集成一堆。) 呀，璃丽!

(眼泪淋淋地紧抱她。) 众 人 怎么了?怎么了? … …

(满场骚动。)

(舞台漆黑，轰轰的雷声，暴风激雨声交作。电光 不断地闪过。雷声霹雳打下，天幕倒溃，前景成废 墟。前后两景通成广漠的旷野。漆漆的微光中强 烈的电光闪过时，照见旷野成春色，绿野花儿遍地 开。)

**琳** **丽** (穿着嫩绿色的绢衣，冒风飘飘地走出。边走边歌 舞。凄惋的声调，衣裳略为雨打湿。舞到桂花前摇 花轮，花轮不起歌声，探头四望，悲绝。被风吹倒桂 树下，自己又慢慢地爬起。头发散在肩上，尽摇花 轮，花轮总不起歌声。兴奋地抛了花轮，凄恻恻的立 着。)

(舞台呈惨白的月光，雨止。紫蔷薇拽花串出。) **紫蔷薇** 真叫找煞了你!

四处找不到，才想起你一定是来了这里。 这样的暴风雨，

你怎么能受得这种侵凌? **琳** **丽** (哀惋地。)

除了爱人的心怀中，

何处不是凄风暴雨呢?

**紫蔷薇** (和霭地握她，并替她理散乱的发。)

连你爱人的心怀中 也是一片凄风暴雨。 通你的全生涯，

是凄风暴雨中的受难者。

**琳** **丽** (娇柔的调子，……右方的远处。) 那像白云一堆堆的不是花么?

**紫蔷薇** 是杏花和梨花。

**琳** **丽** 哦!杏花和梨花!

今晚的暴风雨，

会夺去它们鲜美热烈的生命! **紫蔷薇** 前几天你妹妹的生命，

差不多要送在那梨花树背的一所房子里了。

**琳** **丽** (惊极，攀住她的双肩。)

为什么?为什么?

**紫蔷薇** 她在那里生小孩子很苦的。

琳 丽 (睁起眼睛，不安的表情。) 哦!平安地生出来了吧?

**紫蔷薇** 琴澜守着她生的，

从危险中得着了平安。

你相不相信他安心在那里做父亲? (携她同坐横着的桂树上。)

琳 丽 相信他只有三个月，

他还要做许多女子的爱人的。

(愁悄悄地低头。) **紫蔷薇** 其实他很爱你的。

惟其是很爱你，所以…… **琳** **丽** 我也深信，

但是 … …

**紫蔷薇** 本来你藕色的相思幕里，

就会有谐和的琴声奏出来的。

他已经动身找你来了， 可是……

(强烈的黄色光充满舞台。)

**琳** **丽** (狂人似的跳起来。)

我比死还苦百倍地活在这世界上， 全是为着等他来看一看。

他几时可以到?

**紫蔷薇** 明天或是后天早上，

可是你不能见到他了。

**琳** **丽** **为谁?**

紫蔷薇 蔷薇宫里的恋爱名册上，

已经把你的名字写在骄爱篇的第一号了。 你要快去预备!(携她。)

琳 丽 嘿!我死了又当真不要墓的， 要什么预备呢?

**紫蔷薇** 她们设备了你的墓场。

那儿是一所美丽的幽谷，中间有清泉池， 池旁娇杨媚舞。

漫道全是七色的蔷薇，

四季有黄莺杜鹃啼叫，

没有一天不是鸟语花香的。 琳丽 难怪我热得这般厉害!

你试试我看!

**紫蔷薇** (柔和地探她两额，太息。)

你爱之热泪没有流了， 你爱的哀歌唱不得了。

真比真珠沉在海底还可惜哩!

**琳** **丽** (可爱的眼睛柔和地看着紫蔷薇。) 毕竟我不能等着看琴澜了吗?

**紫蔷薇** 唱 ! ( 冷 叹 )

**琳** **丽** 我辛辛苦苦地等他许多年，真无意义得很! 唉!人生是可爱的虚伪咧!!

(寂寞的微笑，抱着紫蔷薇亲吻。紫蔷薇将花串围 她肩上。)

(黄色的光辉忽浓艳起来。)

**紫蔷薇** (紧抱她吻了，放开她。) 那不吉的黄光变化两度了， 快去吧!(携她去)

(舞台仍复乌黑，电光风雨紧急得很。狂风将天幕 卷去，幕中皮床独安然。一会后雨暂停止。)

**琴** **澜** (朦胧的夜光中，琴澜一手拿提琴， 一手拿花轮及 鲜花一大束，嬉嬉地自旷野来，走至桂树旁，放下手 中物尽摇花轮。花轮不起少女的歌声。惊异，彷徨 四顾。凄凄地奏提琴，一曲复一曲，停奏。)

呀!悲歌奏慌了我的心血! 琳丽!你怎么不来呢?

**我要将我的哀歌，**

一曲一曲地奏给你听。 啊!琳丽!

画眉还唱不出你的心曲。 求你跑到我的心上来，

苏生我的痴梦吧!

啊，琳丽!我灵魂的天使!

看我摘了处女宫中的鲜花赠你!

**紫蔷薇** (漆黑中，紫蔷薇带着银光，愁眉，索然地走出。)

**琴** **澜** (喜极，跳向紫蔷薇。) 啊!她呢?

紫蔷薇 (低头深默。) 琴 澜 琳丽在那里?

紫蔷薇 在黄莺的歌肠里，小鱼的肚腹中。 琴 澜 (惊极，眼睛突放悲光。)

嘿! … … 死了吗? **紫蔷薇** 唱。(点头)

**琴** **澜** ( 魂飞魄散地扯了薄薄的曼陀蒙头，痛哭靠在桂树 上。霏霏的细雨又下。紫蔷薇冷凄凄地望着他。)

几时死的?

**紫蔷薇** 三天前的月夜。

**琴** **澜** (悲痛得很，全身颤栗，很低的音调。)

我特为来找她的 …… (咽住) **紫蔷薇** 我都明白。

(递他一张相片。) 喂!这是你的相片

她没有比这还宝贝的东西。

她在这五年中，没有一天离过身的， 没有一天不吻几回，

也没有一晚不抱在胸上睡的。 她叫你吻吻你这相片，

如同吻了她一样。

(出示血色的蔷薇。)

这蔷薇她也差不多和你的相片一样宝爱的。 (交相片与蔷薇给他。)

**琴** **澜** (呆痴痴的接了。) 没有别的遗言么?

**紫蔷薇** · 她的爱你，

是到了没有话能够表得她的情愫出来的。 她是穿着一身洁白的绢衣，

遍身佩着蔷薇花，

死在泉水的池子里面，

那池子是在群峰环绕的山谷中。 (雨渐渐地大起来。)

当她跳下浮在水面成奇观的时候， 她还抱着你的相片叹道：

“早知道不能再吻你的娇唇， 该叫我的灵魂早入地狱。”

**琴** **澜** (掩面狂哭，紫蔷薇消逝，舞台暂黑，琴澜倒在地

下。)

**猩猩(三个)** (三个猩猩激烈地打架打进来。第一个无心 跌在琴澜身上，琴澜惊起抵抗。骇极，大声狂喊。其 他二个猩猩赶来。三个猩猩紧紧地围着他。琴澜痴 呆，忽然如梦方醒拼命地逃窜。猩猩张牙舞爪地跳

到他的面前，几下就扑杀琴澜。猩猩高跳快乐，旋即 踞地争分尸首。电光急下，暴风吹倒猩猩，个个倒地 旋转。隔一会一个猩猩爬起，拖琴澜的尸身走去，风 雨雷电越加紧急，避难者疾走狂奔。忽而一个死在 地上，天昏地动的样子，死者越多。)

(舞台暂黑。风雨雷电息。)

(舞台呈稀薄的朝光，林外晓钟声响，红日升上，死 尸处处横着，桂树早已被风拔去。)

演剧团员 一个一个愁悄悄地走出，在尸堆中检查。七八个 人巡检几遍，检查一个就在手册上记一笔。检查完， 集拢一处商谈。

**甲** **员** (垂头丧气的样子指乙员。)

你调查一共有几个?

乙 员 十三个。

丙 员 我十九个。

庚 员 我九个，不，十一个。 丁 员 我二十四个。

己 员 我六个。

戊 员 我三十三个。

甲 员 我检查二十八个。(边写边说)

全体是一百七十个人。

今早调查活着的总数只有三十一个， 死亡的总数一百三十四个，

还有五个不明。 美 男 女的只剩七个!

(垂头，伤绝的表情。) 庚 员 你爱人的尸体发现了么?

**美** **男** **发现压在一株杏树下，**

(四女三男出。)

绿衣女 璃丽还在!璃丽还在!

(调查员一同欢呼。) 啊，她还在吗?!

天替我们留出了一颗明星! 黄衣女 她和她的小孩子，

躲在神庙前的石山里得救的。 甲 员 但是琴澜的事，

不要给她知道才好。 诸位!

这生灵涂地，

满目疮夷的光景， 谁不惊心动魄?

这些东倒西横的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都是昨晚的暴风，

把他们艺术的生命卷去了。 自然!自然力的伟大!

我们要切齿地诅咒它呢? 还是高歌来颂扬它呢?

各位!且在我们平日不信仰的上帝面前， 唱首赞美歌吧!

(一同唱歌。)

(璃丽自左方哀哀地和唱而出。) (众人一同停唱，走向璃丽。)

啊，璃丽!璃丽! …… (围着她) 甲 员 璃丽!祝你万岁!(握她)

璃 丽 祝各位万岁!(骚痛相)

琴澜呢?琴澜呢?

丙 员 琴澜的尸首就在外边。

(指示右边的旷野。)

璃 丽 (满眼的悲泪，哀绝。)

请快领我去看!

美 男 不要去看好么?

璃 丽 我定要去看，谁领我去?

(甲，丙，美男，白衣女同她去。) 乙 员 实在不要领她去看的好。

手也失了一只，

身上的肉有一块没一块的。

庚 员 怎么他一个人，特别的死得坚惨呢?

或 人 他不是为找他原来的爱人出去一响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呢?

**庚** **员** 或许是找不到，刚回来的。

**黄衣女** 璃丽会急死去呢。 **绿衣女** 有什么急得!

新陈代谢的不摆在那里吗? 她那位女性，

你想她会有什么眼泪流吧。 **黄衣女** 你不要是那么说!

她到底是很爱琴澜。

**绿衣女** 转眼就会看得到的事。

乙 员 还是琴澜死得可惜!(流泪) 庚 员 琴澜和月倩一死，

简直我们艺术界的天地，

倒塌了一半!

(个个都垂头叹气。)

(随去的人人扶璃丽自右方的深处出。)

**璃** **丽** (抱头悲伤，哭不出声的样子。)

呀!我……我不能生了!

甲 员 不是没有法子的事体吗!

个个都是并不多的光景哟。

**璃** **丽** (很痛很慌的，拉散头发，击脑。)

**白衣女** 你不要想得这么急吧!(拉住她的手)

你还有个 Baby丢在那里哩。 **璃** **丽** (摔开她，不要命地奔跑。)

呀!我死。

**美** **男** (急往前抱住她。) 你死我也死。

(二人哀切切地相望一会。)

**璃** **丽** **请站开!**

**美** **男** (退开一二步，熟视她。)—— 你退想一步看看!

除了再找爱的新芽， 还有什么法子?

做殉难者，也要殉得有个意思。

(璃丽愁眉无语，众人惊望，严肃的表情。) 美 男 我的心你未必还不知道么?

还是信我不过吗?(停)

我从最初那晚就很爱了你，

可以说我是绝对爱你的。…… 璃 丽 你的月倩呢?

**美** **男** 昨晚她被压在杏花树下死了。

(似悲似喜的疯相，轻轻地抱她。)

**璃** **丽** (展开微微的悲笑，二人似要接吻。)

(舞台漆黑，但闻叩户的声音，户外大声呼唤。) 声 音 喂!起来哟。

将近六点钟了。(叩户声) 客人!客人!

起来预备哟!(叩户声急)

(一丝极微的光线，射在皮床上。琳丽寝衣披发， 爬起坐在床缘。房内暗黑不辨，叩户声愈急。)

声 音 你不说要搭七点半钟的早车吗? 请快点起来!

琳 丽 (睡眼朦胧地将下床。)

哦，起来了。

**——幕——**